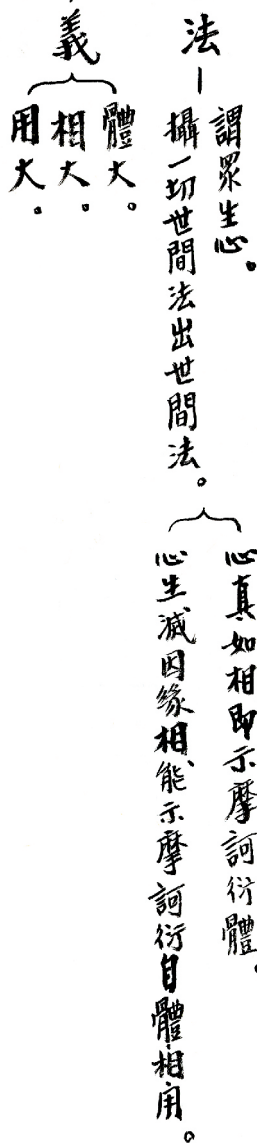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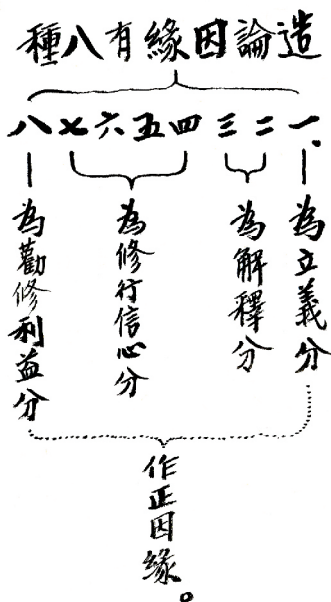


大乘起信論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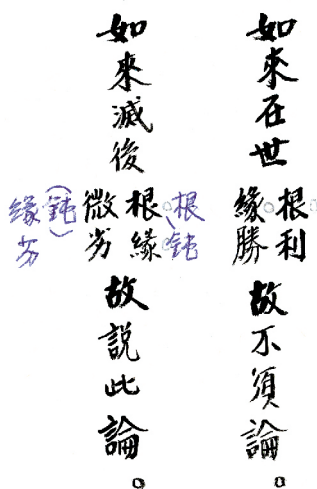
分義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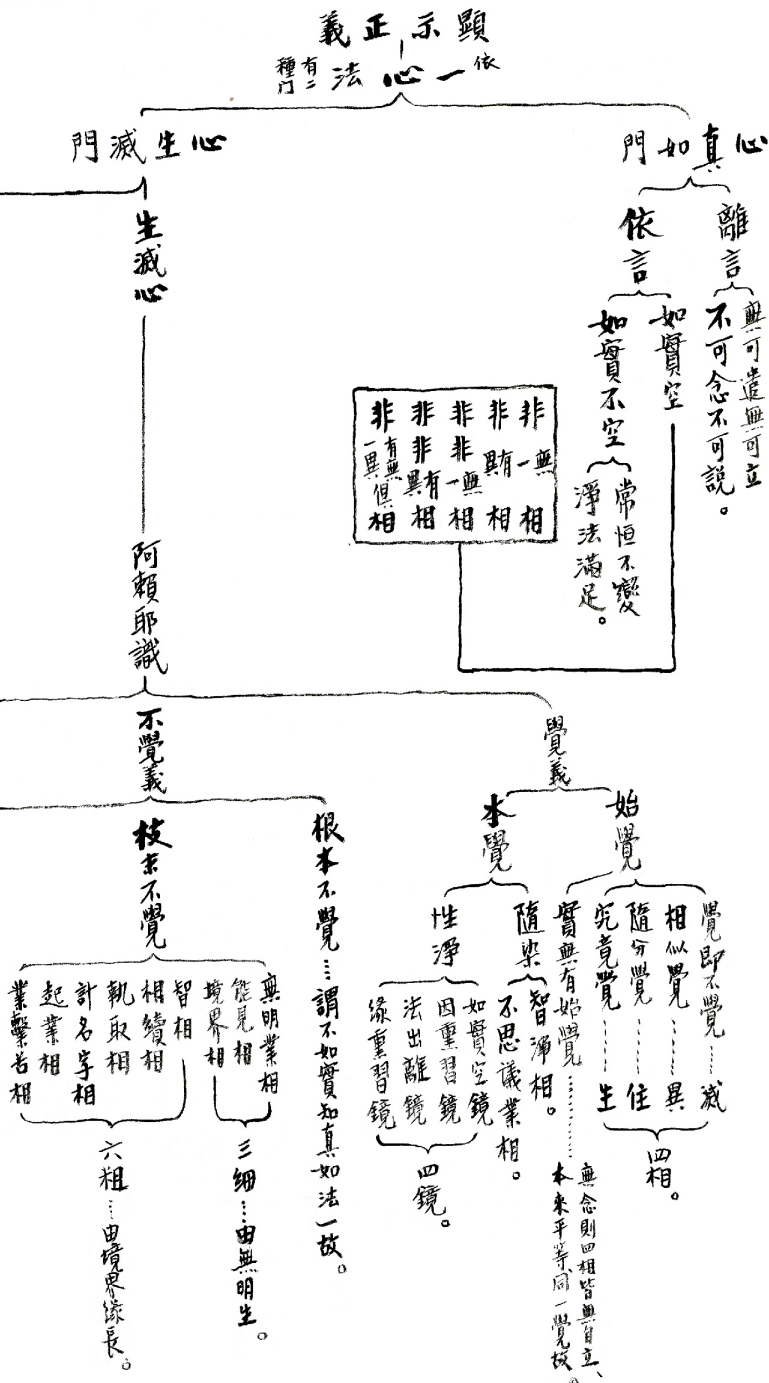


分緣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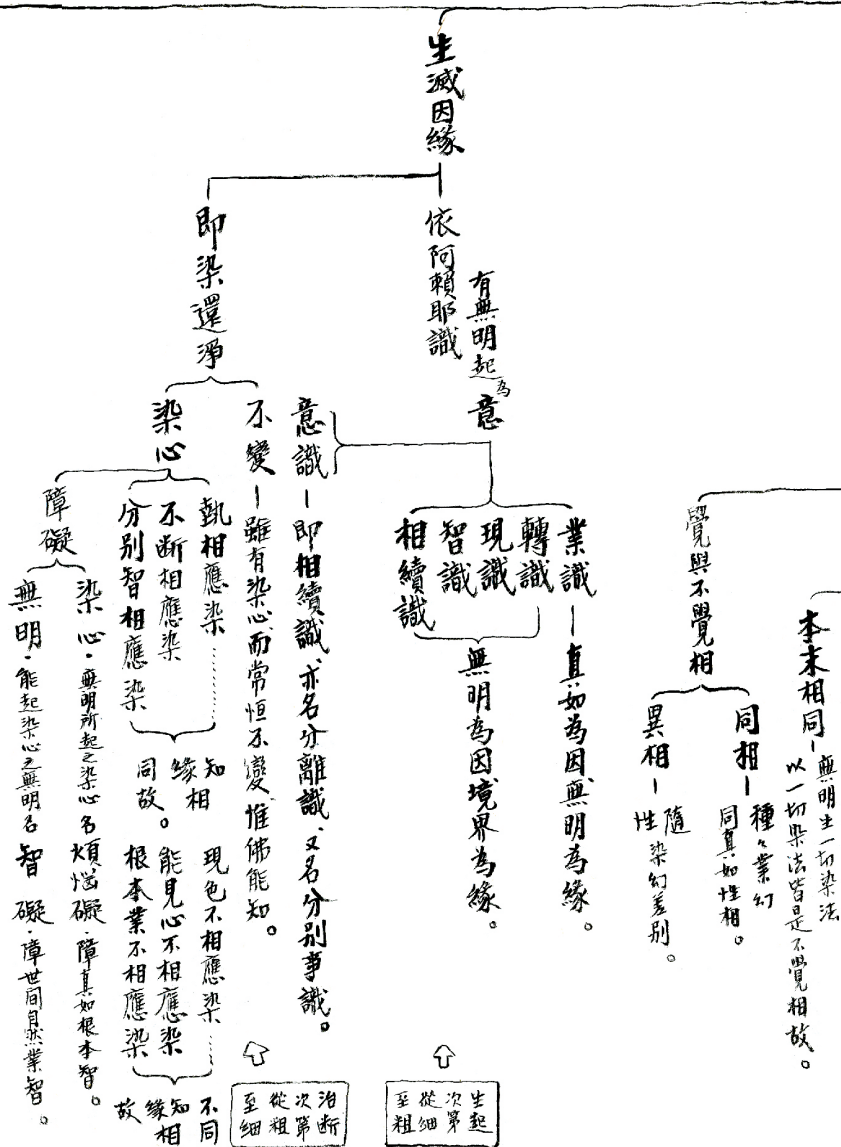


一不緣根生眾





分釋解



本末相同——無明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

覺與不覺相

同相——種々業幻，同真如性相。

異相——隨性染幻差別。

生起次第從粗至細

治斷次第從粗至細

(心生滅門) ↓

生滅相

粗

一與心相應故

依因：依無明因生三細不相應心。

依緣：依境界緣生三粗相應心。

因滅：無明因滅三細隨滅。

緣滅：境界緣滅三粗隨滅。

細

一與心不相應故

淨法

一切染因 無明。

妄心

業識。

妄境界

六塵。

無明重真如

變為業識

妄心

即業識重無明 有妄境界 生三細

境界重妄心 生六粗

妄境界重習

增長念重習：增長意識中智相 相續法觀分別念也。

妄心重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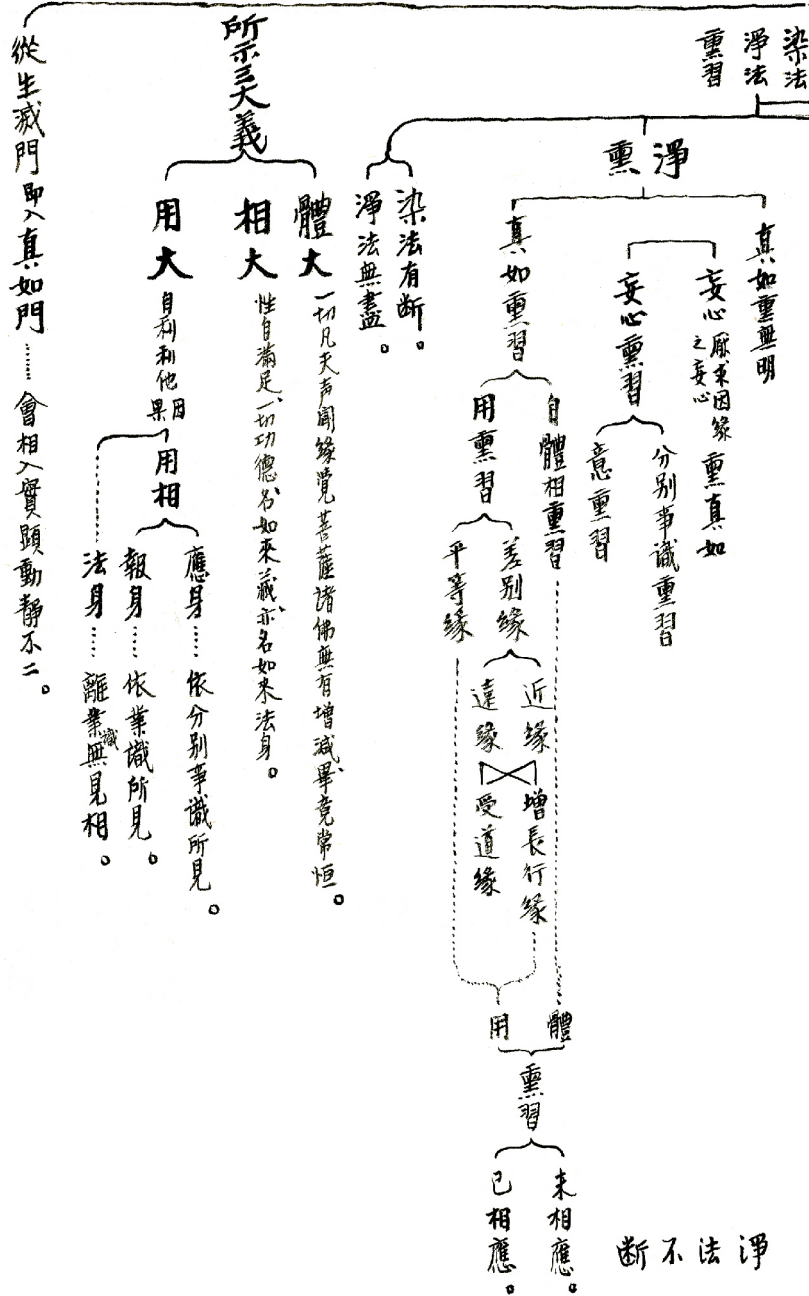
增長取重習：增長意識中執取相 執見愛煩惱也。

無明重習

根本重習：根本無明重真如成業等諸識即五意所起見愛重習：枝末無明重妄心成分別事識

染

斷不 染



對治邪執

依
我見

人我見

妄執事空以為法體

妄執法體還是空無

執性德同色心

執法性本有染

執染淨有始終

於空謬執

於有倒執

對治

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如虛空相故。

真如法身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

唯依真如義說故因生滅染義示現說差別故。

性德妙有妄染本無。

如來藏無前後際故無明無始。

法我見

見有五陰生滅之法

對治

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本來涅槃故。

◎究竟離——非色、智、有、識、無。

不退

諸佛菩薩教令發心。

以大悲心故能自發心。

以護法因緣故能自發心。

直心——行根本方便。

能止方便。

深心——

發起善根增長方便。

大悲心——大願平等方便。

或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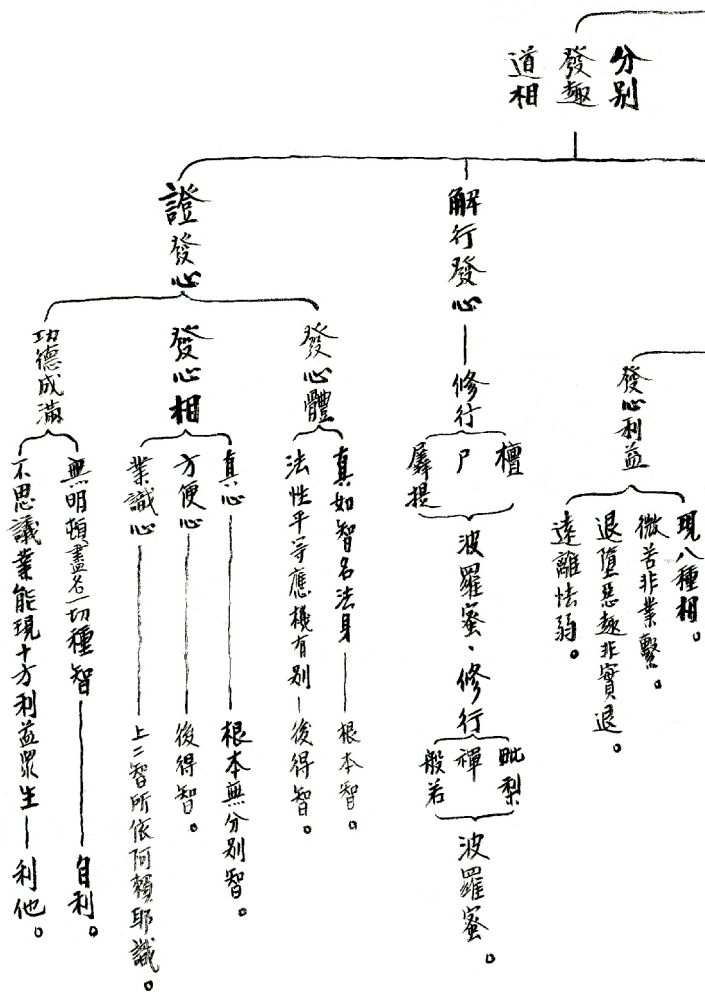
見佛色相發心。

因供養眾僧發心。

因三乘人教令發心。

學他發心。

信成就發心



修 行 信 心 分

修 行

信 心

信根本。
信佛。有無量功德。
信法。有大利益。
信僧。能修自行利利他。

施門 財施。無畏施。法施。

戒門 攝善法戒。攝律儀戒。攝眾生戒。

忍門 他不饒益忍。安受忍。

進門 勤勇精進。難壞精進。無足精進。

禮拜懺悔。得免諸惡業障。

止

修止 念除心住。入真如三昧。能生一行三昧。能生無量三昧。

魔事

現像說法……說（陀羅尼、修持、因果、宿命、他心通）。
得通惑人……宿命、他心通。
性無常准……怠廢、雜業。
邪定……少分相似、外道所得。

對治

諸境唯心。不取不著。遠離是諸業障。

三昧

隨順世間名偽三昧。指見大外道。
隨順出世間名真三昧。

專修利益

一 妙契佛心。善處相續益。
二 離外惡緣障。
三 離障益。
四 離內惡業障。
五 離障益。

六 於理深信。
七 處染不怯。
八 不為緣壞。
九 無世滋味。
十 得深禪定。

行成堅固益。

分益利修勸

信受功德。
誹謗罪重。

防退
念佛往生。

止觀門

止觀俱行。

觀

修觀

修止者或不樂最善則失自利或遠離大悲則失利他是故修觀。

法相觀

無常觀。
苦觀。
無我觀。
不淨觀。

大悲觀

治前大利他過。

大願觀

成前大悲行。

精進觀

成前自利行。

前言

智者大師在天台山修行，成立的這一宗稱為天台宗。他老人家名字稱智顗大師，把佛所說的一代時教分為四層——藏通別圓四教。賢首宗以小始終頓圓五教解釋所有的經律論，賢首五教配合《起信論》最恰當，所以一般研究賢首五教儀都是研究《起信論》。弘一大師的教理多分是賢首五教，他老人家研究華嚴經。印光大師的教理，看《印祖文鈔》多分是天台四教。

《起信論》通達了，其他經律論一貫都能通。研究《起信論》也可以配合研究唯識、百法、三論宗，如《起信論》中有講到阿黎耶識、生滅門、三細六粗的意思，也可以研究空宗、中觀論，也都能融通。

研究《起信論》，再研究唯識的論，研究空宗的三論、中論。研究五教，久久四教也通，如此一切教理都能通達。

現在佛門中或者世間，需要佛門專宗的教理。真正研究學理，天台、賢首也需要深入，《起信論》也深入才好，所以要長期研究《起信論》。以《起信論》為主，旁通唯識的論、般若空宗的論，由《起信論》研究五教，由五教再通天台四教。《阿彌陀經要解》的科，正宗分分信願行三要，按《起信論》也可以分體相用三大。

《起信論》的注解，第一是《釋摩訶衍論》，是龍樹菩薩注解馬鳴菩薩的《起信論》。「摩訶衍論」就是《大乘起信論》，「釋」是解釋。再就是法藏大師作的疏，對論文的意思不通了，這位大師作注

初、懸敘義門

六 初教起因緣、二諸藏所攝、三教義分齊
四教所被機、五能詮教體、六所詮宗趣

懸敘義門，懸是還沒入文之前，懸遠的先敘述《大乘起信論》的義理。還沒研究正文前，把《起信論》的義理分幾門先敘說，然後再進入《起信論》本文的隨文注解。

壹、辨教起因緣

壹、辨教起因緣，
有十徵釋，以
顯十因。

有什麼因緣興起《大乘起信論》的言教呢？分辨菩薩言教的生起，有十種因緣。賢首宗常用十，表示無窮無盡。十乘十是百，十乘百是千，十乘千是萬，十萬、百萬，千萬就是億。

一、依何智：一切唯心造，由菩薩的心起的智慧而生起的，依菩薩什麼智慧呢？

一、依何智：
依論主洞契心
源之智，隨機
巧妙之辯。

作《大乘起信論》的馬鳴菩薩就是論主。「依論主洞契心源之智」，洞徹，深深的、徹底的契合心源，這是根本智。明白不生不滅的真如自性、本覺理體，這是根本智。「隨機巧妙之辯」，隨著眾生的根機，菩薩有巧妙的辯才。這是依體起的用，是方便智，有方便智才能發揮隨機巧妙之辯。

根本智，是如實照了真如自性、本覺理體的智，也叫實智。度眾生，應人接物，權巧方便，叫權智。根本智、實智是契合本覺理體的智慧，契合體相用的體；方便智是依體所起的用。

這麼解釋有什麼實際的利益呢？心裡要是安定、鎮定，這是根本智、實智，契合本覺理體。寧靜致遠，寧靜安定之下再處世為人、應

人接物，這是方便智——權智，就是始覺智，這是依體起的用。好比會讀書的人，書本在眼前，先靜一下。靜一下再打開看，先契合實智、根本智。然後打開再看，起方便智。心先落在理體上，然後依體再起用。要是慌忙急促就看，效果差。最初總是有一、兩分鐘先靜一靜，多則五分鐘，十分鐘更好。拜佛、打坐，之後打開論文再看，特別啟發智慧。看書如此，辦事也是如此。研究《起信論》，不但知道菩薩依何智，學佛、學菩薩也是如此。

二、示何法：
謂一心二門三
大四信五行等
法。

二、示何法：論中說什麼佛法呢？就是一心、二門——心真如門、心生滅門，三大——體大、相大、用大，四信——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五行——布施行、持戒行、忍辱行、精進行、止觀行，還有其他

等等的法。

這時候我們可以學習圈點，在「一、依何智」的「一」字下點個紅點，「依何智」劃紅線。「二、示何法」的「二」再點紅點，「示何法」再劃紅線。「一心」底下，「二門」、「三大」、「四信」、「五行」底下都可以輕輕點小點。（圈點參考請見附錄四）

研究經論、菩薩的注解，圈點很重要，古人研究儒學或研究佛法也有圈點。有圈點較清楚，還很有興趣。最初看頭一遍不要圈點，等著看第二遍再圈點。也不一定全文看過一遍，也可以第一頁看第二遍，或是教起因緣看第二遍，漸漸圈點。不要隨便亂圈點，以後再要改就不好。圈點能攝心專注，用功久久漸漸就明白。圈點多數用紅筆，

一心二門三大四信五行等法

三。云何示

二。示何法

一。依何智

少部分用綠筆，不要再多，再多顏色就顯得亂。

三、云何示：謂以巧便，開一味大乘作法義二種，分一心法復作二門，析一義理復為三大，由此善巧而得開示。

四、以何顯：謂妙音善字、譬喻宗因，能令義理明了顯現。

三、云何示：以很善巧方便，開一味大乘，法藥就一味，這一味作法義二種，分大乘法、大乘義。分一心法復作二門：心真如門、心生滅門。把義理再分體、相、用三大，分析解釋。一心二門三大、法和義，由此善巧開導指示眾生。

四、以何顯：用妙音善字，「妙音」：菩薩說法的音聲微妙不可思議，能開啟我們的理智，同時菩薩說法的聲音也很好聽。「善字」：菩薩說的文字都是上上善。「譬喻宗因」，宗因喻，按佛法屬於因明論辯，佛法的邏輯。我曾經想學，有佛學院老參同學教我不必學，說：印光大師也沒學過因明，一樣能辯論。你只要把佛法的義理

好好研究，再好好修行，自然有辯才。你先從義理下手，不要從方便善巧下手。從義理下手，從修行下手。虛雲老和尚也是，虛雲老和尚著重研究《楞嚴經》。研究《起信論》，也可以研究《楞嚴經》。虛雲老和尚再怎麼研究義理，虛雲老和尚三步一拜從江南拜到五台山，從這發揮辯才，並不是但學枝末，從根本的解行下手才好，能令義理明了顯現。

辯才、修行，我那時候聽水利局長說，他的老父親作過民政廳長，在那之前作過蘇州縣長。那時候的司法院長是居正，信佛。居正告訴水利局長的老父親：「你作蘇州縣長，蘇州有聖人，你不去見一見？」他愣了，蘇州怎麼有聖人呢？但知道山東有聖人，蘇州有什麼聖人？

說：蘇州有一位印光大師在報國寺閉關，你要去拜見、拜見。他是蘇州縣長，這是司法院長比他高位，他就去見。寺裡內外打掃清淨，縣長要來，都歡迎。他以為印光大師會出來在門口站著、等著，說：「縣長！您老人家來了！」印光大師哪兒去呢？他各處拜佛參觀，他就找印光大師。一看在寮房一個老和尚在那拜佛，「哼！」印光大師也不睬。再「哼！」印光大師還在那拜。實在等得著急了，沒辦法，說：「老和尚！您在那幹什麼呀？」印光大師在那拜佛，回頭一看：「我在這拜佛！」又接著拜，也不睬他，弄得很尷尬。又等著拜兩拜，「你拜佛，佛靈嗎？」印光大師一聽，又回頭說：「不靈！」弄得縣長更尷尬了，更不好意思，說：「佛不靈，你拜他幹什麼！」印光大師又

回頭說：「我心靈。」這句話縣長聽了有興趣了，接著請問佛法，印光大師就給開示，從那皈依了。這就是辯才，修行得的。不過有行也需要有解，但有行沒有解也不行。

佛法的解門，這是佛多生多劫求的，「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釋迦菩薩會這兩句，下兩句「生滅既滅，寂滅現前」不會，釋迦菩薩就捨身捨命的求。所以釋迦佛在因地做菩薩也著重解，不只是修行，也注重解。有解再有行才好，才能求佛道，度眾生。有解沒有行，說出來的話沒有滋味，就像做菜，材料很多，得炒出來才可以，一定要有行。可是有行而沒有佛說的基本材料，自己說出來的還不行，一定得要有佛菩薩的基本材料，空宗的中論、有宗唯識的論、《大乘起信

論》，或是佛說的《楞嚴經》種種，一定有這些經論才可以，再依著修行。

五、依何本：謂依佛聖言，及正道理，定量為本。

五、依何本：依著佛的聖言，馬鳴菩薩依百部大乘經典都是佛的聖言，經中所詮顯的是真正的道理，不偏也不邪，也不顛倒。這是佛的聖教量，這是最高最上的聖言量、定量，以此為根本作的《大乘起信論》。

六、藉何力：謂歸命三寶請加承力。

六、藉何力：歸命三寶，求三寶加被，請加承力。印光大師答對蘇州縣長也是在拜佛的時候回答的。

七、為何義：助佛弘揚正教、摧邪顯正。在眼前說，一位老師講一種處世為人的道理，我們就不知道何適何從，究竟怎麼好呢？這

七、為何義：謂助佛揚化，摧邪顯正，護持遺法，令久住世，報如來恩。

是眼前說，從中學進入大學，漸漸長大，環境漸漸展開，聽人種種說法不同，也不知處世為人怎麼好呢？再打開世界大環境，唯物思想，和我們固有的文化孔孟老莊思想，和佛法——中外古今最高哲學的義理、見解、佛的知見種種不同。在這思想紛紜的環境，只要佛法了解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都明白。

像印光大師，或是虛雲老和尚，有時國家元首去請問國政。古德高僧，像佛圖澄，國家元首去請問國事，他有神通，可是不隨便說，因為眾生有因緣。了解佛法之後，對眼前的環境、世界大環境，處世要邪正分明，能辨別是非善惡最重要！

「護持遺法」，能摧邪顯正就能護持佛陀遺留的教法，令佛陀的

正法久住在世間，作世間的光明燈。《行願品》上說：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又說十方所有「世間燈」，都是指佛，佛法能令眾生不迷茫，護持佛法，令正法久住，能報如來的恩。我們買點水果、糕餅供佛，那是物質的供養。我們依普賢行願供養，弘揚佛法、依法修行，這是法供養。法供養第一，物質供養在其次。不過也不能只是法供養而沒有事供養，也需要有事供養。如果有法供養，那麼事供養同時也是法供養。要不明白法供養，不修法供養，但有事供養，不能了脫生死。

八、以何緣：
謂令眾生離一
切苦、得究竟
樂。

八、以何緣：為什麼緣故呢？為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一切苦包括三苦、八苦。三苦——苦苦、壞苦、行苦。還有兩種苦是：

九、由何起：
謂由菩薩大悲
，愍物迷謬。

分段生死苦、變異生死苦。分段生死苦，身體有形分、有段落，一期果報，一生一死，這個最苦。變異生死苦，菩薩由三賢十地往前進，思想理智、定慧功夫提高，塵沙無明煩惱分分破，定慧功夫漸漸高，這是在心理上說，如哲學家，自己把自己過去說的理又破了，漸漸升高，這時心理也有苦，叫變異生死苦，心理上的變異，不是分段生死的苦。四大假合肉體，一生一死太苦了。在生死之間，還有其他的痛苦。

九、由何起：由菩薩的大悲心，可憐眾生的迷謬，愍就是可憐，他迷在思想上。迷在燈紅酒綠、嫖賭、煙酒，有時受了害還會反省，要是迷在邪思想，以至於苦到至死不反省、不後悔。可憐眾生迷在顛

十、機何益：謂令生信，得聞思修慧，證入因滿。

倒思想上，謬就是走錯路，菩薩可憐他，不是把他殺了，菩薩道不如
此，都從心理上再改正他。

十、機何益：接受《起信論》的人就是機，機就是眾生。研究《起信論》的人，得什麼利益、法益呢？都能生起大乘正信，得到聞慧、思慧、修慧。由聞思修再證，因地積功累德，解行兩門往前進，解《大乘起信論》，再行《大乘起信論》，因滿果自然就圓，福增、慧也增，最後因滿——福慧都滿了，福慧都具足了，證得佛果兩足尊。

貳、約諸藏所攝

貳、約諸藏所攝

在經律論三藏中，《大乘起信論》是對法藏。對法藏就是論藏，梵語阿毘達摩就是對法，研究討論佛法的義理就是對法藏。二藏有聲

聞藏、菩薩藏。

三藏、二藏，這兩種總攝起來，《大乘起信論》是屬於菩薩的論藏。羅漢的論法在藏經中有好多，而這是菩薩的論藏。

參、顯教義分齊

參、顯教義分齊

《起信論》的教義屬於佛法教義的程度、分限，齊到哪？賢首宗將佛法的教義分五層：小、始、終、頓、圓。《起信論》所說的教義屬於終頓圓後三教。

一、約教詮法
通局顯分齊

一、約教詮法通局顯分齊：就著佛的言教、佛法的學理，分小乘教、大乘始教種種；「詮法」——詮顯解釋佛法學理的高低深淺，或者通，或者是局，是五教都通，或是局限哪幾教，顯出《起信論》

教義的分際，這叫約教詮法通局顯分齊。《大乘起信論》在佛說的佛學、佛的言教中，屬於小始終頓圓這五教的後三教，分際齊這三教，很高，並不是五教都通，局在後三教。

按著疏，《起信論》在五教中，唯後三教攝。終、頓、圓中有《起信論》的教義，小乘教及大乘始教不能含攝《起信論》。疏上又說《起信論》含攝五教中小、始、終、頓前四教，而沒有圓教。但雖然沒有，要是小、始、終、頓四教都懂了，第五圓教也就明白，並不是研究《起信論》但有小、始、終、頓，而不會圓教，自然也會。

最初研究這些比較難，五教也不懂，《起信論》也不熟，怎麼能將《起信論》和五教對比？先說說，同學漸漸薰習，久久自然了解，

如數家珍。佛法分析很微細，《起信論》和五教儀對照很恰好，我們先但有個印象就好。

二、約法生起
本末顯分齊

二、約法生起本末顯分齊：約佛法、約《大乘起信論》所詮染法生起的根本、枝末，略有五重，顯《大乘起信論》的分齊、齊限。約法，這個法也可以帶點心理、心法的意思，佛法不離心法。

《大乘起信論》先講一心，初唯一心為本源。「依一心，開二門」，依本源漸漸分叉、分枝末，開二門就是心真如門、心生滅門。三、依生滅門再明二義：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四、依不覺義，又生三細——業相、轉相、現相。五、依現相再生六粗，心越放展，由根本到枝末。六粗是很粗顯的心理現象，三細是很細微的心理現象、心

理作用。三細的業相，業就是造作。心裡一動，馬上就有轉相、現相。轉相就是見分，現相就是相分。現相是境界，見相是心理，就有心境的虛妄分別。六粗第一是智相，第二相續相，第三執取相，第四計名字相，第五起業相，第六業繫苦相。「若取血脈相承，一向躡前起後以明生起，略有八重：一以一心為本，二不覺一心成業相，三能見相，四境界相，五分別相續，六取著計名，七造業，八受報。」

顯《起信論》的分齊，三細六粗，三細歸作不覺，不覺和覺相對，覺和不覺都屬生滅門。生滅門和真如門再相對，生滅、真如最後歸到一心。這都是《起信論》說的法，生起，如水源越流越遠，三細六粗；循流返源，再歸到一心，教我們知道心理生起和還源作用的道理。

同學問到《起信論》的一心，和《阿彌陀經》的一心，這是一經一論，說法不同。要是會通的說，《起信論》的一心就是《阿彌陀經》的一心。因為這一心開成兩門，有真如門、生滅門。真如門變成生滅門，由生滅門就有三細六粗，起業受苦，有受苦相，人生就感覺苦惱。真如在內心要是發生作用，就厭棄生死，好樂佛法，這有真如內熏的心。當年淨飯王為悉達多太子建三種宮，春天的宮、夏天的宮、冬天的宮，王妃、嬪娥、宮女，天天作樂。太子午夜夢迴一看，王妃、嬪娥歌舞酒肉之後東倒西歪，在那睡覺打呼，還有吐的，這有什麼意思！太子半夜騎馬踰城出家，這是真如內熏。內熏之後，由生滅再趣向不生不滅，歸到一心。

歸到一心，在禪教律密淨有好多方法，我們就依《阿彌陀經》專念阿彌陀佛，所有的二心、三心、四心、五心，念久了都歸到一心。經過七天，也有六天、五天、四天、三天，有一天就證一心不亂，沒有二心。如此，《起信論》的一心和《阿彌陀經》的一心也是一樣。不過是《起信論》和《阿彌陀經》的說法不同，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佛法無量無邊，八萬四千法門「有多門」；「歸元」歸到一心，沒有兩樣。

按五教配合心的生起本末說，依一心，開二門。二門中，心真如門就是五教中的頓教分齊。在始教講空，如實空也包含頓教的意思。空義要明白了，頓教意思也明白。五教中始教也講空，就是般若空、

空宗的意思。參禪就是頓教，參禪有時研究般若經。六祖傳《金剛般若經》，和禪相應。《金剛經》屬般若空、空宗，始教的空宗。始教有相宗，還有空宗，《般若經》屬於空宗。《起信論》中生滅門講如來藏——不生不滅的心和生滅心和合，就是不生不滅的心一攪動變成生滅心。雖然生滅，而不生不滅的自性沒有變，叫阿黎耶識。這麼講是終教的意思。

總說，這是懸敘義門第三，顯《起信論》和佛法的教義高低深淺，這個教尤其指的是賢首五教。五教也是依佛說的意旨，而祖師判的五教。這是約五教對著《起信論》的通局，顯《起信論》的深淺。這第三顯教義分齊，有點深奧難懂。

肆、明教所被機

肆、明教所被機

眾生根性有三聚、五性。三聚有正定聚、不定聚、邪定聚這三類，聚就是類。眾生根性又分五種根性：菩薩根性、緣覺根性、聲聞根性，大乘、中乘、小乘這三種根性。有人信佛行菩薩道，又能自利又能利他。有人就專管自修，種種不同。有人你對他說四諦他接受，這是聲聞根性。有的說十二因緣他就開悟，那是緣覺根性。有的說六度他特別歡喜，就是菩薩的根性。

還有一種不好的根性，就是闡提。闡提是梵語，翻過來是斷善根。當年道生大師說「闡提也能成佛」，大家說：「胡說！闡提是斷佛性的人，你說他能成佛，你顛倒說法！」到哪掛單，人都不留。道生大

師沒辦法，到蘇州虎丘山上。虎丘山上石頭很多，大家都不聽我的，石頭就是聽講的大眾，我跟你們講！闡提也有佛性，雖然被無明煩惱所埋沒了，只要一念反悔的心，一念親近佛法的因緣，他再要信佛了，也能成佛。到哪講他們都不聽，這是正法、是對的。要是闡提不能成佛，眾生造業再就不能成佛了。只要有一念反悔心，都可以成佛。大外道只要在佛前皈依佛，佛都接受。闡提也能成佛，你們說闡提能不能成佛？石頭點頭：「能成佛！」「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典故就是出在這裡。還有祖師大德說法，天華亂墜，天上有花落下來，這是佛法實事的公案，以後一般作文章都引用。這個理大家都不聽，但這個理確實是對的，說到懇切處，石頭都點頭，闡提也能成佛。不過闡提

沒後悔可不行，他批駁佛法，這叫闡提。

還有不定根性，那是牆頭草，下山了同學說跳個土風舞吧！他就跳土風舞。說打四盤麻將，他也打四盤麻將。遇著同學說山上打佛七去不去？也去參加，一天拜一千拜，也跟著拜一千拜。說來研究《起信論》吧！我們邀他，他就上來，是不定的根性。

有五種根性：菩薩根性——大乘，緣覺根性——中乘，聲聞根性——小乘，還有不定根性、闡提根性。菩薩、緣覺、聲聞這三種根性叫正定聚；隨風倒的叫不定聚；闡提根性屬於邪定聚。

《起信論》所被的根性，五性中正被大乘菩薩根性及不定性，中小乘也能得益。不定有時正定，有時邪定，不定聚的根性，他也能起

伍、能詮教體

一、隨相門：
或唯名句文，
或唯音聲，或
四俱為體。又
徧於六塵，一
切所知境界，
總有生解之義
，悉為教體。

信。不定，更需要教他定在正定聚好。至於闡提邪定聚的眾生，雖然現在不愛聽、也不信，以後遇事遇緣，像韓愈當年作〈諫迎佛骨表〉，以後到了潮州，他也信佛了，普通說作遠因緣，不能作近因緣，他不能馬上入大乘，可以作以後的入道因緣。這是所被的根性。

伍、能詮教體

《起信論》，菩薩的言教以什麼為體呢？

一、隨相門：隨著文字名相。菩薩說的《起信論》以聲音為體，聲音講「大乘起信論」，依言語相，言語中有文字就是文字相。總說是相，隨文字相、言語相為《起信論》的教體。《大乘起信論》，按字母是文，「大乘」是名，「大乘起信」是句。菩薩以名句文為教體

二、唯識門：謂說者淨識所現文義為增上緣，令聞者識上文義相現故。

作《大乘起信論》。所以，要尊重文字，不能隨便糟蹋文字，因為一切的文化、高深的義理都藉文字發揮。

二、唯識門：名句文，所有的文字、詞句種種，都是由識所發揮。我說的是我心識所發揮的，諸位聽也是由諸位耳識接受，意識再分析，也都是唯識。所以，菩薩說《起信論》，由隨相門進入第二唯識門。

隨菩薩的識而說出文字言語，言語文字和義理都是菩薩清淨的識所現。說的《起信論》是馬鳴菩薩清淨的識所現，以菩薩清淨識所現的文義為增上緣，看《起信論》的人、聽《起信論》的人阿黎耶識也現出來文字語言的義相，都是唯識所現。

三、歸性門：
此識無體，唯
是真如故。

三、歸性門：好比念佛，打三下木魚止靜，止靜是歸性門。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心，色聲香味觸法屬於色法，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眼耳鼻舌身意六識是心法，有色法、心法。色法是物質的現象，心法是心理的現象，都是相，不是性。一念不生，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心，這是性。這個性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叫做自性；都屬於心，叫做心性；依這個能成佛，叫做佛性。一念不生，歸到自性。無論《起信論》所說的名句文、言語詞句，或是唯識，都是由自性流露所發揮的。菩薩如此，我們也如此。說的如此、作的如此，諸位聽的也是如此，都歸到自性。

四、無礙門：唯識是識的相，歸性是識的性，就在識的相中才

四、無礙門：謂於前三門，心境理事，同一緣起，混融無礙，交徹相攝，以為教體。

有識的性。哪兒找識的性？就在識的相中。所以看人做事，看他起心動念、言語行動，就知道他的心性是如何。虛雲老和尚的相，雙目下垂，知道虛雲老和尚都在自性中，反聞聞自性，在那參禪、觀自性。印光大師的相，瞪著眼在那念佛。印光大師由自性發揮，直心是道場，就說：「竭誠盡敬，妙妙妙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深信切願，持佛名號。」都是直接從自性發揮。有人對我說：看《印光大師文鈔》就像不加思索直接寫下來，不是編寫或想的。印光大師、虛雲老和尚的面相就是唯識的相，說法就是言語相，都是由自性發揮。

心的相就是識的相，不離心的性；心的性就在心的相中能找出

來。所以最後無礙門，前三門都是融通無礙。馬鳴菩薩當年說法，留下梵語《大乘起信論》的文字都是隨相門，都是馬鳴菩薩唯識所現，又都是馬鳴菩薩自性所流露出來的，此中融通無礙，歸到第四門。

這是能詮顯《起信論》言教的本體，《起信論》在哪？就是這張紙，這本書、白紙黑字，這是能詮的教體。文字言語是能詮顯《起信論》義理的體，文字言語是唯識發揮，唯識從自性流露，歸到自性，前三門再融通無礙。文字言語不離識，識不離自性，稱為無礙，為《起信論》言教的本體。好比造大郵輪、或是造飛艇，找什麼為體？找木頭為體，那就錯了，一定是特殊的鋼板為體才可以。《起信論》的體我們也要認清楚，文字言語隨相，文字言語也是唯識，唯識不離性。

這是佛菩薩的經論特殊的，一般世間的書根本不懂歸性。如此研究，分析得徹底。研究佛法名相，菩薩說法、祖師注解很奇特，而很有道理。

陸、所詮宗趣

陸、所詮宗趣

怎麼叫宗趣呢？「當部所崇曰宗，宗之所歸曰趣。」

「當部所崇」——這部《起信論》所尊崇的宗旨，叫做宗；「宗之所歸」，宗旨所歸向，叫做趣。這又分二：

初、總辨佛法諸宗，後、唯明《起信論》，又有總別。佛法諸宗，好比淨土宗以求生淨土為宗，禪宗參禪以開悟為宗，密宗以身口意三密相應為宗。

一、隨相法執宗

先說佛法分五宗，這是判佛的教法為五宗。

一、隨相法執宗：破我執而不能破法執，隨著法相起法執，這是小乘的經論所說。依《阿含經》立，論最著名的是《俱舍論》。破了我，我空而法不空，所以叫隨相法執宗，隨佛所說的小乘教相就執著。雖然執佛的小乘法，有法執，可是沒有我執，破了我執。

好比佛說出家決定要遠避女子，決定避免葷酒，倘使過去有這種作法，逼的非得還俗結婚、非得喝酒吃肉不可，也有不聽的，不聽就死，都要配成對，要修梵行不行，不行就死，（錄音間斷）靈魂隨業風飄蕩，南邊是小乘，不是阿黎耶識中大乘的種子往那投生，東邊再往東走新大陸也沒有佛法，太平洋大水，這怎麼辦？靈魂到日本一

看，都是喝酒吃肉，出家僧也有太太、有家，往台灣一望，還可以，就到台灣投生。正好台北有念普門品的居士，就投生他家吧！有的不願意投台北，台北太熱鬧了。再往南，到了新竹，投生吧！改頭換面，找到吃素信佛的人家，這是實在的因緣。諸位都是過去很持戒，道心很堅強來投生的。如此，雖然隨相有法執，死也不吃葷，而沒有我了。所以對法必得有執，尊重法，進一步執而不執才好。這是隨相法執的意思，沒有我執，我寧肯死，我也不違背佛的戒法。

二、真空無相宗

二、真空無相宗：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中觀論》，這是屬於真空、空宗，真空無相宗。《般若經》講空宗，《中觀論》也是講空。般若有八部般若，都是講定慧功夫。《中觀論》講不生亦不

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講八不中道。偏於常、偏於斷都不合乎中，不常亦不斷才是中，所以叫《中觀論》。

我在民國卅七年，從北平到上海，正好能海大師的弟子清定法師在那講經，我去拜見請問：「聽說能海大師不倒單，常坐不臥嗎？」法師說：「是。不但是大師不倒單，大師的弟子有十幾位都不倒單。」我說：「都依著什麼修呢？」清定法師說：「依《中觀論》修，修不生亦不滅，修不生、觀不生，在這用功夫。」當時我對佛法教理還不了解，這麼說我也不大清楚。以後久久瞭解了，要不倒單一定要修中觀，觀法無生，心裡不生不滅才能不倒單。心裡要是生生滅滅，生滅越多，生滅越激動，越要倒單。所以要練習不倒單一定要觀照真空、

不生才可以。不能說半夜點燈看書，再到佛前修無生。半夜看書，心裡生滅，好累，最後趴地、打瞌睡，那不行。

三、唯識法相宗

三、唯識法相宗：普通說唯識宗，唯識宗講什麼都有法相，諸法的名相，心法有心法名相，色法有色法名相，以至於唯識修成了，證了唯識性也有名相，處處都有名相，所以叫唯識法相宗。

唯識系統是彌勒菩薩、無著、天親菩薩所建立的，根據的經論是《解深密經》、《密嚴經》或是《華嚴經》。以《解深密經》為基本，無著、天親，以世親菩薩在唯識宗發揮的力量最多。世親菩薩，古時候翻譯作「天親菩薩」。世親菩薩哥哥是無著菩薩，世親菩薩弟弟是師子覺菩薩。三位兄弟就是三位菩薩，很像宋朝的蘇東坡、蘇轍、蘇

老泉。唐朝還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位兄弟。這是宿世因緣，今生作兄弟，在佛法上還有甚深因緣，都弘揚唯識。無著菩薩還請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來說唯識，彌勒菩薩不現身，但有聲在那兒說。

彌勒菩薩是唯識法相宗的祖師，龍樹菩薩是般若空宗的祖師。空宗最初的祖師是文殊菩薩，龍樹菩薩還是接文殊菩薩的法脈；世親菩薩接彌勒菩薩的法脈。龍樹菩薩真空無相宗根據般若經，《大般若經》也好，《摩訶般若經》、《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都是，還作《中觀論》。真空無相宗所依據的經是般若經這一類，論是《中觀論》或者三論：《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其中以《中觀論》最重要。

四、如來藏緣起宗

四、如來藏緣起宗：一切因緣生起，都是依如來藏。阿黎耶識但講生滅這一門，不講不生不滅的真如，因此另外立名如來藏，比阿黎耶識多講有個真如，有生滅還有真如，真如被生滅無明所纏——真如在纏，叫如來藏，意思是真如開顯就能成佛。都是如來，可惜被無明煩惱所纏縛，就叫如來藏。又講真如又講生滅，這叫做如來藏緣起宗。

真空無相宗講真空無相；唯識法相宗和真空無相對比，講法相，法相唯識都有識、有法相。真空講空，無相講無，有相和無相對比。空有不二的時候，歸作如來藏。如來藏就是不生不滅、真空無相的心，業力一攪蕩就有生滅。心由不生不滅而有生生滅滅就叫如來藏，一切都從這作因緣而生起宇宙人生，叫如來藏緣起宗。

佛說的名相都是破我們的迷執，說我們心中本來可以成佛，有如來，不過被無明煩惱所覆藏。本來有不生不滅的真如自性，由業力鼓動，捲成生滅，捲成波濤，可惜可惜！如來藏，依此因緣生起宇宙人生，應當由此再回歸自性才好，總說是如來藏緣起宗。

這一宗就是馬鳴菩薩，依初祖達摩祖師傳的《楞伽經》，還有《華嚴經》、《勝鬘經》等等百部的大乘經典，立《大乘起信》等論，弘揚這一宗的菩薩就是馬鳴菩薩。空宗的菩薩，龍樹菩薩之後有提婆。唯識就是無著、天親，還有好多。我們但記得最著名的，空宗是龍樹菩薩，相宗是世親菩薩。如來藏緣起宗，也叫法性宗。真空無相宗叫空宗，唯識法相宗叫相宗，如來藏緣起宗叫性宗，《起信論》屬於法

性宗。

五、圓融具德宗

五、圓融具德宗：此宗講的義理就是事事無礙、重重無盡，由《華嚴經》發揮的。依《華嚴經》所說，太虛空中無量無邊的世界都不離我們一心。這一心要是修到好處，無量無邊的世界，重重無盡、事事無礙。凡夫眾生有礙，好比我想不打開抽屜就把簽字筆收在抽屜裡不可能，有礙。要是修到事事無礙，就了生脫死，一切都無礙。圓融具德宗，太虛空中無量無邊的事，事都不離理，事和理無礙，事和事也無礙。一事一物無礙，重重無盡的事事物物都無礙，就叫重重無盡、事事無礙。

現象界是事，事都是由理所現，依著不生不滅的心所現生生滅滅

的叫做事相。這些事相好比是鏡子現的相，鏡子由玻璃為本體才能照出來。用水銀往鐵板上擦照不出來，往木板上擦也照不出來。往玻璃上擦，玻璃為體，水銀一擦照出來森羅萬象、男女老少種種相就是事相。鏡子面照的相，和鏡子玻璃本體，那是無礙的。事和理無礙，事和事也就無礙。事事無礙要是修成功了，到美國，不用在地球表面上過，他證得無礙的本體了，一切都礙不住他。

我小孩時在故鄉，有個人，他殺了人，他家鬧鬼，晚上門窗關上一樣進來，門窗牆壁障礙不了他。人有礙，鬼無礙。可是，鬼要到遠地方也有礙，唯獨佛菩薩無礙，盡虛空徧法界都可以去。鄧隱峯禪師，他一念不生，什麼都沒罣礙了，就是愛惜淨水瓶。鬼用風一颳，

淨水瓶一動，禪師一動念：可不要把我的淨水瓶弄破了！這是最好的江西瓷，是古瓷，弄破了可惜。心裡一罣礙，鬼馬上找上了：「您好！您老人家壽數到了，請您老人家去。」這淨水瓶空不了就有礙。無礙真好，自由自在。

鏡子的事和玻璃體無礙，事和理要是無礙，事和事也無礙。如此無礙，那太自在。舉一支筆，這一支筆和遍太虛空一切物質都有連帶的關係。拈一支香，觀想無量無邊的香，就是重重無盡、事事無礙的意思。這是圓教的修法，《顯密圓通成佛心要》中也有。這種修法，一定是青年出家，把基本的戒律、佛法義理都明白了，然後再安定去修行最好！圓融具德宗，這是最高最上，依著《華嚴經》。

在這五宗，《起信論》正當第四如來藏緣起宗。

「五宗對前五教互有寬陋，教則一經容有多教，宗則一宗容具多經。」一經中能含小始終頓圓五教中好幾教。這五宗，屬於這一宗有好多經。好比如來藏緣起宗，《大乘起信論》宗百部大乘經典，所以一宗含多經，一經含多教。

前面是講佛法幾宗，現在開始講《大乘起信論》的宗趣，這很重要。研究《起信論》有什麼意思呢？有什麼利益呢？研究的宗旨何在？明白宗旨怎麼趣向？這就是所詮宗趣。《起信論》的宗旨趣向要是明白，分析得很精確分明，我們照著以為宗旨趣向，照著去做，就能得利益。

總以一心法義
為宗。信行得
果為趣。

《大乘起信論》宗趣有總有別：「總以一心法義為宗，信行得果為趣。」「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眾生心。」總說，這一心分為法、義，以這個為宗。總以一心法，就是大乘法，以一心大乘法中的義理為宗。依一心大乘法義，我研究，我以研究一心法義為宗。我依這個確實不錯，我起信，依著再去修行，得了果位，以這個作為我的趣向。研究眾生心也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大乘法，大乘法有義理，以一心法義為宗。我依這個起信、修行、得果為我的趣向，這是總說。

要是我讀大學，是為了將來找工作，解決飯碗問題，以這個為宗就差了。要是讀大學為的找工作，組織小家庭，念完書就搬出去，不

和爸爸媽媽住在一塊，老人家囉嗦麻煩，兩下有代溝，我們就不要過溝了，就搬出去，以這個宗更差得遠。要是畢業之後孝順父母，有了家庭，有合作的幫手太太，更要好好負擔家庭，把父母孝敬得歡歡喜喜，一團和樂。如此不但孝順父母，這種孝順因果感應還能使家庭夫婦也是和合，不至於兩年半就離婚，最初有蜜月、有蜜年，第二年就不蜜了，辣椒年、苦瓜年。要孝順父母，家庭都很歡喜，勸太太孝順父母，這種感恩、講仁義，父母又推動夫婦相和，這樣家庭很好，好不好？這樣生死也不了，那不如圓頂出家，這是講我的宗旨。我延續佛法的慧命，自修利他，我把大乘法、法中的義理研究清楚為宗；依這個我起信，我去修行，我得果，以此作為我的趣向。以這個為宗趣，

一層一層的高。

講宗旨趣向，總說《起信論》是以一心法、法義為宗，要明白。怎麼說眾生心就是大乘法？這不是隨便說的，有義理。有學理就是義，我們就研究。眾生心就是大乘法，其中所含的義理我研究，我暑假報名參加高級班，我研究《起信論》，我以這個為宗旨。依這個起信我去修行，信行得果為趣。我不能事事無礙、重重無盡，我也求頓超直入，我依這個理再念佛，洗刷身心、洗刷腦筋，下學期開學我增強我的記憶力、解釋力。依這個在家庭、學校、社會上，我待人處事，我學到根本的道理。如此，宗趣很重要。好比我考台大哲學系，我以研究哲學，明白古今中外哲學以佛學為最高，以這個為宗，我好趣向，

別有五對：
一教義對：
教說為宗；
義意為趣。

宗旨趣向要知道。

這是總。別，有五對。

一、教義一對：我研究《起信論》的教，教怎麼研究？我就背，把立義分背下來。「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法，二者義……」我就背。我看《起信論》的教，我聽《起信論》的教，學《起信論》的教，再研究《起信論》的教。我再朗誦，背起來。只會背，意思不明白還不行，我以《起信論》的教說為宗。久久義理瞭解了，我採取這個義理。我以教說為宗，依言得旨，明白義理，以義意為我的趣向。

普通說參學，依法不依人，合乎佛法合乎理就好，人不在乎。我

文云：
若離於念，
名為得入。

說錯了，我依他的，不依我的。好比父親說：「吃肉對！你怎麼參加齋戒會吃素呢？不可以！」我說：「吃素為的可憐眾生，吃素於身體清淨、衛生很好啊！」我依著法不依，參考學習都是依法不依人。研究佛學呢？依義不依語。語就是菩薩的言教、佛的言教。說誰背的熟，或者誰毛筆字寫得好，寫《大乘起信論》第一名，你得明白義理才可以！一心二門三大四信五行，說出來很通達才可以。依義不依語，語是標月的指頭，義是所指的月亮。一心分二門：心真如門、心生滅門。心真如門，先依著教——依言真如，以後研究到離言真如，更好。拜佛、打坐，心裡真正離了言，那才是義。有語有言，依言再離言，會到觀心上，那是義。依佛的教說我研究，研究後我離言，再歸到心上，這

是義，以義為趣。

取義修行

以閱教、學教、讀誦這個教為宗，立義分、解釋分重要的都背下來，在這下功夫，以取義為趣。我閱、學、讀、誦，都是為了過河需要船筏。到了彼岸，到岸不需船。研究這個教、背這個教、學這個教，久久熏習，義理自然得著了，得魚忘筌，依指見月。見了月，再不看這指頭。《起信論》久久純熟了，意思把握在心中，教義一對。以菩薩的教說為宗，以教中所含的義理為趣。

疏上說：捨言取意。最初依佛的言教，得義之後再捨言，把住義理就好。依文字般若，依言，明白佛的言教之後，取義，再離言，會歸心上。這是教義一對，以教為宗，以義為趣。義中有理有事。

二、理事對：
舉事為宗；
顯理為趣。

由上義開出，
明理後歷事造
修，心不隨事
境轉。

二、理事一對：義理中有理有事，由事修才能顯理。生滅門是事，真如門是理。五體投地拜、結跏趺坐，能禮所禮都是事；性空寂的時候是理。結跏趺坐，頭要抬起來，手結法界定印放在腿上，不要擎高，背不要駝，絨布搭在膝蓋上，夏天熱不要搭太多，太多上火。說頭要抬，我們就抬起來。後背不要弓，我們就直起來。雙目下垂，我們就不亂看，手放在腿上，這都是生滅事相。念念起心念佛，也由生滅心念。念久了，念到不生不滅，不念而念，念而不念，由生滅門入了真如門，由事入理。舉事為宗，顯理為趣。

拜佛，「能禮所禮」是事；「性空寂」是理。「能禮所禮」都是生滅門；「性空寂」是真如門。

如《淨行品》、《毘尼日用》皆歷事用心之法也。

再是「以時寢息」是事；「當願眾生，身得安隱，心無動亂」是理。「睡眠始寤」是事；「當願眾生，一切智覺，周顧十方」是理。

這是理事一對，比較難一點。不過，諸位記住：「能禮所禮」是事，「性空寂」是理，能禮種種的修行都是事，最初都是從生滅門入手，久久進入真如門——不生不滅就是理，心裡靜了，拜佛拜得像在空中飄一樣就是理。最初拜，一百斤好沉重，也不願意拜，參加齋戒會，打板敲起來，引磬再敲，沒辦法就跟著拜，拜久了，「不錯喲！」漸漸由事就進入理了，由生滅門進入不生不滅真如門。淨行品的「以時寢息」、「睡眠始寤」是事，到什麼時候睡覺，睡覺的事，早晨醒來是醒來的事。「身得安隱，心無動亂」、「一切智覺，周顧十方」是

歷事造修以入真如理為趣。

《人譜》：

薛文清公曰：予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謂是朱文公。告予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于壁。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

又曰，心不亂想，形不反覆，便是睡時工夫。

理。如此，以事修為宗，顯理為趣。

禪宗講「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我就在行住坐臥、語默中，這都是事，我保持本體的理，理體就是禪，教它安然。我就在一切事、一切時，我盡量保持這個。拜佛「能禮所禮性空寂」，念佛也「能念所念性空寂」，這時候「感應道交難思議」。即使是看學校的書，能看的人、心，所看的書，能看、所看也是性空寂。性空寂就不打妄想，這時有感應。有人讀書，在夢中聚精會神，在夢中把問題解決了，在夢中瞭解了，發揮出來，不可思議。在事中，用功久久，要緊要得這個理。所以是「舉事為宗，顯理為趣」。

疏中舉這個事，由生滅門不覺而六粗三細，不覺又歸到覺，覺又

三、境行對：
以真俗境為宗；
止觀行為趣。

因緣

歸到真如門——本覺。覺義、不覺義都是生滅門。不覺，由不生滅而生滅，好比由山上的水源流到濁水溪，濁水溪又流到台灣海峽，由台灣海峽又流到太平洋，越流越遠，三細六粗。返流歸源呢，由不覺再求覺，覺到最後回歸本覺，本覺就是真如。由三細六粗的生滅，或是生住異滅的生滅，回歸最後，到無生的時候，就入真如門。真如門是理；生滅門是事，理事一對。我們知道一脈相承這麼生滅，瞭解了就尋流返源，求不生滅，由不生不滅就不生不死，了生脫死。

三、境行一對：這個理在哪？就在境界上。境界是因緣所生法，這是基本的理。

因緣，親能生起為因，疏能助成為緣。種子現行是因緣。種子現

等無間緣

所緣緣

行，心王、心所、色法種種心理集團，包含這些為等無間緣，能引起下一個心理叫等無間緣。比如圓滿吃餃子，吃到最後，真好吃！什麼時候再來吃一頓。這一念心起有心王、心所、色法，餃子是色法，真好吃是心所，心王是第六意識，種種合起來相等的，沒有間隔的，能引生第二念，將來再來吃餃子，這叫等無間緣。染法、惡法如此，清淨法、善法也能由等無間緣引起來。那次參加齋戒會感覺不錯，以後遇緣不想去了，久了沉淪在紅塵中，還是去好，毅然決然再去。那一次參加齋戒會感覺好的心是等無間緣，和這次再來的心相等無間。再是所緣緣，以所緣的境界為緣。忘了齋戒會，忽然間看見桌上擺的《百法明門論表解》或《心經表解》，又看見西方三聖相，要去。沒有車

增上緣

錢，把褲子當了也去，還有兩條褲子，這是增上緣。這四緣合起來，就能生起齋戒會這些事情、齋戒會這些心理，這些心法、色法又生起來，這是因緣所生法。

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
亦名中道義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十天後大家下山了，那不是空嗎？十五年前第一期齋戒會到現在都過去了，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雖然空，可是在心理上，在阿黎耶識留的都是清淨的種子，栽培的是善根，可不能說完全是空，善是善的、惡是惡的、淨是淨的、染是染的，不能說齋戒會完全斷滅空，善惡因緣還是不空。「亦名中道義」。在境界上，俗諦的境是因緣所生，因緣性空是真諦的境。境界不外這兩種：俗諦境是現象界，真諦境是本體界。我要明白真諦

境、俗諦境——現象界、本體界為宗，我好修止觀。我的心就觀俗諦境，由生滅觀到不生不滅，我就止在不生不滅上。以真俗境為宗，以止觀行為趣。

正因理心

了因慧心

不生不滅的心、真如自性是成佛的正因，這是真理，說是正因理心。這個正因不是生滅的四緣，這是常樂我淨、不生不滅、真如自性，成佛的正因，永遠不變。所以正因是真理，由此發揮理心。了因是依著正因觀照，由智慧觀照，這是顯現正因的因，了脫生死的因，圓成佛道的因，起心觀照，是定慧的慧，叫了因慧心。了因照正因，智慧照真理。在這中間要作善事，不能說一邊喝葡萄酒、白蘭地，一邊觀照真理，吃鰻魚、活海鮮，觀照真理，那不行。一定是點檀香、供鮮

緣因善心

花、拜彌陀、跏趺坐，或是我為公，照料大眾，越辛苦越忍耐，難忍能忍，然後慧心才發起來。我越能作，越刻苦，越耐勞，越為大眾，這是成佛的緣，叫緣因善心。這都是善，純善的善，沒有一點自私。這是顯現真如的三因。

平常說因緣所生法，佛法講的因緣要研究清楚。

三因屬於真如，四緣屬於生滅門，生滅門的四緣是法相宗所說的。法性宗解釋因緣就是親能生起這一念心為因，疏能助成生起這一念心為緣。比如今天我來講《起信論》，都是我願意講的這念心是因。我頭幾天曾經感冒，那時候要想講就不能講，就有障緣。沒有這些障緣，我沒有感冒，也沒有到台北看雕佛像，我就能來講。我有講的緣，

我想講是因，我就來講是果。一切的色法、心法——心理作用、物質現象的生起，都有因緣。

同學對因緣要十分徹底的瞭解。因緣所生的境是俗諦境；因緣性空，落到不生不滅就是真諦的境。我由觀生滅的因緣落到不生不滅的真如自性，我就止在這，這是成佛的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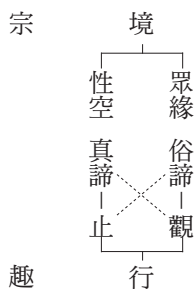
所以事理一對，這個理在哪找？就在境界中找，隨拈一法就具足三諦，好比這一瓣烏沉香也是因緣所生，山中的木頭在印尼長出來，工人在山上把它拔下來，經過劈剝製造在店裡賣，藥店賣的是作藥，我們買來點在佛前供佛，都是因緣所生。功課作完，香燒完了，因緣性空。這是善因緣、清淨因緣，供佛。這一瓣烏沉香、檀香，因緣所具三諦理。

生，是俗諦，因緣性空是真諦，都是唯心所生。因緣所生是唯心唯識的相，因緣性空就歸到唯識的性，性相真俗不二。因緣性空是真諦，因緣所生是俗諦，真俗不二是中諦。隨拈一瓣香就具足三諦的理，連吃飯都如此。這一碗飯是因緣所生，吃完了，因緣過去了，從嘴過去了，在肚子還沒過去，等明天拉出去也過去了，因緣性空，都是唯心。

因緣所生俗諦，是我心生；因緣性空真諦，也落在我心中；真俗二諦都不離我心。真諦就在俗諦裡，俗諦是真諦所現，真俗不二歸到中諦，所有一切事物都具足這三諦理。我依這個在境界分別，以真俗中諦境界為宗，依這個修止觀。我觀一事一物、一念心的生起都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我如何處置，如何辦理？這是在眾緣所生法修止

觀，在俗諦境中修止觀。拜佛打坐，就觀不生的心，止在不生的心，這是在真諦下功夫。我在真俗中三諦境修止觀為趣，這才能得佛法實際的利益。

好比這支筆，還有這個瓶，這是我們的境界。這是因緣所生——俗諦；「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這不能永久的，將來要壞，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你說空，你可不能拿著筆說是瓶，瓶就是瓶、筆就是筆。「亦為是假名」，它還有它的假名，不能斷空，說瓶是筆，筆是瓶，那就胡搞亂來。在境界中也得順著因緣作，不能見了兒子說：「爸爸您好！」說：你怎麼叫兒子爸爸呢？說：一切皆空嘛！那就顛倒錯亂了。隨著因緣所生的境界，你得隨緣，見到孩子說：



「乖！」見了爸爸：「您好！」這才對。

「因緣所生法」是基本的道理。因緣所生，因緣性空，緣生、性空不二。「我說即是空」，這是真諦；「亦為是假名」，是俗諦；「亦名中道義」，這是中諦。天台智者大師依這個義理作三諦三觀。所有一切物、一切境界，都不出因緣性空是真諦，因緣所生是假名俗諦，真、俗不二就是中諦。基本的理就是「因緣所生法」，法不外色心二法，色法是物質，心法是心理。宇宙人生不出這兩種：物質、精神，這都是因緣所生法。

如此，人生不出真、俗二境。現在不說中，但說真、俗二種境，就在這境界中修止觀的行。在因緣性空中修止，在因緣所生中修觀。

回歸拜佛打坐，因緣性空，確實如此，止在空上，一點沒有妄想才好。在這中間能執持名號念佛更好，要是完全空，心像雞毛、鵝毛一樣飄蕩，抓住佛號去念才好。如此，止在空上，止在佛號上；觀，觀察因緣所生，隨緣盡分。

這一個境有現象界、有本體界。在現象界俗諦境，觀察因緣所生，察言觀色種種。在本體界真諦，儘量保持性空，就不被環境所激盪、心理不安，保持性空能安定。修止觀就是修定慧，可以了生死。所以第三境行一對，就是以明白真俗境為宗，然後在這境中，我去修止觀行為我的趣向。

境行這個境最重要，我們的環境中，人也是我們的境，物也是我

們的境，就在這個境中，我們要了解真俗的境。這些境都是因緣所生，是俗諦的境，也就是現象界；因緣性空是真諦的境，一切境中我要了解真諦境、俗諦境為宗。了解真、俗二諦，這有什麼好處？好修正、觀。我在真諦上止，俗諦上觀。修行久了，漸漸增加幸福，記憶力也堅強。不用說久修的老和尚，就是我現在的記憶力，也不比我在青年的時候差。我在青年也有時候腦筋不好，就說：「唉呀！腦筋生鏽了，怎麼轉眼就忘呢？」我曾問俗家的一個妹妹，她在台北，我去看一看，她說現在老了，轉眼就忘，恐怕再住兩年抬頭就忘。我說我並不那麼忘，就是比俗人還修正觀。不然，老了顛三倒四，再老就老糊塗了。

修正觀，越修心裡越清楚，增加解釋力。所以古人修正觀，玄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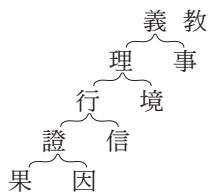
三藏是過目不忘，玄奘三藏大弟子窺基大師是看一遍就不忘。要是能解釋、能記憶，看一遍就不忘，那進步得快，看事情漸漸也聰明。人的智慧或是記憶要好，都是從止觀來的。增加智慧，就增加福報。所以在境中觀真、俗境，在真、俗境再修止觀，這很重要。在真諦境修止，俗諦境修觀，修止觀很重要。宗趣中，以第二、第三最重要。

四、證信對：
以成信不退為宗；
登地入證為趣。

四、證信一對：對《起信論》的道理，對佛法真如門、生滅門的理深信不疑。有人問：「我念佛怎麼念？」說：「你信不信佛？」「我信！」說：「你一信永不疑，你佛號就能念好。」我們就是信了又疑，遇著事情還是佛法好。要是能念念信，信心再不搖動就入十信位。所以菩薩位，最初是十信，接著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賢，進一

步十地。最初要入十信，要信不退，念念信，再也不疑為宗。

一信再不疑，都說因緣所生，是真的？我在蓮因寺聽的，我到山下，那可不一定！賭錢發財，賭錢不是好事，可是人家發財。還有，行善人家還遭遇不幸的事情，我不信，我感覺不是因緣所生。以後考驗，佛法說的還是對。那就不如一信永遠信，信了再不退。信不退，漸漸久了，把疑的種子、不信的種子，在阿黎耶識中都消滅了，進入十信的菩薩位，信心再不搖動。佛怎麼說，我就怎麼信。真理如此，我就照真理做，在這裡頭我信，信了就證十信菩薩，就不退。信久了，隨時隨處都信，都沒有疑，也不至於忘。處處我就信，以證信不退為宗。由此，再漸漸修，念佛、閱經、定課，依解起行，研究久了，以



五、因果對：
以因為宗；克
果為趣。
此五是從前起
後，漸漸相由
矣。

至於登地入證，以求成佛果為我的趣向。不然，我往生西方，我也求上品上生為趣。

五、因果一對：《起信論》講的，佛法不出因果。我在佛法中種因，但問耕耘，不問收穫，自然有收穫。以因為宗，剋果為趣。我研究《起信論》，以此為因，經信解行證，信真如門、生滅門，四大信五行為因，經十信、三賢十地，至成佛果為我的趣向。

我在因地解門、行門下種種功夫，然後剋果——證果為趣。眼前說，漸漸在佛法中得利益，或者身體好，精神愉快，環境增加幸福，前途增加光明。以前時常情緒不佳，都想著多吃一點安眠藥解決人生。以後信佛，這種心理沒有了。不但沒有了，還感覺得都是法喜，都是禪

悅，就那麼歡喜，環境也改善，就像了凡四訓講的那意思。再因行為宗，久久能剋果。念佛也好，用功也好，像廣欽老和尚、虛雲老和尚、印光大師，或在家居士，像李炳南老居士，九十多歲，身體好。再高，求前途，求幸福光明的果、菩提果。這是五個宗趣，這我有列表。

懸敘義門，這六門大體研究過了。

二、隨文注解，分二：初解名題，二解文義。初解名題：

大乘起信論

名題是《大乘起信論》，「大」是體相用三大。體相用三大怎麼大？眾生的心徧太虛空。我們心在自己家裡，就像螞蟻在螞蟻洞

裡，蜂子在蜂子窩裡，眾生心怎麼就徧太虛空？體會確實如此，我們的心有體大、相大、用大的義理。

體相用是怎麼回事呢？這是指心的本體，依本體所現的相、起的作用。用譬喻，好比包子、餃子、蒸餃、水餃、鍋烙、餡餅、春捲、春餅、燒賣、餛飩，中國這些包餡的食品，都是以麵粉為體。相呢？餡餅是圓的餅，鍋烙像水餃一樣，可是沒有水。水餃沒有烙，是白的在水裡煮。春捲是用油炸的，相不同。用呢？要是身體不舒服就吃餛飩，不能吃春捲，餛飩好消化，再小小孩也可以吃。十月、八月大的小孩可不能給他春捲吃，病人給他餛飩可以。青年人要跑馬拉松、跑萬米，吃包子墊飢不餓，這些作用不同。這是用物質譬喻體相用三大

的意思。

眾生心具三大義：
體大：真如平等
不增減，豎窮橫
徧。
終，空間無邊無涯，眾生心的體相用都是如此，所以叫大。

相大：具足無量
性功德。
名題叫「大乘」，講的是大乘的佛法，大乘佛法究竟什麼義理？
大乘實在好，我要尊崇佛陀偉大的精神，我在這裡怎麼起信？我研究

用大：能生一切
世出世善因果。
大乘的法義，我才能起信。大乘法義就在眾生的心，眾生的心有體相

用三大的義理在其中。體相用三大都徧太虛空，這是約空間說；無始
無終是約時間說。要是明白這個，眾生心能成佛，大不大？大。所以，
在體相用義理上觀照，就是大乘。

「乘」，比如我要到台北，我是走路去？或是坐車去？坐車，我

大乘法——本覺體
起信心——始覺智

是坐什麼車去？我坐大轎車。要坐大轎車，你得有這個車，你要會開車，才能坐得去。大乘法在眾生的心，我明白大乘，我依著觀照，能從眾生地達到佛地。具足體相用三大，稱做大；乘以運載為義，大乘法能運載眾生到佛地。大乘的乘好比是大轎車，人能坐，大轎車是人所坐，能乘所乘。

大乘法能教我們生起大乘的信心。「起信」是能信的心，所信的是大乘法。大乘法是本覺理——不生不滅的理。我要照這個理去修，我要明理。我覺悟這個理，開始覺悟了，我依這個理去觀照、起信，就是始覺智。

「論」是詮釋大乘起信的文，文能含義。說是經詮定，律詮戒，

論詮慧。

經藏所詮的，都是修定的方法。《金剛經》、《彌陀經》、《地藏經》、《法華》、《涅槃》、《華嚴》，所有的經都是詮定，講修定的。所有的律藏都是詮戒，講持戒的。所有的論藏都是研究、分析、討論，詮顯智慧的。能詮釋論的是論的文字，論中所詮的是義理，按著能所解釋《大乘起信論》的名題。佛法講能所，最初修有能所，能禮所禮性空寂，等著修到一心的時候，無能無所，那最好。研究《起信論》，我是能講，《起信論》義理是我所講。諸位能聽，我所講的是諸位所聽的。依這個去用功，拜佛最初有能禮、所禮，念佛也有能念、所念。拜到至誠懇切處，念到一心不亂處，沒有能所，那就好，

了生死。

由能所趨向無能所——不生滅，這是按著佛法聞思修。要是世間，那就不好了。我能喝酒，酒是我所喝。我比你能喝，我喝的酒超過你喝的酒，世間能所分析就多了。佛法是藉著能所去修，修到無能無所，歸在一心。現在就著能所分析《大乘起信論》的題，至於大乘的義理，都在立義分、解釋分，在此先不多說。

馬鳴菩薩造

馬鳴菩薩，為什麼叫「馬鳴」呢？菩薩生的時候，菩薩府第養的馬都悲鳴。

再是月氏國的國王，選七匹最好的駿馬，餓牠七天，不給牠草，

不給牠水。七天後請菩薩說法，這時候文武百官，連國王都在那聽法，馬也牽在旁邊聽法。菩薩開口一說，這時候，把好的草、清淨的水擺在馬眼前，馬都不喝、也不吃，但聽菩薩講，菩薩講得馬都悲鳴，大家都欽佩菩薩說法，因此稱馬鳴菩薩。

說法說得天人歡喜，就散天花，天花亂墜，菩薩說法感動馬都悲鳴。再是開經偈，有說是武則天作的，也有說是蘇東坡作的。聽法師講經，唱開經偈也是很令人感動，佛法怎麼這麼好呢？感動得女皇帝就這麼讚歎：「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或者感動一代文人，要是蘇東坡生在現代，能得多少個文學博士學位，他就這麼讚歎。玄奘三藏當年在高昌國，升座講經，高昌國王就趴在地下，讓玄

契三藏踩著後背上座，就那麼感動。

所以佛法很重要，這七匹馬或者過去生中也聽過佛法，墮落在畜生身，再聽到佛法也是悲鳴感動。再是，說法人一定得要解行高才能感動人。轉過來，聽法的人以尊重心聽，不是法也是法，法法都是法。要是不注意，散散漫漫聽，再好的法也不是甚深微妙法。以甚深微妙的心來聽，都是甚深微妙法。

接著講「菩薩」，菩薩梵語是菩提薩埵：菩提是覺；薩埵是有情。約境界說：菩薩上求覺道，覺道是菩薩所求的；有情眾生是菩薩所度的。約心說：菩薩心裡有覺悟之智，可是情慮生滅之識沒完全清除，還有剩餘，要是完全清除就成佛了。菩薩在心裡以覺悟之智，轉情慮

之識，這是約心說。按心境上說：菩薩以覺悟的智慧是菩薩自己心；菩薩所度的有情是境界，這是按心境、能所這麼說。按著能所、心境，佛法這麼分析，對菩薩的意思就很清楚。

馬鳴菩薩生在佛後六百年，同時在《摩訶摩耶經》中佛有懸記：佛還沒有入涅槃，佛就說我涅槃後六百年，外道邪說在世間互相競爭興起，毀滅佛法，這時候有一位比丘馬鳴，善說佛法的要義，降伏一切外道。現在處在這個時代也是邪說紛紜，種種的思想，我們何適何從？在眼前，一位老師一個意思，入社會，西洋學說或是社會上流行的種種風氣，怎麼好呢？隨風倒就苦，入了共業之流。我們一定作中流砥柱，了解佛法，中外古今哲學以佛學為最高，諸位要信大乘法，

依這個再說法，使他人來信，救度眾生苦，一切唯心。我們都要發心，都要學馬鳴菩薩為佛法、為眾生，挽救世間才好，隨緣盡分。

真諦三藏譯

造論的是馬鳴菩薩，翻譯論的是真諦三藏。印度是一個大國，有南印度、北印度、西印度、中印度，還有東印度。印度在古時候的音叫做天竺，叫五天，或者說五印度。菩薩生在西印度，優禪尼國。梵語波羅末陀，翻譯過來叫真諦，在梁武帝這個梁朝，梁元帝是梁武帝故去之後的梁元帝，正是梁朝要滅亡，侯景造反的時候，在湖南衡陽衡州建興寺，翻譯《大乘起信論》一卷。翻譯場中，月氏國，婆首那王子，他懂中國話，他從梵語這麼翻。翻譯的時候，當時智愷大師，

這不是智者大師，這位智愷大師，聽婆首那王子說的時候，他就寫，筆授。又有惠顯、惠旻、曇振、黃鉞大將軍，還有太保蕭勃證義，太保是官位，寫下之後考究義理不錯，他們都通達佛法。梁滅亡之後就是陳，真諦三藏在梁陳二代，由皇帝敕命翻譯的經論，一共有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一卷。「其博解神異，具如譯經記上說」。

《續高僧傳》關於真諦三藏的記載，真諦三藏從印度漂海過來的，過來的時候很不容易。到中國，不久梁朝就滅了，這時候顛沛流離，真諦三藏就想回印度。回印度回不去，已經坐船走，被風又颳回來。三藏不能回去又顛沛流離，就想自殺。真諦三藏把自己臥具，出家人用的具在水上一展開，真諦三藏在坐具上，一塊布上就在那兒打

坐。坐完了起來，具再拿回來，不沾水。還能踩著蓮花在水上走過去。我想這樣有神通的人，遇著不如意的逆境還是想自殺？不過以後也沒自殺，七十幾歲圓寂，也是預知時至，種種靈感。博是博解，還有神異，神異就是有神通，有奇異的事迹。

註：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並梵文之名字也。……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嘗居別所，四絕水洲。紇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淩犯。諦乃鋪舒坐具在於水上，加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既登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搗水，乘之而度。如斯神異，其例甚眾。至光太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紆本情。因爾迎還。

《起信論》有兩種譯本，有真諦三藏翻譯的，還有大周武則天時候，于闐國沙門實叉難陀翻譯的。實叉難陀，翻過來叫喜學。實叉難陀三藏也翻譯過《地藏經》，在武則天時代。現在我們研究的《起信論》是真諦三藏翻譯的，不過也需要把實叉難陀翻譯的《起信論》文對照比較好。

隨文注解，一解名題說過了。

二解文義。解文義有三：

初、歸敬述意，歸敬三寶，述說自己造《起信論》的意趣。

二、正述論文，《起信論》全篇的長行文都是。

三、總結迴向，最後說偈。

這三大科，以第二正述論文最重要。

初、歸敬述意二：初、歸依三寶，二、述造論意。

初、歸依三寶，因為什麼歸敬三寶呢？略有六意：

一、荷恩德故：感謝三寶的恩德。

二、請加護故：還請三寶加被。

三、令生信故：教人看這偈子對佛法生信。

四、為儀式故：菩薩說論的儀式，都要求三寶加被。

五、表尊勝故：尊重三寶，三寶殊勝。

六、顯益物故：眾生要在佛法得利益，就要在三寶中恭敬的求。

物是指眾生，三寶能加被一切眾生，益物。

命者六根，
凡驅六塵，
聖歸一心。

以無二之命，
歸無上之尊。

歸命盡十方，最勝業徧知，色無礙自在，救世大悲者。

這是第一句。歸命的命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是由一心而發展為六根。六根趣向六塵，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心，有生就有滅。心裡有生滅，身體就有生死。現在轉過來，背著六塵，都攝六根——命，歸到一心，一心就是一體三寶。眾生的生死、染污，就是由一心——覺的本體，背覺合塵，一心變成六根，就是眾生的命。現在要了生脫死，逆流還源，就是背六塵、攝六根，再歸到一心。六根是命，歸命歸到三寶。

六根也就是三業，歸命，身語意三業是能歸，拜三拜再跪下，這是身歸。說：我弟子盡形壽歸依佛，盡形壽歸依法，盡形壽歸依僧，

這是語歸。意歸，我那時聽楊政河老師說：我們方教授已經得癌症，是喉頭癌，很嚴重。以後我聽說，方教授和太太到廣欽老和尚那兒歸依。這時候方教授的意業就是：我歸依中外古今哲學中最高的哲學。他是哲學學者，他的意思：我歸依真理，就是歸依法；我歸依真智就是歸依佛；我歸依理智不二這一念心就是歸依僧。這樣身歸依，佛天眼能觀照到。語業說：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佛天耳能聽到。心裡至誠恭敬，歸依真理、真智，佛有他心通，佛也能知道，表示佛有六通。

「歸命盡十方」，我就歸命這一尊佛，歸命這一尊菩薩，好比媳婦買尊好的盜觀音菩薩供在前面，婆婆買尊銅觀音菩薩，婆婆要買什

麼供我的菩薩，媳婦說我買什麼供我的菩薩，個人有個人的，那就不是盡十方。我歸依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東方藥師佛我也信，也不相矛盾。我歸依藥師佛，一佛、一法、一僧；我還歸依這一方所有佛菩薩、三寶。不但歸依一方，還歸依十方，這個心才廣大。

這樣的心很需要，我們把男女相愛，愛護兄弟，愛護父母的心，進一步擴大，愛護鄉里。再進一步，愛護我們這一省。再進一步，愛護全國同胞。再進一步，愛護人類。要是心量狹小，彼此分別，戰爭的時候拿著活人當死屍解剖，兩國惹出仇恨，抓到了，把他的骨頭穿鐵絲，牽著走。眾生這麼仇恨，怎能出六道呢？在六道中，不是相愛就是相爭、仇恨，生死不能斷絕。了解這個，我們歸命盡十方，將分

別人我的心把它擴大，因為我們的心本來就普遍十方。

「最勝業徧知」，羅漢但知道三千大千世界以內的事，這是按空間說。按時間，羅漢但知道八萬四千劫以內的事。八萬四千劫以前，羅漢不知。佛在空間上，徧太虛空都知道；時間，無始無終都知道，所以稱「徧知」。「最勝」，鬼也有神通，外道也有神通，都是邪通，不是正通，他不是真正利人，同時還微小，佛是最勝，佛的意業「徧知」。

佛有十種通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佛的十號有「正徧知」。「如來」，佛的色身，三十二相是從真如而來顯現的。「應供」，佛的感

「受」是應供。佛的「行」是明行足，佛的「識」——善逝世間解，佛的意業「想」是正徧知。

「最勝業徧知」，徧知生滅門因緣生起種種差別、生住異滅，這是俗諦智徧知，比如菩薩有五明：內明就是佛學，因明、醫方明、工巧明，還有聲明，菩薩研究通達這五明都屬於俗諦智徧知；而能由生滅門進入真如門，就是進入真諦智徧知。

佛的色身，「色無礙自在」。佛有神通，沒有障礙，山河大地障礙不了佛，佛的身業隨緣度化眾生。我七年前第二次到美國，我到加拿大多倫多，我請人通知詹勵吾老居士。這位老居士最初把他重慶南路一棟房子賣了，作為向大專學生弘揚佛法的基金，就是慧炬雜誌

社。聽說他特別尊重虛雲老和尚，我以為他是虛雲老和尚的皈依弟子，我去見一見。老居士一通知，他就來見我，談起來也很有緣。他說虛雲老和尚在世的時候，他有天晚上看虛雲老和尚來。虛雲老和尚圓寂之後，他又看見虛雲老和尚來。他沒見過虛雲老和尚，奇不奇怪！高僧，像虛雲老和尚就能色無礙，從大陸到加拿大給他看一看。佛更色無礙，更自在。我們就有礙，不自在。不感冒，怕熱，吹電風，一感冒又不敢吹。在那睡覺，要起來也是不自在，種種都有礙。要是學佛，得佛的色無礙自在，那多好！這是佛的身業。

「救世大悲者」，佛說法度眾生。佛無心，以眾生心為心，佛發大慈悲心來救世。救世要緊在說法，弘揚佛法主要也在說法，不在神

通。沒神通說有神通，那是大妄語，有神通尚且都不說，要緊在說法。所以六祖還留《六祖壇經》，六祖是禪宗一代祖師，蠻可以不說，還說，不說而說。要是發大悲心救度眾生世間，說法度眾生最要緊。

「最勝業徧知，色無礙自在，救世大悲者」，這是歸依佛的三業。以下是歸依法、歸依僧。

及彼身體相，法性真如海，無量功德藏，如實修行等。

「及彼身體相」，法在哪？彼佛那個身、那個體，就是法的理，法體的義相，法的體、法的相就是法寶。「及」有兩種意思，先講法和佛不一，所以有個及字。轉過來，不異，法就是佛的體相。佛的法體，就是法性。法性浩瀚、廣大、深奧，像海一樣——真如海。我曾經

坐船，行到四下無邊，尤其感覺海真是廣大，同時深。真如之理廣大、深奧——「真如海」。

依法性真如海去修，就是無量功德藏。天天修，月月修，年年修，生生世世修，修這無量的功德藏。達到不生不滅——真如理體的時候叫如實修行。最初尊重法，叫如法修行。達到本有心地、法性理體就叫如實修行，這個高。依著法力修行是三賢十信的菩薩，不是凡夫，那就不容易了。法怎麼說，菩薩就怎麼修行，沒有我，但有法，依著法力熏習。進一步達到不生不滅，如實修行，那就更高，如實空、如實不空，我就如實修這個空，如實修不空，那才叫如實修行。「等」，僧太多太多，這如實修行就是僧寶。僧寶要是如法修行，如實修行，

也是修無量功德藏。

「最勝業徧知，色無礙自在，救世大悲者」，這是佛的身語意，這是佛寶。「及彼身體相」也屬於佛寶，在文上正屬於法寶。「及彼身體相，法性真如海，無量功德藏」是法寶，「無量功德藏」也是僧寶，如實修行等，他修的是無量功德藏。

為欲令衆生，除疑捨邪執，起大乘正信，佛種不斷故。

要教眾生起信而不生疑，除疑捨邪執。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一不信，一疑就沒法入，得不著佛法利益。我在街上看見青年在那跑，大好的光陰，大好的身體，在那消耗。早晨叫慢跑，叫半老的人，或者老一點的人，也是跑。七十歲的人，多少個騎腳踏車。

他就是對佛法沒有信心，很可惜，很可憐，要有信心就好。這是舉這一點，其他的事還很多。因為疑而不信，就生起邪執。他要疑而生信，生大乘正信，就沒有邪執，這是相連的。生大乘正信，接續佛陀的種子不斷，就是《金剛經》說的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起信論》解釋分文中有一大科「顯示正義」，就是除疑、起信，還有一大科「對治邪執」，就是捨邪執。

處在現代，弘揚佛法最重要。孔夫子、孟夫子生在周朝就是思想混亂的時候，所以天下大亂。至於迷在燈紅酒綠，因此而死的人那更無量無邊，眾生苦，佛法衰微。這時候菩薩為欲令眾生除疑捨邪執，起大乘正信，佛種不斷故。同學研究《起信論》也需要如此發心，為

欲令眾生除疑捨邪執，起大乘正信，佛種不斷故。我們由自己開始，應當先教自己絲毫不疑，沒有絲毫的邪執，而起純正高超的大乘正信，接續佛種不斷。

菩薩的偈子，前八句是歸敬三寶，後四句是述造論意。除疑捨邪執。世間都是邪執，對佛法種種不信、懷疑，所以造業，吃活海鮮，說吃素沒有動物性蛋白質，邪執太多，還有唯物思想種種，佛法就要對治。諸位來到佛門中也是依著佛法的義理，要除疑捨邪執，求起大乘正信，發心為佛種不斷。早課楞嚴咒前的偈子：「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伏請世尊為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五濁惡世誓先入就為了佛種不斷，為欲令眾

生除疑捨邪執。

《十地論》中，菩薩觀眾生起大慈悲有三種：

第一、遠離最上第一義樂。佛法的樂，眾生都不知道。

第二、具足諸苦，八苦交煎。像我在山間有時候不知道世間苦，一到病院去看病人，加護病房外等了多少人，還有其他的病房。醫師診間外面走廊都坐滿了，樓梯上也坐人，藥局門口排排站，彎彎曲曲排長龍，具足眾苦。還有，我去看車禍的人，死了馬上有殯儀館的人去爭生意，苦不苦呢？亡人眷屬看了也難過，他們在苦不知苦，還去爭生意。

第三、於彼二顛倒。最上第一義樂本有而不知，不去求。妄苦本

空，在苦中還勞碌奔波去求苦。

歸敬述意說過了，開始正述論文。

二、正述論文，有二：初、標益起說，二、正陳所說。

第一、標益起說：標出利益，興起菩薩的論說。

論曰：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是故應說。

「論曰」，是馬鳴菩薩的論。這部《大乘起信論》，不是《華嚴經》，也不是《四分律》，是論。「有法」，什麼法？一心、二門、三大、四信、五行這些法，「能生摩訶衍信根」，「摩訶」是大，「衍」是乘，「摩訶衍」就是大乘，起大乘的信根。大乘信根，一心分二門，一心的心有真如門，一心的心有生滅門。在真如門信不生不

滅的真如、本覺理體，我決定信。在生滅門，我信因緣果報、生住異滅，無常變化，決定不錯。信根：我得了這個信，在心中紮上根，以後能生種種善法，信為道源功德母，由此經十信、三賢十地菩薩，乃至成佛。

所以，大乘的信根我們要求，要修到菩薩那樣神通變化，或是像紫柏大師來去自由，也是由大乘信根下手。紫柏大師聽說已經沒辦法了，喝一口茶，因緣如此，放下，手結法界定印，一打坐，走了。或是六祖、歷代的高僧，像濟公禪師吃了死鴿子能吐出活鴿子。有人說蘇東坡是菩薩示現，他示現絕不叫人知道，他就混在世間場中，他作的文章、他說的話能影響大眾，以至於留到後世。如〈赤壁賦〉，那

就像一篇佛法的文章一樣能安慰人，文中的客就是受他安慰的，就像菩薩法說法。倓虛老法師在五百人念佛聲中往生，在世時或者示現學者，或示現官宦，或示現高僧，都是由摩訶衍信根，了生脫死，超越世間種種。所以摩訶衍信根，我們一定要求在阿黎耶識栽上根，還教它長。信解行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三障漸漸除，福慧漸漸長，都是由信而生，所以求大乘信根最重要。

「是故應說」，眾生由信解行證，由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而因圓果滿，福慧兩足，那多好！我們也是這樣求，因此菩薩應當說。這是初、標益起說，有這個利益菩薩需要說。

二、正陳所說，開始正式陳述菩薩所應當說的，有二：

一、標列，二、解釋。

說有五分。云何爲五？

一者因緣分。

注疏上說：「言不自起，製必有由，名為因緣。」言語它不能自已生起，菩薩製論一定有因由，所以叫做因緣。這一章和其他段不同，這一章和其他章不同，這一段和其他段不同，就是「章別餘段，故名爲分。」《起信論》一共有五分，第一是因緣分。

二者立義分。

「由致既興，次宜略標綱要以爲宗本。」由致就是因緣，因緣既興，就要說了，其次應當扼要的，略並不是馬虎、忽略的略，而是扼

要的標出綱要。這一個魚網往海裡一放，一網網多少魚，趕快往岸上拖，一定把魚網的綱——口上那大繩子一抓上，一拖就拖上來。研究《起信論》，要知道綱要就在立義分。建立大乘起信的義理就在這一分，大乘的宗旨根本就在立義分。

三者解釋分。

宗要太略、太扼要，不免要解釋，有略就要廣釋，才能領會生解，所以要解釋分。

四者修行信心分。

依解釋分的解起信、修行，有解無行就像數他人的財寶，好比小孩跟爸爸到銀行，爸爸是收納台的職員，很歡喜，爸爸今天數了好多

票，等著下班，爸爸給人家數的，不是自己的。但研究義理解釋而不修行，也像數人家的寶，不歸自己，所以這時候應當有修行信心分。寶數完了，要收在自己阿黎耶識，種菩提種子才好。這個譬喻叫做數寶。

相對的還有一個譬喻，兩個字：說食。說圓滿那天吃餃子，料要好，最新鮮的山東白菜，配上綠豆粉條，買點東洋花菇，真正小磨的香油，添點味精，再多添點花生油，餡要飽飽的，皮要薄薄的，熱騰騰的就吃。完了，儘是說，沒有吃呢，說食。事實確實如此，沒有如說修行，但研究義理，就是說食、數寶。

五者勸修利益分。

明威繼光，持誦金剛經不輟。夢一亡兵請誦金剛經求度，光為誦經，夜夢亡兵致謝，但因夾雜不用二字，雖離苦，尚不能超生。光憶誦經時，婢女送茶，揮手婉拒，雖未出口，意思不用。光再閉戶虔誦，又夢亡兵致謝，已得超升。

雖然講修行信心分，指示怎麼修行，怎樣的儀式，可是凡夫根機鈍，懈怠高慢不去修，菩薩其次就要舉益勸修，勸大家好好依著《起信論》去修，得的利益很高。

有人誦《金剛經》給亡人回向，中間下女端茶來了。他搖頭，意思：不用！這天晚上超度的亡魂來了，很感謝，合掌，說是：「今天您老人家誦《金剛經》，我得一半。」說：「怎麼的？」說：「中間您老人家說『不用』。」說：「我沒說話呀！」說：「您老人家心裡不誦了，說『不用』，就不得利益，請您老人家慈悲再給誦一誦。」你看《金剛經》超度亡魂，專心，他們得利益。

好好研究《起信論》，以《起信論》義理再依解起行，解行都融

通更好，莫大的利益。有寺院在建築，我問建築費缺不缺，他們說還缺買地的費用。我說：求人不如求己，好好念藥師咒、拜藥師佛，念藥師琉璃光佛，或者誦《藥師經》求，我建築蓮因寺也都是依著佛法求。昨天有同學問我：哥哥作生意賠了，怎麼好？我說：修藥師法門。玉琳國師就是修藥師法門，前生修藥師法門，今生二十一歲開悟，雍正皇帝的國師，相貌那麼好，這就是利益。其他的靈感太多了，這都是利益。

二、牒釋：重覆再解釋。初、因緣分。初、正釋。

初說因緣分。

問曰：「有何因緣而造此論？」

答曰：「是因緣有八種。云何爲八？

這一段的科就是標牒、假問、舉數、徵起。「云何爲八？」徵問再生起下文，科有大科、小科，或大科裡有小科。經論分科分析比較明瞭。

一者因緣總相：所謂爲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

為了令眾生離一切苦。感覺人生苦，研究《起信論》，人生苦能轉沒有，那多好！能得究竟樂。苦有三苦：苦苦、壞苦、行苦。再是分段生死苦、變異生死苦。苦苦、壞苦、行苦大多數算是分段生死苦，變異生死苦也可以算是行苦。究竟樂就是菩提覺法樂、涅槃寂靜樂。

菩薩、羅漢也有菩提覺法樂、涅槃寂靜樂，不過還有上，唯獨佛是無上。

菩提覺法樂，一入三昧，一觀察，知道多少年後，這世界怎麼演變。我們很苦，怎麼變化都不曉得。要是依《起信論》去修行，修止觀，修到好處，什麼都知道。南北朝佛圖澄大師，那是有神通的。菩薩示現在那種朝代，五胡亂華，這些野蠻民族的王進來殺漢民族，你怎麼度他？你和他說什麼理，他不聽這一套。佛圖澄就示現神通，現神通，他接受。這些國王以至於皇帝問佛圖澄國家前途種種，佛圖澄給說一說，他們就歡喜了。所以菩提覺法樂，真是樂，什麼都知道。這個人還沒說話，就已經知道了，阿梨耶識現出來的，能看出來，那

多好！

涅槃寂靜樂，心海萬丈波濤，八萬四千煩惱一齊起，又想拿刀朝自己脖子一刀，又想拿農藥喝下去，又想吃安眠的藥，就此長眠，又想拿槍，同歸於盡，先打他再打我，鬧了一夜睡不好，或者攻進來了，上面飛機，下面大砲，這時候要是有涅槃寂靜樂多好！

我們所求的目標是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眾生包含父母、兄弟，同學、同參，也包含自己，自己也是眾生。為了自利利他，都能離一切苦，都能得究竟樂。這不但是菩薩作論的總相，我們為佛法也是要如此，為令一切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不是求世間的名利、恭敬。

求名利恭敬，有的是自己根性，有的人站在大眾場合中，不由人就歡喜。再是特別捧人的場面：你老人家最謙虛，我那一次看你老人家又鞠躬，又問訊，太謙虛了。人家說假話，自己就以為真的了。自己就稱揚：你說別的，我都不行，你要說謙虛，我第一謙虛，我實在謙虛。一般世俗人，就是假恭維他，他不由人就歡喜。沾了名，辦不了實際的事，同時也困難。有名，得名就有失，選舉上了就歡喜，落選了，氣得把選舉箱子都給砸壞。名利，為利更糟糕，比名還下劣，比較聰明利智的好名，鈍根的好利，再是為的恭敬。

如此，不為求世間名利恭敬，我們要考驗自己沾不沾名？我的名在雜誌上登出來，我站在大家前面，或者是人家怎麼恭維我，我執不

執著？利益、金錢、物資，再就是恭敬。過去哈爾濱極樂寺有一位修行人來掛單，是個苦行僧，說：你來我們寺做點什麼？貢獻點什麼呢？說：我也願意作淨頭。淨頭是專打掃廁所，或是挑糞的，叫淨頭。說：這個好，我們缺少這種人。作了三天，知道這位修行人是江南天童寺的方丈，古時候天童寺住三千人，是天童寺的方丈退居之後，雲遊到東北，到哈爾濱極樂寺去掛單。那時候哈爾濱極樂寺才住八十個人，人家天童寺三千個人，這極樂寺方丈和尚趕快請回方丈寮，恭敬、種種供養，他不接受。沒辦法，第二天再去供養，這個人溜單、走了，不接受這些恭敬。古人講究雲遊，或是四處走，誰也不認識，一切名利不要。

要緊我們為佛法的目標，是為一切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為佛法、為眾生，而不要為世間名利恭敬。要是一口氣不來，常常報紙上有訃聞，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總經理，常務董事……最後兒孫哭，老太爺死了，十幾個公司，十幾個工廠都成夢幻泡影了，世間名利沒意思，要求出世間菩薩法門才有真實義。

二者為欲解釋如來根本之義，令諸眾生正解不謬故。

如來根本之義就是眾生的一心有二門——心真如、心生滅，這是根本之義，再是生滅門中的覺義。「正解」就是解釋分中「顯示正義」那一大科，「不謬」就是「對治邪執」那一大科。說法要緊解釋如來根本之義。如來從哪來？從真如、本覺理體起用而來度眾生。心真如、

心生滅，覺義的本覺、始覺、始本不二，這都是如來根本之義，說法為這個而說。

三者為令善根成熟衆生，於摩訶衍法堪任不退信故。

這就是下文的分別發趣道相。解釋分有三大科，第一顯示正義，第二對治邪執，第三分別發趣道相。《起信論》五分中的重心，就在解釋分。解釋分分三大科：

第一、顯示正義，顯示佛法根本的義理。

第二、對治邪執，譬如同學回社團講佛學，先講佛法根本的義理，不批評其他的宗教，就像賣東西，一定先說自己的貨怎麼好，人家才知道。講個譬喻，先顯示正義，說「這是高速公路，這是縱貫線火

車。」「你可不要坐錯了。」，就是對治邪執。「這是高速公路，怎麼坐呢？」「你得買票。要想快一點，車好，你怎麼買，在哪等車，在哪下車。」這就是分別發趣道相。

四者爲令善根微少衆生修習信心故。

善根微少的眾生，我那時候信佛了，講佛法給老母親聽，老母親說：「都看見活人受苦，沒看見死人扛枷，六道輪迴，我不信！」再是，都說有鬼有神，你說有？還是沒有？半信半疑。我的老祖母就比較信，善根深淺不同，有的一說就信。善根微少怎麼辦呢？《起信論》就說修行信心分，修四種信心。四種信心是信真如、信佛法僧。四種信心、四種修行都在修行信心分的文中。

五者爲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痴慢，出邪網故。

在修行信心分，第四修行最後文中有業障重、迷惑多，善根不能發現的眾生怎麼辦？就是多禮佛、多懺悔，修禮懺才好。天台智者大師，一邊是修三止三觀的觀堂，在觀堂打坐修止觀，一邊是修懺悔的懺堂。我在二十五年前，我四十三歲，台北流行國際性感冒，很厲害。我說：我不怕，我照樣去。別人說：你敢去！感冒怎辦？我不怕！去了。回到台中就發作，感冒了。那是業障病，感冒，一閉眼，巴黎西餐、法國炸豬排、日本烤鰻魚，盡是小孩時候吃的那些葷菜現在眼前。那時候幸虧出家沒有惡緣，要是在家老母親不信佛，又給作葷菜了。

有點病，吃葷的人就說：吃素缺少滋養，吃點葷就好了，就像吃素的人都要有病，吃葷的人都沒有病。要是過午不食的人有病，就勸：你吃個晚飯吧！那個意思就像吃三頓飯的人就沒有病，過午不食的人就有病，哪有這種事！這是業障現前，這時候就要懺悔。止觀修不好就要懺悔，懺悔完心裡靜下了，再去打坐。止靜盯著佛號念去，有一會兒不錯，再等一會兒，業障又現出來。所以要勤修懺悔，修種種方便來消我們的惡業。

我們內心的愚癡我慢，好比講個笑話，也是實事。爺爺、爸爸、孫子三個人在一塊，小孩調皮，把醬油瓶給摔破了。阿公打孫子：「這囡仔搞怪！把醬油瓶子弄倒了。」爸爸看看阿公，再看看孫子，

「啪！」打自己頭一下，阿公就說：「你這個人這麼傻，自己打自己？」「我看爸爸不公平。」說：「怎麼不公平？」「你無緣無故打我的兒子，我就打你的兒子。」眾生就這麼愚癡，好多事和這類同。慢，也有這種事，爸爸和三個兒子在眼前，爸爸說：「不要吵啊！止靜，不要說話。」一齊止靜。三個小孩子，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雙目下垂，不動。久了，又動，看一下。最後小弟說話了：「亂看什麼！」小弟這一說話，二哥就說：「爸爸你看，爸爸不叫說話，他說話，我們才不說話。」大哥看看兩個小弟就說：「爸爸不叫說話，你們都說話了，就我不說話。」都說話了。那個意思，都是我好，這就是慢。

出邪網故，邪知邪見的網抽不出來，世間就是這樣。修行信心分最後文中的意思就是「為示方便，消惡業障，善護其心，遠離痴慢，出邪網故。」

六者為示修習止觀，對治凡夫二乘心過故。

凡夫的心執著世間，華燈初上，十里洋場，夜生活，凡夫執著有；二乘人就躲開。凡夫著有；二乘著空，不發為佛法、為眾生的心。止觀雙明教我們修行，恐凡夫執著世間，《起信論》就說要修無常、苦、不淨、無我觀，對治貪欲。接著又說要發大願，發大悲，對治二乘心過。如此知道，執著世間，起凡夫心也不好。不為佛法、不為眾生，但為自己，這是二乘心也不好。

七者爲示專念方便，生於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

菩薩為我們開示專念阿彌陀佛這種方便法門，將來生在阿彌陀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注疏說是，怕這一生道業未成，來生再投生到別地方，退了道心。好多過去世的高僧，苦修一世，以後轉生到富貴人家就迷了。很著名的窺基大師，玄奘三藏的大弟子，前生是在山間修行，玄奘三藏勸他投生，幫助他弘揚佛法，投生到大臣的府第就忘了，就退了，要出家，我拉三車才可以——三車法師。那還是遇到玄奘三藏，要是不遇到玄奘三藏，以後或者作了宰相，作了官。

我那時在福州遇見福建省議員陳大蓮老居士，我那時候還年輕，陳大蓮老居士當我們是小孩子一樣。我有個戒兄，比我小十歲，我帶

著他去。老居士給我們講公案，他那時候七十多歲，他說過去海軍部長楊樹莊，老居士青年時候讀完書，就像天津秀才，大學畢業了，有個人人都說是有神通，大家都去問他，好比說鐵筋明天多買一點好，一買，馬上賺錢，大家歡喜了，都講有神通。他就去了，去請問到南京見楊部長，想找事作，不知能不能找到工作。他說：一定能找到。說：怎麼有把握？說楊部長前生是個大方丈，你作他的侍者，你去一找他，他見你就歡喜，馬上給你事作。陳大蓮那時才二十二歲，年輕，說「真的嗎？」「真的！」就去了，到南京，一拜見楊部長，果然馬上給他秘書做。前生的方丈，今生的部長。前生的侍者，今生的部長秘書。因緣觀察，好多這些公案。

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為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勤，「臣勞」之謂也。

你看〈夙孽記〉，來生遇緣就退了。要是生到極樂世界就不退，

退了就苦。還有唐朝宰相杜黃裳，杜黃裳臨終說：我要現圓頂出家。

一定要求寺裡來個師父給剃頭，他還有常常親近的這位師父。有人說可能杜黃裳前生是出家人，這一生迷了就退了，可惜。

八者爲示利益勸修行故。

這是講修行有什麼利益，勸人修行。

在《曾文正公嘉言錄》有講到調養身體，就是「君逸臣勞」最好。臣勞，身體要運動，拜佛、工作，對身體好。身體要是安閒自在，不動作，臣逸；君勞，心裡儘操心，那就不好。操心，操佛法的心還好。大殿建築的時候，建築不出來，停工。我要是愛名，建築蓮因寺，現

在沒錢，建築一半停工了，沒面子。我要是愛名，心裡就煩惱了。我也不管那些，出家人沒有錢，沒有錢就停工，怕什麼，隨緣，如此心就逸。拜佛、工作、辦事種種——臣勞，這是養生，最好。轉過來，君勞，還不僅是操心，要是感情激動，半路停工，沒面子，怎麼在佛門立足呢？農藥半瓶，消滅此生吧！又想，這樣叫人家批評，同時沒建築完就死，繼續建築吧！還是不能建築，這時候心裡就起風波，君勞；臣逸，身子在床上輾轉反側，不動，那對身體都不好。

我們在講堂坐著，身體沒有活動，剛才去拜佛，身體活動。回來君再勞心聽講，臣這時拜佛勞動了，再去坐著不動，聽講經，真好。同學要是看書，考試開夜車，就是君勞臣逸。看書看一個半鐘頭就要

停一停，不要超過兩個鐘頭，這時候起來拜佛十五分鐘，君逸臣勞。十五分鐘後這個力量很大，心很安定，君逸。身體快拜一會兒，不要急，完了再坐著看書，這會兒腦筋特別聰明，記憶力也堅強，這時候再君勞，這樣調換才好。

處在現代，同學在學校，考試期間，平常用功也是，就一個半鐘頭、兩個鐘頭看書，再超過，疲乏，腦筋就鈍。這時去拜佛十五分鐘，決不糟蹋時間，反而腦筋再清醒，那真是像甘露水把腦筋沖洗沖洗，在精神上扎一個特效藥、滋養精神的針，再打開書本看，特別清楚分明。這也是修行的利益。

有如是等因緣，所以造論。」

接著難問：

問曰：「修多羅中具有此法，何須重說？」

《起信論》所說這些，經中也有，何必再造論重說呢？這是難問，以下疏通答對。

答曰：「修多羅中雖有此法，以衆生根行不等，受解緣別。

「衆生根行不等」，或者利根，或者鈍根，所謂如來在世，衆生利根，現在如來不在世，衆生鈍根，我不得不造論，就這意思。利根是比較有智慧、聰明，善根深，而不是巧言令色、世智辯聰。佛法一信就深入，一聽就了解，了解就修行，一修行就不退，這才是利根。鈍根，動手腕、動機巧，或是佛法聽不進去，這是鈍根。樂廣樂略也

不同，有的願意閱大部頭的經、大部頭的論，有的就願意小部的經、小部的論。還有假經、假論之殊，有的要藉著經，有的藉著論深入佛法，不同。所以，雖然有經，我也要作論。

「受解緣別」，在法上的緣也不同。衆生的緣不同，佛法的緣也不同，乃至和這地方的緣、人物的緣種種不同。我們住在哪山好，看什麼經，能深入佛法，也是緣。蕩益大師當年，考慮將來研究哪一教呢？在佛前抽籤兒，先念大悲咒，然後抽籤抓鬬，抓到天台，蕩益大師一生就專研究天台宗，這是緣。經也是緣，法也是緣，地理、處也是緣，人也是緣。這種種的因緣，才著述。

人生就是緣。馬鳴菩薩說「眾生根行不等，受解緣別。」受解，

圓音有二：

一、如來於一語言中，演出無邊

契經海。

二、一切眾生語言法，一言演說盡無餘。

我接受佛法的義理、我解釋，緣不同。有人看經看不懂，看論看懂了。

有的時候看廣的看不懂，看略的懂了。接受佛法的道理、這個解，各有各的因緣，別別不同。六祖從五祖得法了，五祖就告訴：「趕緊走，你走晚了，怕人家害你。」六祖問：「師父！我往哪走？」五祖說：

「逢懷則止，遇會則藏。」六祖也不曉得什麼「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以後到了廣西懷集縣，這地方不錯，有緣，他就在那住了幾年。因緣變動，他又走了。到廣東四會縣，又在那住下。「逢懷則止，遇會則藏」，就是和這地方有緣。

六祖聽五祖這麼說，拿著衣鉢就走了。走了之後，惠明上座老參師父跟著追過來了，他作過軍官又有武術，身體又好，跑得快。快追

到了，六祖一看沒辦法，你要五祖傳的衣鉢，我放在大石頭上，六祖趕快藏在草叢裡，不叫人看到。惠明上座追上了，一看衣鉢在石頭上，一拿，拿不動，怎麼也拿不動，他靈機一轉，也是很有道心的人，他說：「行者！行者！我不是為衣鉢，我為法來，請你給我說法。」這時候六祖出來了，說：「你為法？」「我為法。」為法得要恭敬。怎麼恭敬呢？六祖上大石頭坐好，你頂禮，我給你說法。惠明上座頂禮，六祖就說：「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惠明上座當下開悟。開悟了，惠明上座要走，說：「此後我就是您的弟子，五祖是你老人家的師父，你老人家是我師父。」六祖說：「我們都算是黃梅，都是大師的弟子，別客氣。」說：「你老人家要走，弟子現

在也要走，弟子到哪去好呢？」六祖就說：「逢袁則止，遇蒙則居。」你到了江西袁州就止，遇到蒙山你就居住在那，長久住在那就好。以後果然，可住這地方。

我最初在南部大崗山住，有居士會看地理，問我說：「法師住這山怎樣？」我說：「怎麼的？」他說：「這個山沒有護山，孤獨就這麼一個山。同時這個山像小船一樣扣過來，旁邊沒有配山，你住在這地方，自己得要辛苦，住這地方的人都缺少護法，都要自己辛苦。」果然就這樣。以後住埔里觀音山，他們看地理又說：「這個山，法師要注意，奴欺主。」我說：「怎麼叫奴欺主呢？」說：「這邊是青龍，那邊是白虎，虎高不好，龍高虎低才好。」

以後搬來水里，我並沒有以為好，我那時各處找不到地方了。地理老先生領我找，南部找到鵝鑾鼻，北部找到新北投、舊北投，各處找，找了日月潭也找不到地方，申請也申請不下來，以至於早課都不作了，領大家拜大悲懺，也找不著。我說，菩薩不靈了，再不就菩薩不睬我了。以後居士說是找到了，我看看也沒有什麼。苑裡那時候也有介紹地方，我到苑裡，我叫徒弟去和地主商議，商議到半夜十一點，沒解決，他要提高價錢，沒辦法就回去。回到台中太平鄉，馬上接到水里這邊居士來信，說苑裡地被買走了，因緣落在水里。我一看也並不是怎麼好，別人勸，我將就一點吧！我就勉強答應了。我請地理杜老先生一看，說：這地方好喔！我說：老先生你批分兒吧！埔里那個

山多少分？說：「不過六、七十多分。」「這批多少分？」說：「這個山有九十分。」我也沒有以為是九十分，我那時候很戀念埔里那地方，遇到八七水災不得已才搬的。

以後在這住久了，再看埔里那地方，並不那麼好，這才是確實好，同時這是緣。我在這地方，就感謝：觀音菩薩真有靈感喔！我拜大悲懺沒有白拜。受解緣不同，居處也是一樣，也是不同。居處地理的緣不同，人緣也不同，很不可思議。

所謂如來在世，衆生利根，能說之人色心業勝，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則不須論。

馬鳴菩薩說受解緣別都是什麼緣呢？如來在世，衆生又利根，見

了佛，佛說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定、正精進，當下證初果。再講苦集滅道、四諦十六行相，最後講：汝應知！證四果。那時候眾生根行就這麼高。古人呢，瓶子掉地下，「啪！」打破了，祖師開悟。再不就是，老遠來求佛法，見了祖師，祖師拿著香板「啪！」一下，也開悟。現在人，那可不得了，你隨便打我，你侵犯我的安全，我到法院告你，這怎麼開悟？所以，古人根機利，因為根機高就遇到如來在世。我們就是業障重，生在末法，鋼筆也可以作手槍，強力膠沾東西的也可以吃，這不是業障嗎？

如來在世，能說的人色心業勝，「色無礙自在，救世大悲者」，那多好。如來的色是金身，有神足通作用；如來的心，有他心通、宿

圓音有二：

一、如來於一語言中，演出無邊契經海。

二、一切眾生語言法，一言演說盡無餘。

命通。如來的色業勝，意業也勝。圓音一演，如來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說法，中國人聽，說：佛和我說中國話。日本人聽，說：佛和我說日本話。佛說的聲音，什麼眾生聽了都知道。所以日本人念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就為他示現日本人，說日本話，見了中國人就現中國人的樣子，說中國人的話，那就是一音。無論到哪，只要因緣成熟都能聽到佛說法。佛說的法，各各聽了體會也不同，而都能了解如來所說的義理。佛能一音說法，眾生各類都聽得懂，佛的色心業就那麼殊勝，圓音一演，異類等解。疏中圓音有註解。異類就是各種，天人乃至修羅，人間又有日本人、中國人各種不同。

由此，體會人與人之間也是緣不同，講經的人和我們有緣，我們

就在他那兒聽了瞭解，緣不同。不過還是在色心業勝，要是說法能放光現瑞，大家更是歡喜接受。這時如來在世，眾生利根，還用我馬鳴造論？不用了。

若如來滅後，或有衆生能以自力廣聞而取解者；

自己不明白佛法，遇到阿羅漢為他說法，說了好久，他明白了，又遇著菩薩也說了好久，瞭解了。

或有衆生亦以自力少聞而多解者；

還有眾生不用聽這麼多，稍稍聽一聽，雖然少聽，佛法都明白了。佛法，說是一經通，經經通。道理是通的，人心是通的，聞一點，迎刃而解，都開了。我曾經和董正之談起《印光大師文鈔續編》可能比

《正編》還好。他說不然，開悟的人說的都一樣。他只要一通，都懂，少聞而多解。

或有衆生無自心力，因於廣論而得解者。

第一是佛在世，眾生根利。第二是聽人講，廣聞或少聞，都是佛涅槃後，聽大阿羅漢或菩薩講，多講就是廣聞，少講就是少聞。再往下第四就不是了，阿羅漢也涅槃了，這時候有阿難尊者結集經藏，用貝葉樹葉寫下來，優婆離尊者結集律藏，摩訶迦葉結集論藏，結集好多三藏經典，這時候眾生聽經聽不懂了，就看廣論。

自有衆生，復以廣論文多爲煩，心樂總持少文而攝多義，能取解者。

這種眾生不願意看廣論，因為廣論文太多，或是他太忙，或是他根機就利，不用多看，有《心經》他就能明白般若的意思，或者《金剛經》，他不必看《摩訶般若波羅蜜》他就明白，以至於《心經》的心「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幾句，越扼要，他越歡喜，多了他煩，同時他不用那麼多。「心樂總持少文而攝多義」，文少而能總持很多義，他在這種論中就能取解。

如是此論，爲欲總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應說此論。」

最後是樂少文，文字少的論，而收攝的義理多，這種眾生契機菩薩說的論。如此簡別，我們都是願意少聞。藏經中阿羅漢那些論，像《毘婆沙論》好多好多，講來講去還是我空、法不空，還不如《大乘

《大乘起信論》
宗本大乘實教了
義經，義備恆沙，
故深廣無邊。

起信論》我空、法也空，如實空，又講如實不空，義理廣，它是大乘。如《大乘起信論》，少文而攝多義能取解，很契合我們，正好我們也修大乘。

這是講眾生根行不等，受解緣別，一共有五種。最初佛在世，這第一。後四種，前兩種是廣聞、少聞，直接聽菩薩或阿羅漢，初果、二果、三果的佛大弟子，弟子的弟子，就像孔門弟子，佛門也是傳的，廣聞、少聞，第一是聽佛的圓音一演。第四、第五不是聽的，佛這些弟子也入涅槃了，就是看結集的經論，第四是看廣論，第五是看略論，少文而總攝一切佛法要義，正好菩薩的《大乘起信論》，就是少文而攝多義。

已說因緣分，次說立義分。

《大乘起信論》的因緣分說過了，其次說建立《大乘起信論》根

本要義的這一分——立義分。

立義分二：初、結前生後，二、正立義宗。

「已說因緣分」是結前；「次說立義分」是生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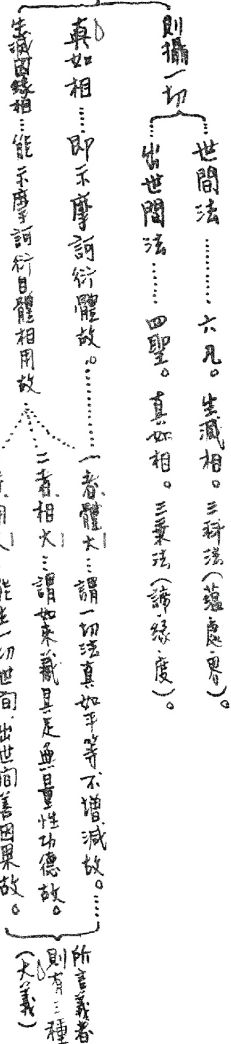
立義分 表解

——《大乘起信論附表》 懺雲老和尚墨寶

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法，二者義。

所言義者

謂眾生心是心



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大義)

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法，二者義。

正立義宗又分三：

初、標總開別：「摩訶衍者」是標總；「總說有二種」是開別。

二、寄問列名：「云何爲二」是寄問；列名：一者法、二者義。

摩訶衍叫大乘，大乘有兩種，哪兩種呢？一者是大乘的法；二者是大乘的義理。

三、依名辨相：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

大乘法在哪？在眾生心。大乘法，我們以為是金泥寫的金字，琉璃、檀香裝的，那是大乘法。「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眾生心，

不是裝訂怎麼高貴的經典，而是在眾生心。由這句我們知道，說是主造的、天給的，這不是大乘法。再是我給你一點，你就成佛有份，那是旁門邪道。心不修到好處，不修到清淨，哪能說誰給一點，佛也不能給我一點，得自己修。「所言法者，謂眾生心。」這句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

這個心一染就骯髒，變成世間法，所以出家人不染世間。家家戶戶都是因為男女而有，再是天天吃葷，好多是喝酒、抽菸、賭博，從生到老就是這樣，這都是世間。覺照世間，越煩厭，就要出家修出世間法。按《起信論》講，這個心從無始劫來就有無明，有無明就有業

力，有業力就要動，一動就生，有生就有滅。本來不生不滅，一有生滅，這時候開展，以無明為因而生三細，一動就是業相，造作業力。好好的可以不動，就要動，動了，賭錢、搶錢，爭到了又賭錢種種，以至於殺人，殺人了被警察抓著嚎啕大哭，泣不成聲。這是世間，就是生滅法。這要是後悔了，由生滅再趨向不生滅，就是出世間法。

這個心像山上泉水一樣，從泉水流出來都是清淨的，都是心真如門流出來的。流出來，往集集這地方流，流到南投，水就髒了。流到台中的柳川、綠川，越流越髒，就變成世間法。在世間久了一看，髒死了，在這兒打混有什麼意思呢？不如參加齋戒會。在台中柳川水溝裡洗個澡，爬出來坐車。到了南投，身上髒死了，用南投的水再洗澡。

到了集集，水乾淨多了，再洗。到水里，日月潭下的水再洗更好，最後走到山間泉巖的水再沖洗更好。反世間的流、染污的流，再返回清淨的水源。

從最初的真如門往外流，越流越髒，由本覺而不覺。由不覺，因為心裡有本覺、有真如，它煩厭世間，怎樣求得清淨才好。這就由始覺再反流，歸到本覺，這是出世間法。隨著真如門而入生滅門，就是世間法。由染污的世間法，由生滅而趣向不生不滅——真如門，這是出世間法。

再按名相說，心一動，五蘊一起生，一動現出色，心就有受想行識。一動就是色，色心再擴展為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心一

動就是六塵、六根，接著生六識，五陰、十二處、十八界。這時候真如自性還有這個作用，在五欲中十分享受了，它有煩厭的心。這一念煩厭的心、懊惱的心，就開始出世間。這時候再遇到因緣，遇到有人講佛法，遇著佛法的書種種，開始生起一念的信心，輕輕的信心、淺淺的信心。漸漸久了，一看確實好，拍案叫絕，無上甚深微妙法，這時候就有甚深的信心。由這甚深的信心就開始修，感覺實在是苦，修苦集滅道四諦；實在是因緣所生，修十二因緣；實在想自度度他，修六度，這就修出世間法，轉成四諦、十二因緣、六度。一動就是蘊、處、界，變成世間法；由動而返靜，由生滅而趨向不生滅真如門，就是諦、緣、度，這是出世間法。

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依著眾生心，才能顯示摩訶衍義。大乘的義理在哪兒呢？依著眾生心能顯示出來大乘的義理。大乘義理就是這兩門：由真如門入生滅門，就變成世間法；由生滅門再進入真如門，就是出世間法，世間法中具足出世間法，這就是摩訶衍義。依著眾生心，才能顯示摩訶衍義就是一心二門三大。依於此心，此心就是眾生心，同時是心真如、心生滅，顯示摩訶衍義就是體相用三大之義，這是基本。

譬如曾文正公——曾國藩這一生，我那時候問台北蓮友念佛團團長王天鳴老居士，我說：「老居士對當代的人物最欽佩那一位？」他想了想說：「我最欽佩曾文正公。」曾文正公真是為了保持文化，因為

長毛賊洪秀全各處孔廟也燒，四書五經也燒，神廟也罰，佛寺也給糟蹋，胡搞亂來，這不行，他就起來。那時，內地十八省，洪秀全佔了十六省，他再打回來，他力量大，十六省通通是曾文正公的力量。他稍稍一翻手，清朝就拿下來了，他底下人都提議，而他不如如此。這才顯出他為文化、為民族，顯示出他那個體不為名，不為利，不為自私。這是提世間的人物。

出世間呢，慧遠大師——淨土宗初祖，達摩祖師在中國是禪宗的初祖，六祖或蕩益大師，當代印光大師作風、弘一大師作風、倓虛大師作風，當代的高僧作風，蓋棺論定，到最後能考驗他的心完全是為佛法，都是由真如自性、不生不滅的體發揮的作用，這個體最高、最上、

最圓融。這其中要有自私，那就差，體上就有生滅。

曾國藩這一生，他的作用，從練湘勇又練淮勇，在湖南練兵，在淮河練兵，練好了就開始打，打到最後，大家都想反清朝，曾國藩他不，尤其這能顯出來他那個體。吳鳳也是如此，由他的行為、他的作用能看出他的心地。吳鳳、曾國藩、慧遠大師、印光大師種種世出世間的人物，都是依這個心能顯出他們是如何，也就是依眾生心能顯示大乘法，看出他的體相用大。轉過來要是不好，曹操、司馬儀、王莽那就不好了，那是體被無明煩惱、我執自私所蒙蔽，現出都是虛妄顛倒的用。

何以故？

「責總立難」，這就要問一問，什麼緣故，由眾生心能顯示出大乘義呢？就是問這句話。

眾生的心自私自利，造惡造業，怎麼能顯出大乘的義呢？這是一個問難的意思。第二，三藏十二部經典，佛陀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眾生心就這麼一點點如何能具足顯示大乘義？責問有這兩種意思。

接著「開別釋成」，「開別」就是分開，「是心真如相」、「是心生滅因緣相」，開兩門。「釋成」就是解釋。

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

是心真如相，真是對妄說，虛妄的生滅心是妄。從早到晚，沒錢

賺錢，有了錢喝酒賭錢，晚上呼呼大睡，第二天再喝酒賭錢、玩樂。有病到醫院，需要錢治病，拿錢再給她媽媽，叫火山上的孝子，錢消耗了再去賺錢，再去騙。這都是虛妄、生滅，不是真如。打佛七，我要和他比，我這次拜一萬兩千拜，他拜一萬拜，比我拜的少，或者心裡求這次打佛七之後，我能得愛國獎券第一獎，或者求那個小姐最後答應我了，這不是體，這是生滅心，大乘體是真如相。

真對妄說，如對變說，不變。在萬丈波濤中，水也不能變成火，還是溼的。真如無論在何時也不會變，只要一念反省，迴光返照，當下就是，說立地成佛就是它，要緊在反聞聞自性，迴光返照。初步，按儒家說，吾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身作的對不對。進一步按佛法，

吾日常觀吾心，反觀自心，當下就是真如。真如要是按否定的遮詮，就是不生不滅的心。參個無字，觀無生、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就是真如。真對妄說，如是對變說。不虛妄、不生滅的是真；不變異、不動的是如，真如的心理現象就是摩訶衍的體。

辦什麼事先抓出大體要緊，我辦齋戒學會也是抓住大體。至於隨機應變，依體起用方便看著辦。女齋那邊時常的，我一去，第二天就要求止語。我說：為期尚早呢！同學才來，還得稍稍講一講，貴校是哪？學佛多久？彼此要談一談才好，等三、四天再止語。男齋這邊都沒有說，我就得提，已經第六天了，今天不止語又是明天，接近圓滿了，趕快，想起來就止語。這也是依體起用，我為同學，這個體還是

大乘法。依體起用，這個體在哪，把它抓住。

這個心，真如的心理現象就是大乘的體，要認識大體，辦事要抓住大體。我們講理，在理上有根據的。在《起信論》講，要求大乘法，先找體。大乘的「乘」好比是車，也可以是船，先找體。找瓦楞紙作船，扔在水裡，還不到海裡，在水溝就泡爛了。找壓克力板作船也不行，找三夾板也不行。找桃心木、檜木、櫟木，那個體作傢俱可以，作船不可以。你一定要找鋼板為體，還要鋼板中特別好的，找體要緊。造船公司要發明軍艦，要先把體找出來。找大乘法，也是先找到大乘法體。

什麼是大乘法體？眾生心的真如相——真如的心理現相，就是法

體。怎麼叫真如呢？真是對妄說，如是對動說。生滅法是虛妄的，因緣所生法，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生住異滅不是真實的，是虛妄的，都是生滅的，不是如如不動的。心裡要是不生不滅，那才是真心，如如不動，這是大乘法體。要是想修大乘，先找到心理的真如相，先得體，依體起用再去修行。

當年韓愈請問大顛禪師：弟子軍政事務太繁重，在潮州做刺史，太忙了，我怎麼應付一切呢？我想看三藏經典，沒時間看，怎麼辦呢？大顛禪師默然，就是要抓住體，心裡要不生不滅。所以語錄上說：師良久，大顛禪師默然。這意思先抓住體，通俗講先寧靜、安定。寧靜安定並不是在那什麼不想，而是觀照不生不滅、清淨本然的這

個體，把這個體先找到。韓愈不明白，我問問題，怎麼禪師默然不動呢？韓愈在那瞪眼不知道。侍者三平就拿著禪棒，在禪床上敲三下。韓愈：喔！依體起用，應付一切。韓愈瞭解了。

依體起用，應付一切，這就是佛法。要是知道這個，蕩益大師說：「參禪也能開悟，念佛也能得一心，都能了生死。」就是辦事，要是一切都依清淨本然、不生不滅的體起用，為利益一切眾生、為佛法，都能破我，都能了生脫死，這就是大乘法。

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

這個心，生滅心，由因緣所起的現象，能顯示出摩訶衍的體、相、用。真如相但是體；生滅因緣相又是體，又是相，又是用，三大都有。

是心真如相，有生滅都是妄想，不生不滅才是真；念念都不生滅，如如不動，就是如。真如心相是大乘法體，由此才能發大心。所謂寧靜致遠，心裡寧靜的時候，眼光才能看得遠，事情才能辦成功。寧靜致遠和這個相似，但未必能說到是心真如相，遇事先鎮定，所以一般國家元首遇到大事，他有個別墅、山莊，到那靜靜的考慮，或是有智囊團，大家一起商議，都是心接近真如相才可以。

是心生滅因緣相，就是心生滅，為什麼生滅？有因緣才生滅。找鏡子的體，這鏡子你摸摸看，這是玻璃為體作的鏡子，不是木頭，也不是鐵板。生滅是鏡子面上照出來的，不生不滅是鏡子的玻璃，鏡子以玻璃為體。要想求大乘，先抓住體，要求大乘體，就是心先要不生

不滅，不生不滅是心真如相，這是大乘體。

心生滅，由不生不滅再起用去掃廁所；起用去作飯；起用去打法器；起用去工作辦事；起用去作早課晚課；起用來研究《起信論》。

一會兒上課，一會兒下課，都有生滅。我想來是因，打板緣到了，我們就來。時間已經超過十一點，這個緣一段落了。我肚子餓，想吃飯，這是因，待會兒過齋堂，這都是心生滅因緣。在生滅因緣中都是由清淨自體而起清淨莊嚴生活的相，起的作用。觀想世尊托鉢出來了，我們隨從世尊到齋堂舍衛大城乞食，這也都是依自體起的用。要是弄點高粱酒或白蘭地到齋堂，吃炸雞腿或烤鰻魚，那就不是自體相用。齋戒這種生活，都是由清淨的真如自體，現的清淨莊嚴相，而起自利利

他、善因善果的用。從早到晚，心裡生滅，種種因緣變化，都是大乘的自體所現的相，由體而起作用。由這種生活就知道，他們都是由清淨體而發心來此，起的作用都是真善美的作用，有善因必有善果。這種生活多好！由這種日常生活，生滅因緣能考驗出，大家的心是清淨的體，清淨莊嚴相，自利利他善因果的用。

因為真如相就是體，玻璃就是鏡子的本體，不用再說，當下就顯示，真如相就是大乘體，所以說「即示」。「即示」，當下就是；「能示」，生滅因緣相是能示的，所示的是體相用。看曾國藩——曾文正公這一生的作為，就是他的用，由他的用能知他的體。

在《影塵回憶錄》中，倓虛大師到靈巖山見印光大師，印光大師

說：「你在北平，你想霸佔人家法源寺啊？」倓虛大師頂禮，一聽苗頭不對，也就不說了，默然。印光大師說：「出家人哪能這樣！」倓虛大師也不辯，也不說。等印光大師說完了，沒別個話，倓虛大師方便善巧，說是怎麼怎麼的。印光大師一聽，喔！那我不對。趕快叫侍者泡茶，招待倓虛大師。這是當時的情形，印光大師那意思：「你怎麼講《大乘起信論》，而你的體不是真如相，怎麼要霸佔人家法源寺！你起的用都是侵犯、想霸佔人家。」倓虛大師一說、解釋，還是為佛法、為眾生，由真如起的自利利人作用，並沒有被無明煩惱、我執、自私所蒙蔽，還是大乘的體。由這個能顯示倓虛大師在法源寺的作為，還是由自體起的相用，由這個相用能顯示真如自體。

有一次，有幫忙建築的人來看我建築，他扭頭有點懷疑我。我說，我絕不隨便使用施主的金錢，我都用在佛法。我也不高聲，我還低一點聲。建築以後，他看起來，我也是都用在建設上，並沒有自私自利。蓮因寺大眾也是，我給多少錢，剩多少就交給我多少，都是由自體起的相用。世間要能如此，減少多少麻煩。不然，法院就打官司了，種種的貪污舞弊、假公濟私。所以明白大乘法太好了！同時增加自己的幸福。美國都市建設和新加坡建設那麼好，都是他們體上現出的相，由他的相能考驗那個體。我們的建設、繁榮也能看出發奮作為這個體相用的意思。

所以心有生滅，一生一滅開始發動，這個因緣相就是無明為因生

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心最初一動為因，藉境界為緣，這裡頭有生有滅，在這生滅因緣能顯示出他的眾生心是大乘的體相用。大乘的體相用，由不生不滅的如來藏，一動，本來具足的不生不滅心就成了生滅心。不生不滅的如來藏，變成生滅心，叫阿梨耶識。阿梨耶識它有業力在裡頭，就像水，幾天不動就冒泡，就要壞，就是業力。蕩益大師說，夏天水不用了，馬上要倒掉，不要出門忘了，回來生蟲了，一條黑黑的像線一樣，完了再倒出去，又殺了蟲子。聽說印光大師持大悲咒水，一放多少天也不壞，那就是清淨的意思。

我們眾生心不清淨，不清淨就要冒泡，就要壞。心一動就是業相，業相一動馬上就有個能見相、有個境界相，在這境界再起心動念。眾

生心，由不生不滅的如來藏一動而成生滅心，不生不滅心就是生滅心的本源。不生不滅心一動，就生業相、能見相、境界相。境界為緣，華燈初上，晚間大家依這個境界造業，各各不同。要是品學兼優的同學都是在燈下看書。要是信佛，還點上一支香，一炷馨香，百拜彌陀，虔祝椿萱，福壽康樂，或修戒定慧，啟發真心，那是自體相用，那個好。由能示的相用能顯出本體如何。

真如是當下一念不生，當下就是真如，不用能示。生滅因緣由作用、現相能考驗他的本體，本體也是清淨。心有生滅因緣也能顯出自體相用，不過這是能示。所示的是自體相用，能示的是心的生滅因緣相，這是按義理說。按著文義，「心生滅者，隨熏變動故」，這是總

舉生滅門。「因緣者，生滅緣由故」，因緣就是生滅的緣由，就是起生滅因緣以下的文，都是由阿黎耶識而生出來心意識，由阿黎耶識而生的生滅因緣。

注疏上說：「何故真如門中云即示，生滅門中云能示？」因為真如是不起門，是不生不滅門，不生不滅當下就是體。好比鏡子，你看玻璃是透明的，亮堂堂的，就是真如相，這就是鏡子的體。鏡子體不是木頭，也不是銅、鐵，就是玻璃，玻璃透明，就知道這是鏡子的本體，所以真如門講「即示」。生滅門，好比鏡子照出來的相一推測，這大鏡子是不是鐵板作的？或是木頭、三夾板作的？不是，水銀往上抹照不出來。看理髮廳大鏡子綻亮的相，人一坐就能照出來，有那個

作用，一定體是玻璃的。由心生滅因緣相，能顯示出體相用三大。

所以按生滅因緣是推測顯、體驗顯；按真如，當下就是，不用能顯所顯，沒有那些，所以即示摩訶衍體。心的生滅因緣相，推測考驗這裡頭有體相用。「以真如是不起門，與彼所顯詮旨不別，故云即是，以是不起，故唯示體。」真如講不生滅，不生不滅當下就是體。生滅是起動門，一起動就有染有淨，能所不同，種種的分別，這時候就有能示、所示。所示體相用的這個體，就是生滅門的本覺。在生滅門說，雖然真如被無明迷了，還是良知良能，良心本來覺悟的，就是被無明所蒙蔽，午夜夢迴，還有本覺。殺人犯，自己知道不對了，痛哭流涕，他有本覺嘛！可是，事前他就忘了，他去殺人，還是他作的。他的本

覺就是做了些不覺的事，還是他，生滅的自體還是本覺。明白體相用、生滅因緣相、即示能示很重要，這個義理要明白了，其他就容易明白，立義分這是基本的。

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爲三？

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

一切法，第一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出世間法是四聖，世間法是六凡。一切法，世間法就是生滅，出世間法就是由生滅趨向不生不滅。

由不生不滅真如門而為生滅門，心就染污了，起惑造業、吃喝嫖賭，作汪洋的大盜種種，作了好多，心也不增，還是這一念。他的本

覺、自性、良知良能、真如，也不減。再怎麼染污也不增，清淨也不減。轉過來，反悔再去修行，多生多劫修清淨法，積了多少功德，他那個心也並沒有增。惡都改了，改了也不減。他那個真如還是平等的，「真如平等不增減」。「隨流加染而不增，反流除染而不減」，「反流加淨而不增，隨流缺淨而不減」，實在是染淨所不能虧的，始終所不能易，這就是體大。

最初的注疏，「體大者，真性深廣」，理很深很廣，凡聖染淨皆以這個體為依，所以是大。再解釋，因為什麼大？空間徧十方。極樂世界那種莊嚴，都是阿彌陀佛當年發四十八願，唯識唯心所現。好比娑婆世界，當然是各國有各國的，各州有各州的，無論走到哪，都是

唯識因緣所現，都不出我的心。看到哪，都是因緣果報，唯識所現。

我們的心，你說大不大？再大的飛機，或者軍艦、輪船，都是依這個體作的，這個心也是大。要利益眾生，作多少功德；要損害眾生，殺幾千萬人，都是這個心，也是大。大，不增不減，真如平等，那就是體大。

一切法也可以說物質現象是色法，心理現象是心法；也可以說是染污法、清淨法，種種說法。還有，法的定義：任持自性、軌生物解。這是在教理上、注解上，不是法性的法。「法王法無法」，那是直指真如自性那個法性的法。這裡一切法，或世間法、出世間法，或是講大乘法，這個法大體都有任持自性、軌生物解的意思。譬如印光大師、

虛雲老和尚，他老人家那個心，由心現出那個相，就知道他老人家那個心是在法性法，或是真如法。任持自性、軌生物解，這是法的定義。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

為什麼佛說真如自性，又叫做如來藏呢？人人本具，可是沒開顯，真如在纏，叫做「如來藏」。纏就是藏，沒開顯出來，那個意思大家都能成佛，所以叫如來藏，也叫佛性。具足無量性功德故，神通妙用，「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湧百寶光，光中湧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明，皆徧示現，十恆河沙，金剛密跡。」如來體大具足無量的自性功德，能現出無量功德相。

《真心直說》，可以說是直說真如心，是禪宗的古德高僧作的，

禪宗專修心真如。其中有真心的異名，真如心的名稱很多，在《梵網菩薩戒》叫心地，在《涅槃經》叫佛性，《起信論》叫真如，《維摩經》叫法身，《金光明經》叫如如，《般若經》叫涅槃，《圓覺經》叫總持。一法千名，應緣立號，種種不同。

禪宗叫做自己，就是本覺，也叫正法眼藏、正眼，或叫妙心，或叫主人翁，或叫沒有底兒的鉢，還有叫沒有絃的琴，還叫無盡燈，都是真如，也叫沒有根的樹，或叫吹毛劍，斷煩惱斷得快。毛吹到劍上，因為劍太銳利，一吹就斷。無論什麼煩惱，真如一提起，都能斷，叫吹毛劍。還叫摩尼寶珠，那真是無價之寶，要什麼有什麼，一切都是本來具足的，或是叫心源、心印、心鏡、心月、心珠。再是，真心有

體用不同。真心的修法就在體用上，怎麼叫內外全體？怎麼叫內外全用？怎麼叫即體即用？怎麼叫透出體用？研究《起信論》後，再看《真心直說》作參考用功，很好很好。（真心異名：真心息妄，請見附錄三。）

一切法，世間、出世間法——蘊、處、界，諦、緣、度。普通說：色法是物質界，心法是精神界。一切法的體大是真如，真而不妄，如而不變，是平等的。一染一淨，體是平等的。風平浪靜，或是波浪滔天，水還是水，體就是水，濕性，平等不增減。二者相大，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如來藏就指這個體，開顯了就是如來，沒開顯叫如來藏。這個體，講相大不是有形的、形而下的相，而是形而上、義理的相，那是具足無量自性功德，無量無邊。通俗說，孝悌忠信都由

它起的，仁義禮智都具足；慈悲喜捨也具足，常樂我淨都具足，具足無量自性功德。

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

由體起用，什麼事都能作好。讀書、用功，先靜一靜，書本再打開。靜一靜就是攝用歸體；再看書，依體再起用，看得特別敏銳，清楚分明。不能說心裡想什麼事，一邊開本再看，越看越迷糊，心裡也煩。一定把心就像電視機一收，攝用歸體，依體再開本，這時候有一、兩分鐘，三、五分鐘更好。體會這個意思：攝用歸體，依體起用，看書也好，工作種種也好，能生一切世間善因果；看經、看佛書也好，修行也好，這是出世間。

世間是蘊、處、界；出世間是諦、緣、度。世間就是生滅，所有的生滅就是有為，動則萬善隨身。出世間就是戒定慧趨向靜，靜則一念不起，都是由體發揮。再是善因果，從最初動工，同學幫忙，寺裡辛苦建築到現在，都是依體起的用，所現的相。雖然是有形的相，也是由無形的義相所發揮。建築好了，大家在這用功很歡喜，就是有善因果。

至於殺盜淫妄種種，這些是不是依體起的用呢？不是。是體被無明蒙蔽起的用，就像戴假面具，裝土匪或是裝鬼，一嚇人害怕，那都是虛妄的作用。所以用大，真正說，都是由佛的法身而現出的報身、千百億化身，這是佛的用。佛的用，就知道我們將來成佛也有這個用，

這第一，報身、化身是用大。在個人用功，染污了，反染成淨，起始覺智照本覺理，這是我們的用大。

虛妄的造惡，殺盜淫妄嫖賭種種，這個是不是用大？也是由體大被無明煩惱蒙蔽，而起的虛妄的用，也算用，可不是大，虛妄的用是自傷害他。報紙這兩天報的，哪個人殺謝國城，很好心的人被人殺了，這種用自傷害他。完了自己又泣不成聲，叫警察抓著了，自己就自責，這都是虛妄的用。要是知道這個，怎麼不把虛妄的用變成真實的用？能生世間出世間的善因果，自利利他，不自傷害他。

大乘的意義，先講「大」——體相用三大；接著講「乘」。

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

已經坐車到家的人，就是佛，他坐什麼車？門口停一輛車，他就坐這個車。路上，在前面很遠的，將要到目標，可是還沒到，那都是些菩薩，他們坐什麼車？也是坐體相用三大的車，坐眾生心。

注解說，佛是標果望因，菩薩是舉因望果。本覺理不生不滅的心是所乘，能乘是始覺智，始覺智還是從本覺理起的理智的用。

已說立義分，次說解釋分。

解釋分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顯示正義，二者對治邪執，三者分別發趣道相。

「顯示正義」，解釋立義分的大乘法和大乘義。

「對治邪執」，不合乎正義就是邪執。對治邪執有幾種，其中有

一句話最重要，都是從我執來的。要是沒有我執，就沒有邪執。正的明白了，邪的不執了，就要「分別發趣道相」，實踐實修，不能有理而沒有行，佛法有理有行。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爲二？一者心眞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

第一大科顯示正義，眾生心如何分兩門？這兩門如何又各總攝一切法呢？這兩門像鏡子一樣，真如門是玻璃，生滅門是鏡子面的相。這兩門都包括宇宙人生一切，總攝一切法。一切法：染法、淨法，世間法、出世間法，色法、心法都包括。生滅門能包括，真如門也包括。生滅門森羅萬象，體都是真如，所以生滅門所有的，真如門都包括。

森羅萬象，生滅門都包括，由不生不滅而生滅，由生滅再還流返源，再入真如門，生滅門也包括一切。

眾生心，用鏡子譬喻，鏡子面上照出來男女老少、中國、外國，人人物物，從早到晚，來來去去種種，都是生滅門；鏡子本體玻璃是真如門。如此，無論本體玻璃或是鏡子照出來的，都總攝一切法，染污的法也攝，清淨的法也攝。來個人是殺人的疑兇，是貪污的罪犯，也在那理髮。有個信佛修持很好的人也在那兒，都在那一片鏡子照出來。如此，染法、淨法，生滅法、真如法這兩門，即現象界、本體界，一切不出這兩門，都能總攝一切法。照出來鏡子相，不離玻璃體；照出的相都在鏡子面上，沒照出鏡子面之外。所以生滅門和真如門，都

能收攝世間出世間一切法。

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

怎麼說一心有兩種門，這兩種門都能總攝一切法呢？因為這兩門不相離。鏡子的玻璃是鏡子面的玻璃，鏡子上面照出什麼都不離鏡子的玻璃，生滅門不離真如門。鏡子所照出的人人物物都沒超出鏡子面以外，沒超出生滅門。鏡子面所照出生生滅滅的人物，都不離鏡子本體。鏡子本體能照一切，生滅門也能。這兩門不相離，所以能各各總攝一切法。

再用金子譬喻，真如門是金子，生滅門是金子所作的器皿，瓶子、盤子、耳環、金戒指、懷錶、手錶、金釵子、領帶的金扣子、金

簪子種種，都是生滅門的現象，而都是金作的，本體都是真如。宇宙人生所有一切森羅萬象是生滅門，生滅門不離真如本體，所以這兩門都包括一切法。一切法，註解講染法、淨法，照說世間法、出世間法，色法、心法都包括。

既分兩門，開始先講真如門。

初、顯示正義，分兩科：一總，二別。前面所說是總的略說，以下是各別詳細解釋。

初、別辨二門顯動靜不一，二、會相入實顯動靜不異。

初別辨二門顯動靜不一，又分兩科：初真如門，二生滅門。

初、真如門，分二：初、顯體離言以明觀智境

離言真如

二、依言辨德以明生信境

初顯體離言以明觀智境，這是觀智所觀的真如，要觀在這，顯真如的體大是離言的，依言而要離言，依著標月指頭看到月亮了，就不要再看指頭。佛經都是標月指，都是依言。依言之後觀心，就會歸心上。會到心上，再不想心真如門、心生滅門，那是背佛經、背菩薩的論，那不是真修行。修行得依言會到心的本體，那才是真如。真如是觀智的境，觀智所觀照的境界。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

在賢首宗講的法界，配合《起信論》，理法界就是真如門；事法界就是生滅門。法界，我以為是佛界、世界的界，在《中邊論》，法

界的定義，界是以因為義，所有諸法的因。不過，我總想，既然說界，也是範圍，就是眾生心範圍徧太虛空，徧法界。一法界的一，不二的真心叫做一，絕待的真心叫做一。絕待的真心徧太虛空、徧法界。森羅萬象太多了，大總相。法，包括太廣，要入門，要智慧觀照。「門」，說是聖智通遊，是聖人觀智所通遊，就在那觀。

好比到東京，看看銀座，看看熱鬧街，到紐約也是一樣，都是心真如所現的相，太多了，叫大總相，都依心真如能現出來，能看出來，以心為體，能回頭觀心，才好。我就看美國公墓，鋪的青青碧草，一個墓一個墓，就像一萬個人體操，排列的整整齊齊，這麼看也是一排一排，那麼看也是一排一排，都是亡魂的公墓。看起來，再好如美國

是人間天上、天上人間，最後看那墳墓，也感覺眾生就是生老病死。能看見那些，都是心真如為體，而現出相大的相。如此觀察大總相的法，再觀察真如門，觀照心真如。

觀照再說一說，不外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一住色生心就是眼識，住聲生心就是耳識，住六塵境界起六心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塵，前五塵都是物質的現象，前五識都是心理現象，都是心相、色相，而不是心的性。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不是六塵也不是六識，不是色相也不是心相，而是心性。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就不生，不生就不滅，這是真心，真實的心。所以六祖聽人誦《金剛經》開悟，《金剛般若》是《般若經》中的金剛，而這幾句是《金剛》中的金剛。這也是示現

融會諸妄
以顯真如，
不分別諸法，
不隨之轉
乃顯心性體。

給我們看，就是不住生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不生不滅心。

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

這一科是會妄顯實，妄是一切諸法。一切諸法：世間法、出世間法，色法、心法。一切諸法都是依妄念而有差別，分別這是幾克拉的，這金子純不純，這個鈔票是真的假的，三圍多粗多細，鞋子什麼皮，衣服什麼料子，女人的裝飾品要分別起來，越分越多，都是從眾生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一切諸法是境界，妄念是心理，離心則沒有這些境，心境相對的。有妄想的心念，就有虛妄的境界。一切諸法就是一切境界之相，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種

種分別。所以不觀聽歌舞倡伎，就是教我們遠離差別的心念。

是故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一切法要是離妄念，沒有差別，離心念，沒有一切境界之相，就是真如。如此，一切法就是真如，從本以來離言說相。說的真如，並不是真如。說是真如，先寫一橫再寫一撇，再寫個目字，這就是真如嗎？離言說相，離名字相。看廣播、電視上賽球，「打過去！」「傳過來！」「扔的！」「秀！」沒秀到，這都是言說相。言說相有名字相，有中鋒、左鋒、右鋒、把大門的，這都是名字相，都是些生滅心。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虛妄的轉過來就是

真如，依著言說相，依著名字相，依著心緣相去說，去立名，去體會，然後還得要離，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

言說，說的都是名字，名字是依言說而說的。要是離言說名字相，就是言語道斷，不用講，說了就錯。離心緣相，心行處滅，心一動就不對了。心不動當下就是。要是言語道，就是聞慧；心行處是思慧，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離言說相、名字相，就是不可議；離心緣相，就是不可思。

非聞思慧境，
唯正智相應。

世尊最初成道，馬上要入涅槃，當下就是，何必我說？這時大梵天王，跪著求世尊說法。雖然就是這個，不說眾生不了解，這才說法。還得依言再離言，最初就想離言，沒有依言還不行，就講文字般若，

由文字般若才能起觀。佛法要是不研究，佛門弟子自己就變成外道。佛法要是不研究，對境界分別不開，障礙打不破。那麼六祖也不認識字，他開悟了。廣欽老和尚也是，而他老人家修證那麼高。六祖也可以說是示現的，六祖那種修行是多生多劫的，而在那一生特意示現不認識字。再是六祖多生多劫修行，到那一生成就了，依言而要離言。不然，要是不依言，不依經論研究，那是盲修瞎練。再是，不明教理，人物都認不清楚，一盲引群盲，相率入火坑，走錯路。尤其處在現代，一定要依著文字般若才可以，依言再離言，進一步離佛法的言語相、文字相，才能見到真實相。

「畢竟平等」，在染法中嫖賭菸酒，在淨法中持戒念佛，心性不

變，真心不變。真心本自清淨，染污了，迴光返照，當下就清淨。所以，佛不拒絕一切眾生，因為眾生都有本覺，只要發菩提心，都能成佛，立地成佛，畢竟平等。《中論》說：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心經》說：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都是畢竟平等，沒有變異。沒有變異，就不可破壞。有變異就破壞了，就像玉的鐲子，古的盜瓶，打破了就有變異、破壞。沒有變異，沒有破壞，就是一心，所以叫真如。

離言說相、名字相，離心緣相，不可思不可議，「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思議不上，一思議就不對。聞思修也是，最初討論、思議，依這個是依言真如。用功的時候要離言。不可議——言

語道斷，不可思——心行處滅，那時候才是心真如。不可思，不可議，不可立名，勉強對眾生說，這叫真如。

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

「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就是離言語相、離名字相。「但隨妄念，不可得故」就是離心緣相。名字相、言語相、心緣相也是一連串的，有妄念就有言說，有言說就有名字相。觀本返源，再求真如相，這時候再說真如兩個字，也沒有真實的名字相、言說相。

一切世間的言說，各種學系，讀書這是好的。行菩薩道，這都是五明，研究佛學是內明，菩薩也學五明。世間種種分別，染污的，也

是言說。教怎麼偷、怎麼搶，白蘭地怎麼配，給人摻酒，肉是什麼肉，豬肉、牛肉，豬尾、牛尾，種種的言說，這是虛妄的，染污的。轉過來，佛法也是言說，說到極處，在生死關口，但能念一句阿彌陀佛，別的都不能念。要是會歸自心就是無量光壽，都不用說。不過這一念自性抓不到，我們就念阿彌陀佛，求佛力。無量光明、無量壽命這一句佛號就是心真如，證得心真如這個人，名字就是阿彌陀佛，我們就念阿彌陀佛，求阿彌陀佛加被。

所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我們起妄念，妄念上加妄念，更是妄念。轉過來妄念，我們往佛法求，反流歸真，歸到真如，不可得故。說的真如都沒有相，不但沒有名字相，也沒有一

切相，一切相都盡了才見心性。普通說，醒啊！醒啊！也不醒，奏音樂也不醒，怎麼樣也不醒，最後「啪！真如！」醒了。念了一句真如醒了，佛立個名，菩薩立個名，叫真如，也是醒我們妄想的迷夢。

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

經典說到極處，最初說阿含，又說方等，進一步說到般若時，就是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佛說的真如兩個字也是遣一切的妄想，「真」遣一切妄想；「如」遣一切變異心、生滅心。說到極處，體會到這，真如這兩個字也不要。

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

著相迷性故遣；
會相歸性，相即
妙有之相，性即
真空，相即性，
性即相，故不可
遣。

真如體偏一切法

遣的是言語相、名字相，遣的都是相，而真如的體不能再遣。真如體也遣了，完全都沒有了，就是斷滅空。「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遣的是月亮的障雲，障雲盡了，真如的本體就像心月在空中朗照。

以真如的言說、真如的名相遣虛妄、遣變異，遣到最後，真如的言說名相也遣，真如的本體不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都有這個體，一切法都是心現的相，什麼都是真的，不必再遣，連一切法也不遣。到那程度，火也燒不著，水也淹不著，一切法都是真的。

「終日吃飯，沒吃一粒米；終年穿衣，沒穿一絲縷」，「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行住坐臥、語默動靜都是一切法，穿衣

吃飯不離這個。穿衣吃飯也是一切法，在這要是不執著，能迴光反照，一切法都是真的，都是我們的實驗室，都可以隨緣盡分。美國人以美國人立場弘揚佛法，中國人以中國人立場弘揚佛法，在美國人的境界怎麼修，在中國人的境界怎麼修，利他也是，自利也是，一切法悉皆真故。

「亦無可立」，也不用另外再立個什麼，你說針，也是真如說的，你說線也是由真如說的，針、線、刀、剪子種種說都不離真實，不必遣，也不可立，當下就是，不要再立。再立就是帽子上又多了一個帽子，當下就是，還立個什麼？普通說「去除煩惱重增病」，當下沒有煩惱。去除煩惱，就是見鬼打鬼，鬼就和我們打。當下一提起沒有鬼，

說是「去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當下就是，還往哪去找？往哪趨向？不要去除，不可遣，煩惱不可遣，真如體也不能遣，當下就是真如。真如也不必另外再立，一切法都是真的。不可遣，是見了真如體才不可遣，不見真如體還得要遣。真如體顯了，就不用遣。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真如。

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才叫真如。不可說就是不可言、不可議；不可念就是沒有心緣相，這時候是真如。

問曰：「若如是義者，諸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

這太微妙不可思議，衆生云何隨順而能得入呢？

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

可念，是名隨順。

一切法：色法、心法，染污法、清淨法種種說法不同，按佛法的戒法、定法、慧法說，說到極處一念不生，這是無上甚深微妙法。所以雖說，要是有能說所說的還不究竟。有能說所說，都是因為我們不明白，佛為我們說，菩薩為我們說，祖師為我們說。要是達到那個意境，沒有能說所說。所以佛法有能有所，是下手功夫；無能無所——能所不二、一如，不二法門，那是究竟。雖說，都是依體起用，能說所說，到了究竟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那是真如本體。

念，起心動念去念，有能念所念，也是如此，本來沒有能念所念，說也沒有能說所說。好比火車要開了，鈴響了，趕快一跳上車，不用

離念之念——正念，
修行功夫也。

念成三昧，不念
而念，念即無念。

古人一年萬年，
萬年一念，

不可朝三暮四
間斷之也。

再搶了，已經上車了。這時候沒有能趕、所趕的，已經上車了，車一開，離言說。最初有能說所說、能念所念，能念所念、能說所說中，再體會沒有能說所說，能念所念。

若離於念，名為得入。」

念念體會，雖說沒有能說所說，雖念沒有能念所念的，這是隨順真如。體會久了，達到無念的境界，名為得入。離念了，這個才是。最初能禮所禮，能念所念，能繞所繞，能誦經所誦經，最後入到止靜，三下木魚一打，無念，這是入了真正的心真如。

如此修行，尤其是念佛法門，就是以一句佛號驅除一切妄念。這一句佛號念到極處，歸到無念，可是念佛法門不停在這，不念而念。

前為行起解絕
今依解起行

這一句佛號——無量光明、無量壽命就是覺，也是指我們的心真如，念阿彌陀佛就是念心真如，證到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的是阿彌陀佛，我們跟著念，和阿彌陀佛的心相通。所以，體會無有能念所念，或是起觀智達到無念，念而無念，這完全是自力；無念而念，我們再念阿彌陀佛，這力量大。有阿彌陀佛佛力加被，自力又感動他力，自他二力，這力量偉大。

離言真如這一科就講到這。「顯體離言以明觀智境」，科底下說：「釋上立義分中真如義」。以下這一科是「依言辨德以明生信境」，科底下說：「釋上立義分中真如相」。前面離言真如，是解釋立義分中真如的義理，這裡依言真如是解釋真如的相，這要前後對照。總說

依言真如

這一科是依著言說來辨德，辨別性德——自性本具之德，來闡明生信的境界，就是信真如。生信就增福、增慧，增強記憶力、解釋力。環境幸福，生活水準能提高，都是從這上求，所以要在這生信心。

復次，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

先舉數總標，以下開章略辨。

云何爲二？

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

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

就像言語說話，最初也可以先略說幾句，之後再廣釋，詳細解釋，這也是菩薩方便善巧。

「云何為二？一者如實空」，如真如實相空出一切虛妄的、染污的。虛妄的、染污的都空出了，才能究竟顯實，顯出實際的真如。實相沒有一點染污，沒有一點虛妄，就像鏡子的本體清淨光明，鏡子玻璃都擦洗乾淨了，乾乾淨淨，連擦的法都空了，鏡子才能照到真的。虛妄的是空，才叫如實空。這時才能究竟顯出清淨光明的本體，顯出如實不空。

「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如實空，空的是虛妄的、染污的，虛妄、染污都除去了，如實的真如實相，還有不空的在。研究空宗，要是不研究相宗或法性宗，有時候就墮落空。墮落斷空不好，要注意。所以研究空宗也應當研究相宗——唯識宗，再研

究法性宗，空有不二、真如法性才好。註解上說，不是如實自體也空。如實中虛妄、染污的空；如實不空，虛妄染污的無明煩惱空，如恆河沙無量的煩惱，對煩惱說就有無量的功德。眼前說，種種建設也是從如實不空的心才能建設起來，以至於飛機，也是都從如實不空的心造出來的。要想成佛，要想開拓人生，也是由如實不空發揮力量。成佛，乃至世間所有一切光明幸福，都是如實不空的心本具的。這是略辨，以下廣釋。

初、空，二、不空。初空：

所言空者，從本以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

倒心妄境，
情有理無；
真如之德，
理有情無，
故不相應。

所言空，無始劫來，眾生的真如和一切染法都不相應。好比清淨水，和一切油合不起來，油是油，水是水，都和它不相應。「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種種差別都是所取的相，虛妄心念是能取的見。一切法差別之相，都是虛妄的境界，都是由虛妄的心念生，顯示如實空沒有這些。顛倒的心、虛妄的境，都是在虛妄的情上有，在真理上沒有；真如的性德是真理上有，而虛妄的妄情沒有，所以不相應。

一切染法和如實的真如不相應，真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虛妄心念是能取、能執一切法，一切法是所取、所執的。我在小孩時，西餐才剛出來，聽說在西餐廳有發生這種事，服務生拿

著布丁，到你前面，你留一點，到他前面，他留一點，來到這位先生前，他以為都給他，他一接，服務生一付「你留一點，不是整個給你！」這一抽，再看他一眼：「不懂規矩！草人！」接的這個人覺得太難堪，這就想殺，就要惹出事情了，要拿刀、拿槍。夜總會、夜生活那些地方，就是你爭我奪，人我相對，心境相對。點心拿來，我以為給我，服務生往後一撤，再瞪他一眼，這是所取的境；很體面的人覺得很難堪，心是能取。事過境遷哪有這些！這是破我們的迷執，減少多少災禍。一切法都是所取的境界；虛妄心念是能取心，本來都沒有。凡夫所想的那些，能想的心、所想的境，都不是真的，要知道啊！這是略明，底下廣釋。

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

「非有相」，不是凡夫想的那個心相、境界相。非有相，那麼就無了嗎？真如都沒有了，一切都沒有了？不然！「非無相」，有如實不空的在。我們以為真如是金剛鑽石？金剛鑽石有形的是真如？不是那個，不是虛妄的心、虛妄的差別相，非有相。那麼就無了，沒有真如？說到斷滅空，非無喔！有。要那麼說，非有相又非無相？非非有、非非無。再非就是思入非非。這個非，非到最後見真，而非想非非想處還不見真。

證得真如，
佛菩薩說則
皆不違。
凡夫則開口
便錯。

真如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和四空天——非想非非想處天，不同在哪？就是非想非非想說得很高了，他根本不知道真如。他但說是想對，是不想對，又想又不想，又非想非非想，他以為最高了。而心真如門，他知道心真如，本自不生不滅，真如自體，這是正義，佛法要緊在這。四空天，他的理弄錯了，根本不知道真如，所以是頑空、斷空。印度古代哲學，研究到這，依這個修定，一錯錯到底，他定功多久就支持多久，定功消失了就墮落，因為他根本沒觀到真如上。

這裡的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非非無、非有無俱相是心真如，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先說心真如，所謂心性不生不滅。這個體

就是界，一法界大總相法門就是心，真如就是體。心真如的真如，一法界大總相法門的體，心性的性都是一樣，名相不同。心真如是對心生滅說；一法界大總相法門，大總相是對別相，森羅萬象都是相。心性是對心相說，或是對色相說。色聲香味觸，這是色相；眼耳鼻舌身意識，這是心相。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的心，有生就有滅。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的心，不住生心，生而不生，就是不生不滅的心性，就是心真如。

真如自性，不是在五欲上，在男女、名利上，以為是那個有，不是的。真如自性沒有那些虛妄的有，「非有相」。沒有虛妄的有，那麼就沒有了嗎？那就斷滅了，佛法很要避免斷滅。眾生要是有斷滅

見，就感覺悲觀，死了就沒有了，有時就容易鬧自殺，或是殺人同歸於盡。所以，斷滅見也叫頑空，很不好，依這個修行墮落在四空天虛妄的境界，散亂也容易趨向悲觀、自殺、殺人同歸於盡。要是以為真如就是無相，真如是沒有一切相，以至於真如根本沒有，這不對，「非無相」。

如此說有，非有相；說無，非無相，那麼真如非有相又非無相。菩薩說，你們執著真如像金銀財寶、男女酒肉一樣的有，我說非有。你們又說根本沒有真如，死了就是了，你們說無，我說非無相。非那個有相，非那個無相，你們要是說真如是非有相，非無相，也不對，我就說非非有相、非非無相。一個非是非，兩個非就沒有非了，真如

還是有，真如又有又無，也不對，非有無俱相。

如實空

如實不空

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非有相就是如實空，鏡子所現的種種都是虛妄，鏡子的玻璃上真空，沒有這些。說非有就是無了？非無，有鏡子。古人銅板照鏡子，現在好比玻璃鏡子，清朝末年還有鑲鏡，我們的心以玻璃鏡子比喻，那什麼都能照出來。以摩尼寶珠、金剛鑽石比喻，那真是寶貝，非無，有這個寶貝心珠，那心珠真是妙有，非無相。非非有相，就是真空即妙有，非非無相就是妙有即真空，非有無俱相就是妙不可思議。

說是真如非有相，真如是有嗎？酒喝了就是甘露水，吃了肉就能超度他，那就天天多吃肉超度他，以至於做男女的事情一同修法，那就是真如？那非有相。你要說有，就是增益謗，真如如實空。你說無，

有……增益謗
無……損減謗
雙非……戲論謗
雙亦……相違謗

無是損減謗，謗法，真如如實不空。要說是非有相，又非無相，這不成戲論了嗎？這是戲論謗。要是有無俱相，就是相違謗，自相矛盾。所以，這四個都非。凡夫執著有，二乘執著空。二乘執著空是我空、法不空。外道執著空根本是斷滅空，還不如二乘。這裡大多是破凡夫外道對空有的執取。

佛法有表詮、有遮詮。比方真如、實相、菩提、涅槃，這叫表詮。非有相、非無相，非一相、非異相，不常亦不斷，不生亦不滅，不、非、無，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都是遮詮。一個表詮、一個遮詮，表詮是用肯定的名辭來顯明，遮詮是用否定的名相來顯明。非、無、不，這都是否定的，說蘋果是什麼味兒？不是梨的

味兒，梨酸。不是酸楂味，酸楂味更酸，蘋果有甜份。蘋果不是蕃茄的味兒，也不是奇異果的味，不是這個，不是那個……漸漸了解蘋果的味兒。

因為真如自性不好說，證得到了才是。釋迦佛和阿彌陀佛見面，那真是會心，凡夫根本沒有到家，這什麼味兒？佛也沒辦法，菩薩也只能這麼說，非。你說黃金寶貝，真如可不是那黃金，非有相。說根本真如沒有了，非無相。

這個非不但是解釋這麼說，連行門用功也是，說是行起解絕。正在起行，想黃金和真如都寶貴，非有相，不要想黃金，不能想，不是幻有的相。說不想就是完全不想？要觀照，非無相。完全不想就是無

想定，要觀照真如自性喔！非無相，有！有常樂我淨的心。

「非一相，非異相」，說真如是一，真如是異，這是哲學家，印度外道。要說是主造的，宇宙人生只有一個主，那就是一相。非一相，眾緣和合唯識現，不是一個相。要是一個相，主從哪來？眾緣所生，因緣所生，唯心唯識所現，非一相。又說是宇宙人生，神太多了，都能作主，不是的，非異相，做得主還是我們真如自性。

再是，在相上說，非一相；在體上說，非異相。說是人心不同，就像人面不同，這都是因緣所生的虛妄相。一念不生，都是真如，非異相。非一相，又非異相，那麼真如是非一相又非異相？這又非，非一相非非異相。說是兩非就抵銷了，又是一相、又是異相？就說非

一異俱相。這和前面有無相對的。前面有無多分指著凡夫對宇宙人生的迷茫，以為有，以為無，好比我說鬼神種種，老母親就說：都看見活人造罪，誰看見死人扛枷？那就是無相，斷滅空。我講鬼神種種也是表明真如非無相，可是不斷也不常，生老病死，無常、演變。相對這麼辨別，討論之下，篩、篩，篩出真的。

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

有、無、一、異種種分別都和真如不相應，所以說空，空出種種的妄心分別。要是離了妄心，無有可空，不空就顯現。

這四句，還需要再研究。研究久了，漸漸就能體會了解。第一次

研究就覺得清楚分明的，那是在解門上比較有善根、有智慧。普通說離四句、絕百非，就是講真如。

依言真如的如實空說到這，接著講如實不空。

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恆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

有無、一異，都是虛妄的心念種種分別。這都空出去了，沒有這些虛妄的，真如的法體顯現，這就是真心。

這個真心是常的、恆的、不變的，普通說生滅既滅，寂滅現前。修戒定慧，生滅門的生滅心都滅下去了，寂滅現前，就是涅槃。涅槃自性具足四種德：常、樂、我、淨。涅槃自性，不生不滅的自性、心

性是常的；心相生滅滅是無常的。涅槃自性真有法樂，禪悅、法喜，做事做對了，辛苦做完了，心裡也有樂。有人車禍，我們救到最後，送到醫院，脫離險境了，這裡頭也有樂。孟子三樂也有樂。讀書預習，老師講完再複習，這一課我完全裝在心裡了，也有樂。這都是依著常樂我淨的自性而樂，真正的樂，而不是酒肉男女，那種樂是苦因。

「常恆不變」，今天講東，明天講西，變來變去，那不是真我，不變的自性才是真我。真我能真實利益自己，也能真實利益人。假我不能真實利益自己，也不能真實利益人，能真實自利又利人的是真我。

「淨法滿足」，清淨的心法和清淨的色法現出來淨土，自己的住

處內外也是要清淨。清淨的境界、清淨的心能滿足就是淨德，常樂我淨。世間現的都是不淨，水溝裡髒的，拉的、尿的，或是四大假合的身體有膿瘡，很髒。真如自性是清淨的，西方極樂世界淨土，也是由這個心顯現的。往生極樂還沒有純粹徹底的淨，可是心海面上都是信願行一片念佛聲，漸漸也是淨。表面那些骯髒垃圾都清淨了，清淨的心也顯現，不過還沒完全淨，就是極樂凡聖同居淨土，要是完全都淨了，那就是常寂光淨土。

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惟證相應故。

也沒有凡夫執著的相可取，離念的境界不是凡夫所能達到的，唯獨佛與佛才能體會到。我們怎麼好呢？我們沒有證到，我們相似的，

揣摩體會佛的理智，再依著聖言量，依著佛說的，佛不騙我們，歷代祖師不騙我們，印光大師、弘一大師也不騙我們，我們信聖言量，以我們凡夫的程度有時還執著，就這麼體會，我們雖然沒有證得到，信解行證，也要解釋到。

真如門，依言真如說到這，接著開始講生滅門。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

這一科是標體，講心生滅的體是如來藏，也就是真如。如來藏：真如在纏，叫做如來藏，藏在其中，依這個開顯能成佛。叫做如來藏，著重在真如，真如在纏；叫阿黎耶識，阿黎耶識的相是唯識的相，唯識的性是真如，名不一樣。阿黎耶識多分從生滅的識心上說；如來

藏——心真如在纏，有時講不生不滅。如來藏多分講真如，阿黎耶識多分講生滅。如來藏雖然講真如，而被生滅心滲入。阿黎耶識雖然講生滅，究竟都是歸到唯識性。說生滅的唯識相，最後講到唯識性，歸到不生不滅。

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黎耶識。

所謂不生不滅和生滅和合，注解上說，並不是不生不滅的心，另外倒一點生滅的水，和合起來，不是那個意思。而是不生不滅心一轉動，變成生滅心。不生不滅，這是水的濕性，而水的波浪就是生滅心，也沒有另外添上，還是由不生不滅的心轉動而成。眾生心無始劫來就是生生滅滅的，可是無始劫來的不生不滅性也沒間斷，也在其中。並

不是眾生心本來不生不滅，無明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開始才有生滅，和不生不滅和合，就像涼水添上熱水。眾生無始劫來就是生滅和不生滅和合，無始劫來就是阿黎耶識。

佛也方便善巧說，說無始，說有始就不合乎哲理，有始以前怎麼回事？有始以前有什麼？佛說無始。眾生的阿黎耶識是無始，真如自性有始。成佛了，真如自性開始顯現。這時候眾生阿黎耶識終了，有終。所以眾生的阿黎耶識無始而有終。真如自性，有始而無終，一成佛永遠成，不會再迷。

生滅和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這有幾種譬喻：第一種是水，第二種是金，也能用鋁譬喻，用銅譬喻，慈舟老法師那時用麵粉譬喻，

種種譬喻都可以。生滅是波浪，不生不滅是水的濕性，水再怎麼生滅，波浪濤天，水的溼性不變。再是金子，作大金盾，或作細的雕工，像黃豆那麼大的金子，雕出來裡頭有十三層的寶塔，塔裡有佛，那麼仔細，金子還是金子，金子本質並沒有變。不生不滅是水的溼性，或比喻金子；生滅現的相千差萬別，就是金子作的器皿，或是波濤，一個波濤一個樣子，種種不同。

「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不是一個相，也不是別異的相。生滅千差萬別，不是一個相；生滅的性是不生不滅，非異。事非一，而理非異。「名阿黎耶識」，這是立名。標體、辨相、立名，這三科是總說，解釋生滅心法。

那個心叫阿黎耶識，要說它一樣，它造殺盜淫妄；要說它不一樣，只要反聞，回光反照，立地成佛。這都是如來菩薩說法方便善巧，要我們怎麼由生滅而轉向不生不滅才好。阿黎耶識，真諦三藏翻作無沒識，沒有斷滅，永久的，乃至成佛。玄奘三藏翻譯稱藏識，攝藏的意思，義是一個，名不同，實在都是這個心、眾生心。

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爲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

覺義與佛同，非異；不覺義，千差萬別，三細六粗、生住異滅，種種不同，非一。覺義能攝一切法，不覺義能生一切法。覺義，就像玻璃鏡子清淨光明，什麼都能照在鏡子玻璃上。不覺義，背覺合塵，

千差萬別，森羅萬象，往外流去，就生一切法。覺義能攝一切法，攝相歸體。不覺義，越生越多，越迷糊。

再解釋覺義和不覺義，先解釋覺義。覺義的覺字有始覺、本覺。現在開始講本覺。

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

在阿黎耶識中辨覺義，就像心真如門一樣，不過它是從阿黎耶識生滅心中所明覺義。一心分二門的心真如和心生滅是相對的，而這裡覺義是在生滅門中辨覺義，生滅門中有不生不滅門。

「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心緣相。離心緣相就「等虛空

界，無所不徧。」覺的意思還是離念，就是無念。「等虛空界」，再沒有森羅萬象種種差別。凡夫的心，就是個人執著，螞蟻執著螞蟻的洞，蜜蜂執著蜜蜂的窩。眾生都有，一個心有一個洞、一個窩。要是離開這個洞、這個窩的念，離念，心就等虛空界。「南無常住十方佛」，就是教我們心放開，要徧虛空界才好，無所不徧，徧太虛空，無邊無涯。

離了妄念的這個心理現象，「等虛空界」，徧太虛空，「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

「法界一相」，太虛空界無量無邊，一個覺心，一相，周徧法界都平等。這一念覺心和如來一樣，如來和如來一樣，眾生和如來一樣，

所以叫平等法身。法身就是法性，色法的性、心法的性。色法性、心法性，法性怎麼叫身呢？由法性能現出來宇宙人生，由法性才能修行成佛，由法性建設的大殿，由法性考上大學，什麼都是法性所造的，就像身體能造一切，所以法性就叫法身。

我們的法性都被法相所遮蔽，法相要是能看清楚，當下就是法性，一切法就是真如。如來的法身，我們本來也有，我們只是迷了。所以，在佛是已經開顯的清淨法身，我們還沒有開顯。雖然迷了，本性還是覺悟的，性不變，就叫本覺。

法身的意思，我們也要了解，法身並不是真有這個身，這個「身」是對四大假合的身譬喻說，法身就是法性。法性是色法的性、心法的

性，都不離眾生的心——阿黎耶識，要是開顯了就是清淨法身佛。法性，眾生和佛是平等的，佛佛也是平等的，所以叫如來平等法身。在空間徧十方，等虛空界，無所不徧。雖然是無所不徧，徧法界，而這個心就是一個覺，是一相，依著這一念心，說是本覺。心體要是離念了就是本覺。心體離念，不執著螞蟻洞、蜂仔窩了，就等虛空界無所不徧。眾生心的本體有覺性，這個覺就像電燈一開，徧照十方法界，一個覺悟相徧十方，普照法界。這一個覺悟的無盡燈，諸佛如來都有，諸佛如來都是眾生成的，所以是如來平等法身。依這個法身，說眾生本來是覺悟的，有個本覺心、本覺理體。

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

怎麼叫本覺呢？這是對始覺來說的，本來覺，迷了又開始覺，始覺所以有始覺，從本覺起，才有始覺，始本不二，這是解釋本覺的名。前面講本覺理，現在講本覺名。

眾生不覺，弘法的人就說：人人都能成佛喲！人人心裡有個佛性，叫做本覺，本來覺悟的。要是走私，抽大麻煙、速賜康、強力膠，或是賭博、喝酒，就不覺了。雖然不覺，要是迴光反照，反聞自性，一念念佛，就叫始覺——開始覺悟。

開始覺悟從哪起的？從本來覺悟的心起。始覺從本來覺悟那個心來的，開始覺悟叫始覺，所以對始覺說，這叫本覺。實際始覺就是從本覺起的，就是本覺，也不離本覺。

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

依著本覺，眾生一迷，一念無明就不覺了。依著不覺，再遇到善因緣、佛法因緣，或是聽人講佛法，遇著佛經、祖師語錄、菩薩的論，或是自己有病，感覺人生苦，或者五欲都滿足了，滿足到極處生厭離心，這開始始覺，依不覺而有始覺。如此，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有始覺，依始覺再修，始覺合乎本覺。如此，所說的本覺、不覺、始覺，都是名相，都是過程。到了極處，平等平等、不可說不可說，離言說相，離名字相，哪有本覺、不覺、始覺、究竟覺，乃至離心緣相，那才是始覺合本覺，始本不二——究竟覺。

一信佛，忽然就願意看經、打坐，心很勇猛，這是善根深厚，持

續的期間又久才好。這個期間過了，又墮落，就像寒暑表，落下去了。要是善根再深厚的，又有第二次，再激發起來，藉著因緣，或者大病一場，或是遇到什麼打擊，或是看經、聽講，又有第二次。第二次有時候又落下，還有第三次，這是善根比較深厚。根是能生義，法性宗叫做根，法相宗唯識叫做唯識的種子、菩提種子。

迷了不覺，遇善因緣又開始覺，就叫始覺。無論是持戒——能持的心，念佛——能念的心，參禪——參的心，修不淨觀的心，或是四諦觀十六行相的心，三諦三觀的心種種，這都是始覺。念佛的心，念到不念而念，念而不念的時候就有點相應，始本不二——始覺智和本覺理不二，就是究竟覺。

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

三賢十地都不是究竟覺，最後達到妙覺成佛了，這才是究竟覺。

開始覺悟到究竟覺悟，這中間有生住異滅四相。上文心生滅說阿黎耶識有二義：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講覺義，心體離念，這個覺心就是如來平等法身，依這個平等法身叫做本覺。本覺是對著始覺說的，始覺也是依著本覺說始覺，是相對說的。依著本覺而不覺，不覺以後遇著善因緣而始覺。始覺覺到心源，徹底覺了，就是究竟覺。還在返流還源，還沒有徹底達到心源，則是非究竟覺，這中間還有三賢十地種種菩薩的階位，有滅異住生的過程。

此義云何？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開始講始覺的過程，由始覺達到本覺，在這过程，有生住異滅，文上說滅、異、住、生。

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不覺故。

這是《起信論》相當精彩的地方，很好！

如凡夫人，那可不是我們凡夫，這個凡夫人可了不起，也是登菩薩位，是十信菩薩。我們凡夫不夠格，我們信心有時候有，有時候無。十信菩薩他念念知道本覺在心，不忘本覺，念念在念，念茲在茲。他因為無明業力，他一念起了惡念，馬上知道不對。這一念起來又落下去了，說：怎麼起這一念？第二念就不讓它起來。這雖然叫做覺，即

是不覺。因為不覺的心、迷的心，這一念妄想已經過去了，所以這雖然叫做覺，還是不覺。一念過去了，馬上第二念知道是在那起惡念，第二念就不讓它再起了。這已經是了不起了，是十信的菩薩。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這還不知經過多少念，然後才省察到，我們凡夫一般世間人更不用說。十信的菩薩是前一念起惡，第二念馬上警覺，那是十信菩薩，登菩薩位才有這種信心。

因為起的惡念落下去了，屬於生住異滅的滅，滅後才覺。所以，滅後第二念算是覺。前一念惡念，生滅的心滅下去了，照前一念說，就是不覺；照後一念說是覺。這是講覺、不覺的覺義，本覺、始覺，始覺的過程在生住異滅的滅，滅下去才覺。前一念不覺，一生一滅，

後一念才覺悟，知道不對了，起了一念惡念。這屬於生住異滅的滅，滅了才覺，前一念還是不覺。

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覺於念異，念無異相，以捨麤分別執著相故，名相似覺。

如二乘觀智，這了不起，羅漢的觀智、聲聞緣覺的觀智。初發意菩薩是三賢菩薩，那比前面十信的菩薩還高。初發意菩薩不是普通初發心的凡夫，已經是三賢的菩薩。他覺於念異，感覺自己念頭一朦朧，分出來境界相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馬上起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是第六意識，對色聲香味觸法的境界，就起執著相，起貪瞋癡。這一念分開了，分色聲香味觸法，分眼耳鼻舌身意，有別異，不是貪，

就是瞋，就是癡，也是不同，所以說是念異。貪瞋癡變異，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也是變異，有心、有境，變異。

一切法本來是真如相，一執著，變成執著相，就是六塵，是我們執著的相。不染六塵，不起染心，不起分別，一切法一切境界都是清淨的，無別異的。在相上是執著相，在心裡是粗分別。最初細細的分別，開始能見相、境界相，由細分別而粗分別：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你看他瞪我一眼，瞪得好兇！你看這是黃金、美女！分別由微而顯，由細而粗，這是心理的狀態。一念不覺，心裡就有心有境，境被心所執著，就是執著相，心由細分別而粗分別。心和境相對就變異，分心境，再由細變粗，由不執著而變成執著，這是異。

知道分別執著不對，要變異，馬上把心收回來，念無異相，念不生不滅那個相，非異，本覺自性非異，如此就能捨離粗分別。粗分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貪瞋癡的六識，能把三毒六識的粗分別心捨離，又把執著的六塵相能捨去。粗分別是六識三毒的心；執著相是六識三毒所執著的六塵相，都能把它捨去，這叫相似的覺，還沒有歸到不生不滅的本覺。雖然沒有歸到不生不滅的本覺，和本覺相似，叫做相似覺。

普通講，第六意識轉成相似的妙觀察智；前五識變成相似的成所作智；第七識轉成相似的平等性智；第八識一念不生，變成相似的大圓鏡智，運用智慧將八識變成相似的四智就很好。

生住異滅，十信的菩薩是滅後才覺。三賢的菩薩和羅漢、緣覺的

觀智是當下心一迷、再一分，一別異就覺悟了，當下把粗分別執著相捨了，這叫相似覺。

如法身菩薩等，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麤念相故，名隨分覺。

進一步是法身菩薩等，從初地乃至九地。普通說初地叫歡喜地，見了自己的自性，叫歡喜地。二地是離垢地，持戒到二地才能完全清淨。到了八地，馬鳴菩薩是八地菩薩，八地有八地的境界，也是地地不同。證得法身，親見法性，稱法身菩薩。

覺於念住，心本不生，不生而生，一生就朦朧一住，住在無明上，感覺不對，趕快轉過來，念無住相，不住在無明，這時菩薩離開分別

粗念相，名隨分覺。

念本來不住，這時候住，住在分別粗念相。分別粗念相是分別染污、清淨的，染污的不要，一定要清淨的。凡夫必須有分別，吃素就是吃清淨的素，不能有豬油，太陽餅有加蛋的也避免，下手必得從這下手。說要是吃素就會被殺死，那我寧肯死而要吃素，這是法執，這是菩薩。吃葷不死，吃素就打死，死就死，被打死了。死了之後，靈魂飄渺，各處看因緣不成熟，就來到信佛的人家投生，這是實在的事。同學中好多善根深厚的，有在世間經過一番的，也有純樸而善根深厚的學生。過去弘一大師經過多少的過程，然後才毅然決然信佛修行，都是過去生中的善根。由分別粗念相而進入不分別粗念相，這都

是法身菩薩，地上菩薩才能作。不過不分別粗念相，並不是吃葷，而是示現得更清淨，持得更清淨。

這個分別是分別染淨，法執。這公案好多，不過大體相通。有幾個精彩的，用功也需要提撕。龐居士夫婦子女，一家四口都開悟了。有一位比丘持戒很精嚴，聽說龐居士一家四口都開悟了，去參方看一看，不遠千里走到了。這時候龐小姐知道了，龐居士說：「丫頭啊！你去度化度化他。」龐小姐就到門後站住，比丘到了，門這麼一推，一下衣服觸到龐小姐身上，持戒比丘拿刀把袖子割下去。龐小姐一看：喔！持戒果然很清淨，過去把比丘臉巴子一摸呀！完了，比丘要把頭割下去，喔不能割！一轉念，她和我打機鋒，這裡頭有理，這我

不行，轉頭就走。比丘就執著分別染淨，龐小姐這麼摸我一下，這就是染淨分別，不是前面說的粗分別。粗分別是在六塵上起貪瞋癡，這是在六塵上持戒不持戒的染淨。要能坐懷不亂，在五欲中而不亂、不動、不分別，那就高了。

可是要是沒達到那個程度，躡等、越級，這是修學最忌諱的。不是佛法，連儒家也避諱。我在北方遇到一個修密宗的，男女交媾還修密法，修密法就破，哪能修得成！喝酒吃肉也是，沒達到不分別，那不可以隨便的。

如此，有染淨的分別，有法執，而沒有我執了。前面粗分別是我執起貪瞋癡，這是法執，所以不叫粗分別，而但叫分別。粗念相，不

是無明微細的念相，這時候已經有無明，有見相、現相，有相續相、智相，這個心不是細念相，而是粗念。漸漸心擴展已經粗了，不是微細的。這時候由微細發展為粗的念頭、粗的心理作用。可是，他覺悟到念頭住在分別粗念相，他就離開這個分別粗念相，一離就不住了，生住異滅這個住相就沒有了，這叫隨分覺。這一離，馬上見到真如自性，見到法身。

前面念無異相，還沒見到法身，朦朧不清。隨分覺，好比初三的月亮，到十四的月亮。初三見到月亮了，十四也見到月亮了，但不是圓滿的，十五的月亮才圓滿。前面異相相似覺怎麼譬喻呢？有月亮是有月亮，但有雲霧遮蔽，朦朧相似，知道有真如自性，見的朦朧不清，

所以叫相似。這裡是清清楚楚的，破一分無明，見一分法身，叫做隨分覺。

生住異滅，從滅講到異，異講到住，最後講到生，追到究竟覺，這是心的本源了。

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

這麼修，修到九地的菩薩都越過去了，滿足方便，積功累德，自利利他，種種方便的法門修到最後，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微細的生相無明都不生，微細的生心都不生了，一念相應，和不生不滅的本覺相應。這時候覺知離了本覺的心，就沒有

不覺，心本不生，就是覺心初起，生滅既滅，寂滅現前，這時候心沒有初相。怎麼說沒有初相？就是夢醒了，沒有說是我頭會兒是作夢，醒了就醒了。

遠離微細念故，微細的生滅心都遠離了，達到不生不滅。生滅是心相，不生不滅是心性。微細的生滅心都滅了，心相都滅了，才見到心性。這時候心常住，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菩薩能把這一念心展開為萬年，萬年收為一念，他沒有時間性，所以心就常住。這是徹底的覺悟，叫究竟覺。

微細念就是生相。由激動的生滅心，過去了就是滅相。由激動的滅心，異相，分心、分境，心裏對境界的執著分別，也是很激動的。

到了地上菩薩、法身菩薩住相，執著清淨的、染污的，這時候心裏不那麼激動，生滅心輕微一些。腦溢血、心臟麻痺，都是生滅心激動。由激動的生滅心變輕微，輕微到極處，最後那一念生滅心不生了，就是菩薩地盡，滿足方便，積功累德，生生世世修，最後觀照到不生的心了，生心不生了，不生的心生起就是覺心初起。不生的心生起，心沒有最初的生滅相，生滅都不生了，不生不滅心起，那時候心哪有個初相！因為遠離最後微細的生相無明，心裡沒有生相，沒有生滅相而不生不滅，就是心性。有生相，有生有滅就是心相，不生不滅就見到心性。不生不滅，心就常住，有生有滅就不是常住。這時候見到心性，心就常住，這叫做究竟覺，徹底覺悟，成佛了。

觀無念，
即為自性彌陀，
念西方彌陀，
念至自他不二，
即始本合一。

是故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

千頭萬緒、妄想雜念本來都沒有，本有只要觀想不生不滅，不生的心就是無念，能觀無念才是向佛智，往菩提路上走。衆生的心本來無念，要是能觀無念的心，這就是由不覺而照本覺，本覺無念。這樣的過程，經過生住異滅，始覺才達到究竟覺。

又心起者，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謂無念。

又心起者，什麼心起呢？覺心起，而沒有最初相可知。最初什麼相？就是沒有生滅心，生滅既滅，寂滅的心，就是無念，無念的心就是覺心最初的相。由有念到無念，覺心現起。這是覺心初起，不是生滅心。覺心初起，沒有初相可知。要說初相，初相就是不生不滅，不

生就是無念。

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

眾生心裡無始以來，就沒有離開生滅的妄念，未曾離開妄想雜念，所以叫無始無明。

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以無念等故。

心相普通說是心理的現象，心理現象有生住異滅四個過程。「以無念等故」，心相是生住異滅，心體本來無念，要是達到心體就知道心相。從鏡子玻璃看鏡子面上的生住異滅和玻璃本自無念一樣，再有什麼生住異滅，玻璃體沒有生滅。達到滅、異、住、生，生住異滅都

沒有了，達到無念就是本覺。得著本體，才知道心所生的生住異滅在鏡子本體上說，都和無念相等，有念都是虛妄。

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

大夢初醒，沒有始覺之異，因為生住異滅在本覺上說，沒有這些變化。在鏡子本體上說，鏡子開始照的相，一個老頭兒來理髮店理髮，理完又走了，在鏡子玻璃上沒有這些。鏡子相有這些，鏡子玻璃體沒有這些。在本覺上說，在玻璃體上說，鏡子面上的生住異滅，根本都是虛妄的，鏡子本體沒有生住異滅，也沒有始覺之異，本來就是覺悟。所以，始覺就是本覺。說始覺，是為度眾生而立這個名相，始覺就是

本覺，沒有始覺之異。以生住異滅四相俱時而有，都沒有自立，都是虛妄的生滅心，無論是生、住、異、滅都是本來平等，都是一個覺心。

到這是一大段落，生滅門有覺義、不覺義。初明覺，覺中又辨始覺、本覺。先辨本覺，後辨始覺，這是略辨。接著廣明二覺，先廣明始覺，廣明始覺就是生住異滅。滅是十信菩薩；異是三賢菩薩、或是羅漢；住是法身、九地菩薩；最後生是十地菩薩達到圓滿，要成佛了，達到究竟，這都是講覺義中始覺的過程。有一段注疏，我畫上綠圈，在前文「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這是說明始覺所起的緣由，這一段注疏實在是把这个覺字說到空。

諸位看注疏的文：「明起始覺之所由也。依本覺有不覺者……依

不覺有始覺者……此文意明本覺成不覺，不覺成始覺，始覺同本覺。以同本覺故，則無不覺。無不覺故，則無始覺。無始覺故，則無本覺。無本覺故，平等平等，離言絕慮。是故佛果圓融，翛然無寄。」因為始覺同本覺，則沒有個不覺，哪有個不覺？要是沒有不覺，則沒有始覺。沒有始覺也沒有本覺，平等平等。這些始覺、不覺、本覺，都是一個覺，無所謂覺不覺，離言絕慮，和離言真如一樣的意思。「是故佛果圓融，翛然無寄，尚無始本之殊，況有三身之異，但隨物心現，故說報化之用。」法身、報身、化身三身，是隨眾生心說的。這段注疏很妙，那是一代的祖師才能這樣注疏的。在這一段，我就畫兩個綠圈，表示重要。「本覺」也畫，「始覺」也畫，「不覺」也畫，「無

不覺」，「無始覺」、「無本覺」也畫，再看就知道這段很精彩重要。如此就了解，「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故。」看那段注疏，對這段本文就能了解。

現在講到生滅門的覺義，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再細講，挑著講。這是講始覺，接著講本覺：隨染本覺、性淨本覺。先講隨染本覺，再說明性淨本覺。

隨染本覺就是本覺不覺了，迷了，被無明所蒙蔽了，被六塵染污了，再使它清淨，清淨就是性淨本覺。

復次，本覺隨染分別，生二種相，與彼本覺不相捨離。

云何爲二？一者智淨相，二者不思議業相。

初明隨染本覺。初總標，二徵列：本覺有二種相——智淨相和不思議業相，三辨相。智淨相就是本覺開顯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開顯了。不思議業相是開顯之後能千百億化身、三十二應。先明智淨相，後明不思議業相。

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淳淨故。

此義云何？以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

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

如是衆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

智淨相就是玻璃上骯髒的灰塵、鼻涕、蒼蠅粑粑都完全擦乾淨了，生滅與不生滅和合的阿黎耶識，破和合阿黎耶識，把生滅相續的心相都滅了，顯現本有清淨，智慧淳淨，這就是本覺。本覺在染污中清淨了，所以叫智淨相。總說還是說這個本覺。

智淨相，講它的因就是依法力熏習，又如實修行，滿足方便，積功累德，這講因。果呢，把生滅不生滅和合的識給破了，把生滅給滅了，滅了生滅的相續心相，顯現不生不滅的法身智慧淳淨。

這是怎麼個意思呢？「以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怎麼非不可壞？就是生滅心可壞。怎麼非可壞呢？它本來就有不生不滅性，這個不生不滅性不可破壞，要是可壞就是斷滅見，實際不可壞，就是靈明不昧的心不可壞，而妄想可壞。妄想打了千頭萬緒，千差萬別的妄想，不是一個妄想，非一，所以非不可壞。歸到一心的時候，靈明不昧的心，非異，非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如大海水，因風而波動，波的水相和風相不相捨離，風吹水動，水和風緊相連的。而水本來不是動性，風要是止滅了，水的動相則滅。水的動相雖然滅了，水並不滅，水的濕性不壞。本覺的生滅滅了，本覺不滅。這是譬喻，以下法

和譬喻再合。

「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無明怎麼就動呢？比如好多國校的小孩兒在一起，「大家都不動啊！老老實實，乖乖的在這兒坐！」坐久了就有一個動了，噗嗤一笑，或者手打旁邊小孩一下，一個動了，兩個、三個都動。眾生心本來清淨，內裏有無明，它就要壞、冒泡，就動。這是無明風動，還不是境界風動。境界風，好比眼前有人拿美鈔、拿黃金、金手錶，我們心動，那是境界風。這根本是內心無明，壞水冒泡。

心與無明都無形相，可是不相捨離，無明是動而心非動性。心本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無明風要是滅了，

生滅相續的心就滅了。生滅相續，好比心裏萬丈風波，想東想西，又想喝農藥，又想用刀子，這事太難忍了。以後轉念，不應當死，持名念佛，醒過來了，這時候不自殺，也不殺人了，就是理智顯現，智性不壞。動相不動了，而智性不壞。

佛法常用水和波、風來譬喻，然後和佛法再合，和菩薩所說的法再配合起來。這是講智淨相，接著講不思議業相。

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淨相，能作一切勝妙境界。

前面智淨相是心裡洗清淨了，這不思議業相是以清淨的心再廣益眾生。佛依這個能現出微妙色，能現出微妙的聲音，能教眾生聞著香，能嚐著法味、三味的觸，令知微妙的法，現出這個境界度眾生。有念

佛用功種種聞到異香，或是見光種種，都是佛菩薩給現的妙六塵。勝妙境界就是現微妙色，出微妙音、栴檀香、佛戒的香、佛法的味，佛度化眾生都能顯現這些境界，所以有天樂盈空，還有異香滿室，或是現光現彩，現種種瑞相。

所謂無量功德之相，常無斷絕，隨衆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現，得利益故。

佛是一點也不捨棄眾生，只要眾生可度，佛都種種而現，得利益故。本體清淨就能有這種作用，這是指佛有這種作用。我們要是相似的心裏清楚明白，也有相似的這種作用。要是懶散、骯髒慣了，成了習氣。轉過來不願意骯髒，不想染，不染的心起來了，就內外打掃乾

淨。打掃乾淨了，一看這境界不錯，起歡喜心好用功。我們沒有證，也相似的清淨我們的心，起作用。

這是隨染本覺，清淨之後，起不思議業相。接著講性淨本覺——自性清淨的本覺。

復次，覺體相者，有四種大義，與虛空等，猶如淨鏡。

體會這個譬喻，好提撕修行，那是本覺顯現的，本覺體上的清淨相有四種大義，徧太虛空，譬如清淨的明鏡。

云何爲四？

一者如實空鏡，遠離一切心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故。

這是第一個鏡。如實空鏡不是覺照義，它但說實相如實空，一切的心境、種種境界都不管它。這時候不講它對心境一切森羅萬象的覺照，而講自體——鏡子玻璃本體。

二者因熏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界，悉於中現，不出不入，不失不壞，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眾生故。

因熏習鏡，放光動瑞，種種度化眾生，它不被眾生所染而能使眾生清淨，能度化眾生。

三者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淳淨明故。

這是依著清淨的本覺，光明的鏡子出離種種的骯髒。骯髒有煩惱礙、智礙，煩惱礙就是煩惱障，智礙就是所知障，兩個礙就是二障。

破了種種障礙，鏡子光明就能顯現。煩惱礙和智礙，好比是和玻璃鏡子混合、滲透的沙子。這時候把玻璃鏡中不光明、不清淨的沙子都仔細剔出來了，沒有沙子和鏡子和合，離和合相，鏡子徹底的透明，淳淨明故。這也但指著鏡子本體說，不講鏡子的作用，不思議業相指的是依體起用。

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故，徧照衆生之心，令修善根，隨念示現故。

前面第二是因熏習鏡，這是緣熏習鏡。佛菩薩度化眾生的緣有兩

種：一個是差別的緣，這尊佛菩薩和我們過去做過兄弟，做過父子，做過知己的朋友，他有時候就來度化我們。再是平等緣，心裡靜了，念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加被，念地藏菩薩，地藏菩薩加被，皆平等，由於心靜而現。差別緣是特別有過去的親緣。

這四種鏡，第一種、第二種是講體；第三、第四是講相。又前是自性淨；第三、第四是離垢淨，體用分兩個。性淨有如實空、如實不空，空有又分兩個。這四種鏡可以思考體會，也很好。因為在齋戒不能講太多，我們先作初步的研究，漸漸熏習，漸漸深入。這四種鏡都是講本覺體相的意義。

本覺講過了，再講不覺。不覺先說根本不覺，再講枝末不覺。第

三再結末歸本，結枝末不覺歸到根本不覺。

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念無自相，不離本覺。

迷的心不離覺悟的心，夢的心不離醒的心。我們的心本來是絕待的，這個心說是一？不是！是沒有第二念的心。這一心，徧太虛空。因為一念迷，不覺，這一念心忘了，不知道了，迷了真如法，真如的心理現相是一個，而起了第二念，不覺心起，有其妄念。這個妄念從哪起？妄念沒有真實性，沒有自相，由本覺起，依著本覺而有不覺。走到哪走錯路了，就是依著正路，看錯了，才走錯。

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迷。衆生亦爾，依

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

依醒著時候的心作夢，夢醒了，還是醒的那個心，沒有夢。再是迷途，我們都有那種時候，以南為北，以北為南，新到哪地方，走錯了，就是依現在的四方迷了，顛倒了。眾生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沒有不覺。

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爲說真覺。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

眾生因為有不覺，所以佛說要真覺，因為我們還知道名義。若離不覺之心，也沒有真覺之心可說，當下就是，不可說不可說。可說就有對待，因為有妄想，佛為我們說真；妄想迷了，佛說要覺，是對著

妄想說的真覺。要沒有妄想心，不用說真覺，當下那個心就是真覺。我們要是明白了，離了不覺，就沒有真覺自相可說，當下就是，如是如是！就是這個！就是覺！

這是根本不覺，再是枝末不覺，這就很重要了，我們從這兒研究。覺義，從最初研究生住異滅；不覺義就是三細六粗，這也是《起信論》很精彩的地方。前面的生住異滅，這裡的三細六粗也是《起信論》重要的地方。

復次，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云何爲三？

無明為因生三細，一念不覺生三種相，和不覺相應不離，哪三種

相呢？一者無明業相，二者能見相，三者境界相。

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爲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

清淨本然的心，一念不覺心動了，這叫做業，說業力不可思議。

本來清淨安然的心，它要動，這就是業相。不覺就是不明白，所以叫無明。要是覺，覺能照心，就能不動。反過來說，要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一動，動就是苦因，不動就沒有苦果。禪宗也說：清淨本然的心，砰然一動，這就是苦果。這也可以說和《起信論》相應，或者是依《起信論》說的。平常用功也是，心裡安安靜靜的，可以說觀自在，忽然間業力一動，一動就苦，果不離因故。這一動馬上就有

能見相，就有所現的境界相。

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

心裡一動，馬上就有個能見的心理作用，和所見的境相顯現。能見的心理作用叫能見相，所見的境界叫境界相。好比有境界，我心裡不動，不動就無見。我因為報紙上說的，見了流氓太保一眼就惹出什麼事了，我在街上看見有點太保的樣子，我就裝著往別地方看。我在那兒沒看見，我往別地方看，就是不叫它能見，根本沒有那些事。眼前有小姐也是，有黃金美鈔也是，台幣也是，我不要再起能見相。境界也是，依能見故，境界才妄現。妄現有了境界，就是一念在迷，空華亂墜，事情就多了。

過去有位政大畢業的同學對我說：「師父！我要不想修行便罷，一想修行，儘是女孩子來找了！」就是境界現了。境界現，我不睬，我不起能見相，就沒有那些境界。境界相好多，我看沒有這些。

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

依能見故，境界虛妄的顯現，離能見相就沒有所見的境界相。

在枝末不覺的科——「初、無明為因生三細。」業相、能見相、境界相，這三種心理現相比較微細，生滅心比較微細，所以是無明為因生三細，一念不覺，馬上就有。「二、境界為緣生六粗」，這生滅心比較激動。本來沒有空華，眼睛上火了，有眼疵，就看到空華。有了空華境界，就分別這個花、那個花，什麼花都有，境界為緣生六粗。

這個識也演變，從意變成意識，這是按《起信論》說。按唯識說，第六識要起觀照就是相似的妙觀察智。第六識要是迷了，忘了觀照，識不自知，越弄越迷。

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云何爲六？

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

智相就是分別心，依著境界，心起分別，分別愛憎，就是愛與不愛，也可以說是貪和瞋。這個智不是智慧的智，而是分別愛與不愛的心，分別順逆境界的心，注解說是分別染淨。

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

依於智相，愛則以為樂，不愛則以為苦，對於愛的境界就起樂受，

不愛的境界就起苦受。如此生起苦樂的覺心，起念相應不斷，往下延續。

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

依於相續相，緣念的緣當動詞講，去接觸、去想念這個境界，就住持苦樂。依著相續相攀緣想念，智相、相續相漸漸加重，心裡越沉迷，越執著，就是執取相，在這苦樂的境界上心起執著。禪宗祖師說：「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無妨。」就是他不緣念，不去接觸，他根本不去執取境界，他有那個功夫。我們在累的時候，在病的時候，要是心都攝六根，不觸六塵，總是好一點。我們雖然沒有證的功夫，或是信解行的功夫，多少有點解，多少體會體會就是隨順，有時候就

有力量。病苦或是累的時候，疲乏的時候，體會體會，沒有執取相，心不執著，這時候苦比較減少。

四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

依著虛妄的執著，就分別假名相，好比葷菜怎麼好吃，酒怎麼好喝，眼睛秋波、櫻桃小口，都是些名字相。比如說吃葷，雞胸脯那才嫩，雞大腿又怎麼好吃，或是豬的里脊肉比較嫩，這一分別，好比父母這麼說，小孩在旁邊聽，他也跟著計名字，他也執著。男女，櫻桃小口，扭扭捏捏，都是分別。這一部黃色小說，從古流傳了幾百年的有些小說，完全都是計名字相、執取相，完全都是綺語，都是假名言相，說著說著，不由人就執著，就造種種業。

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業故。

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受報，不自在故。

受業所繫縛，逃不了，脫不了，走到天涯海角，還在那兒纏縛受苦。

這三細六粗，多看一看比較容易了解，它都是講生滅，都有確實的這些相。這些相由三細變六粗，就像電影一樣，手一放，變九相，三細六粗越現越厲害，一收都沒有這些相。這也是顯示，由不覺這九相，教我們能收回來，由不覺而覺才好。

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

三細六粗都是染法，都是由根本無明而起的。

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

正釋之後再辨別覺和不覺是同或是異？

復次，覺與不覺，有二種相。云何爲二？

一者同相，二者異相。

同相者，譬如種種瓦器，皆同微塵性相。如是無漏無明，種種業幻，皆同真如性相。

有同相，有異相。要講同相，種種法都同是微塵的性相，無漏無明，種種的業幻，和真如性相都相同。

是故修多羅中，依於此義，說一切衆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畢竟無得。

這意思：當下就是！那是頓超直入的修相、作相。有能修所修，還沒有修到踏實處。當下就是！這是真修。

亦無色相可見。而有見色相者，唯是隨染業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無可見故。

智慧沒有色，而說智慧有色，是智慧不空的光明理智性，沒有色相可見。依著智慧沒有色相，智慧那個相不可見，不是隨染業幻所作那個色有形相可見。凡夫以為真如自性有色相，菩薩說沒有色相可見。「而有見色相者，唯是隨染業幻所作。」諸佛千百億化身，菩薩現三十二應種種，都是隨眾生心現。眾生在苦惱中，菩薩現個清淨相——白衣觀音。眾生心裡無量的苦，很饑渴，菩薩才拿淨水瓶、楊柳

枝，菩薩現甘露法水。菩薩現的有光，現得很神聖、很清淨，都是由眾生有染業，也執著幻相，菩薩就現相，諸佛也現相。真正的智並沒有什麼相，沒有色相。智、色，沒有色，智是什麼？就是不空之性，智相不可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們以為佛教智慧可往外求，色相就是，那就錯了。這是講同相。

異相者，如種種瓦器，各各不同。如是無漏無明，隨染幻差別，性染幻差別故。

同相，眾生和佛都同，可是眾生就迷，說是：諸佛在眾生心中成佛，眾生在諸佛心中受苦。因為同，同而有不同的在。幻就是要戲法，幻術變出來的，人生就是如此。變化千差萬別的幻相，都是真如隨緣

顯現。

異相，「如種種瓦器，各各不同。如是無漏無明，隨染幻差別，性染幻差別故。」種種的功德都是對罪過說的，因為對治眾生垢染差別無量無邊，所以始覺功德也無量無邊。

到此說的是生滅相，以下說生滅因緣。

生滅因緣，以識為生滅的因、生滅的緣。一念不覺，這一念的微細生滅識為因，無明為因，境界依識所現為緣。無明為因，不覺為因，這些因、緣都是生滅的因緣，不離眾生的心、意、意識而能轉變轉現。同時，這都是識，都是心。

復次，生滅因緣者，所謂眾生依心、意、意識轉故。

依著心的本體，一念不覺，就是阿黎耶識，眾生意和意識都是依著心而轉起。所說的眾生就是依著眾識而生起的，所以叫眾生。依五蘊說，依著眾五蘊而生，又而死，或有生有滅，叫做眾生。或者在六道中，此處生、此處死，死後在彼處生，在彼處再死，所以叫眾生，可憐的眾生。眾生的生滅因緣都是依著眾生自己的心——阿黎耶識、意、意識生滅轉變而起。

此義云何？

這什麼意思呢？先講心。

依阿黎耶識，說有無明。

阿黎耶識就是心、意、意識的心，也是生滅的因，阿黎耶識為心

為因。無明是阿黎耶識中覺和不覺義中的不覺，是生滅的緣。依著阿黎耶識為因，無明為緣，眾生的意和意識才轉生起。

不覺而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為意。

由阿黎耶識，心一動，有無明，起心動念，就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起念相續，故說為意，這就是意。以阿黎耶識無明，變成意。

意有五種名，就是這個心變為意，由意再演變加深就叫意識，實在都是一心。三細六粗，一共九相，這五相屬於心、意、意識中間的意。

這一個意就有這五種作用、五種現象。最初研究唯識，對這個有點格格不入，久久研究，這說的很貼切，還是不離八識，可是《起信論》說的很貼題，很合乎現世。這個意有五種名，對著九相中前五相，名

字也不同，對著業相，這個意叫做業識。有五種名就知道有五種相、五種作用，也就知道唯識的心理作用。

此意復有五種名。云何爲五？

一者名爲業識，謂無明力，不覺心動故。

業以造作為義，梵語「葛爾麻」——羯磨，要是好的，就是戒，戒定慧的作持。

二者名爲轉識，依於動心，能見相故。

依於無明力，不覺心動，依著動心就能見相。

三者名爲現識，所謂能現一切境界，猶如明鏡，現於色像。現識亦爾，隨其五塵，對至即現，無有前後，以一切時任

運而起，常在前故。

都是這一個識，叫業識、轉識、現識，說的現識就是境界相，轉識就是能見相。

四者名爲智識，謂分別染淨法故。

還是這個識，越演變越深刻，迷得越深，名爲智識。智識不是智慧的智，而是能分別的心，分別染淨。

愚癡有兩種：第一忘了根本的自性是真如，這叫根本無明。第二是枝末無明，忘了現前的境界，是唯識所現，是因緣所生。「眾緣性空唯識現」，忘了是唯識現，又認真了，忘了因緣果報，這叫做智識，分別境界相，分別染淨法。

五者名爲相續識，以念相應不斷故，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惡之業，令不失故；復能成熟現在未來苦樂等報，無差違故。能令現在已經之事，忽然而念，未來之事，不覺妄慮。

以念相應不斷，因為相續不斷，所以能住持過去善惡業，還能成熟苦樂等報。意有這種作用，能令已經之事情，忽然從心能起念，未來的事情，不由人地虛妄去思慮。

是故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

六塵境界都是唯心所現，唯識所變。這段文很精彩，很好。常常這麼念，常常背，不但意思了解，在功用上很能破我們的執著。

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

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

因為現相就是自心的相，所以能分別、所分別，完全是自己心。如此，不起能分別，不起所分別，這時候心不見心，沒有相可得。

這很重要，同學關於這地方的注解也要看。最初要是看不清楚，也放下，不必覺得麻煩，第一遍看不清楚，第二遍、第三遍自然漸漸清楚。

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

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鏡中像沒有真實體，「無體可得，唯心虛

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心生了教它滅，滅了教它不生不滅就好，完全歸到自己的心，自己能調，自己作得主，才好。世俗的人，要是不明白佛法，執著得怎麼困難或是糾紛對待，家裡家外、社會上種種的執著，要是明白都是自己虛妄分別所作，當下放下，心滅則種種法滅。

這個法是染法淨法、色法心法都是唯心唯識的作用。《起信論》的文說到這太好！這段文應當背。從「住持過去無量世等善惡之業，令不失故；復能成熟現在未來苦樂等報，無差違故。」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這段文，這一個意有五種名，實在這五種名都是這一個識，就是

心理的演變不同，不過是由細而粗，由輕微而深刻。最初但有不動，有了業識，這個意就叫業識；業識就分轉識和現識，就是能見相和所現相。心動了，在所現的相上、現識上再去分別，這都是自己分別自己的心。再去分別染淨法，染法、淨法都是分別。接著相續識，就和這個相應不斷，儘往上想。心理如此就能住持過去善惡之業令不失故，成熟現在未來苦樂等報。過去善惡業是因，現在苦樂等報是果，相應一點不錯，因果都是唯識，都在自己心。它能住持果報，同時還能起心動念，已經過去的事，忽然又能念起，未來的事情，不覺虛妄的就去思慮。「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境界相都是唯心所現，唯心所現境界相，分別心再去分別，去相續。

這個意，這五種名，前三個就是三細的無明業相、見相、現相，後兩個是智相、相續相，都是一識。這些相，三個細兩個粗，這五個相，都是它的生滅因緣，都是藉這個識為生滅因緣。前面但講生滅現相，這是講生滅現相從哪來？是藉著識為生滅因緣，這是講生滅因緣。

這是講心、意、意識的意。心是阿黎耶識；意和這五種相相應，就有這五種名；第三講意識，意識也是意演變的，變成六識，執取六塵。意識也就是唯識所講的意識，意思相同。

復次，言意識者，即此相續識，依諸凡夫取著轉深。

相續相的識——相續識，依諸凡夫取著轉深，再執著加重了。注疏

說是：意是細分的法執；見愛，是粗的煩惱，就叫意識。

計我我所，種種妄執，隨事攀緣，分別六塵，名為意識，亦名分離識，又復說名分別事識。

這時候意變作意識了，也叫做分離識，也叫做分別事識。分離識就是這一心變成六根，六根分別執取六塵，就叫分離識。分離識在六塵中能分別過去、未來、內外種種事相，所以叫分別事識。過去、未來、內外，都是事相的事，所以意也叫分別事識。

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故。

這個意識是由意增加見愛煩惱而變的，同時這個意也依著見愛煩惱再增長。世間人依見愛煩惱增長，這裡頭有特別重的、有輕一點，

種種不同。凡夫都是有我執，我執就是見思惑。我執有見惑重的，有思惑重的，有見思合起來都重，而又有輕的。譬如這個人，他並不怎麼貪，可是他有見，很重，有的人是貪瞋癡重，見輕一點。這是說意識依見愛煩惱再增加深重。

見愛煩惱就是見思惑，一共分五住。見是第一個住，住在三界，不能出。這個見就是身見、邊見、邪見、戒禁取見、見取見，見是一個住。愛是指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這有愛。欲界有男女之欲，男女的愛。色界，打坐的時候，對色身和內心、禪定的意境有愛，總是不離色身就叫色界。無色界，對無色起了執著的愛，把思惑在三界分三個住地。最後是無明住地，一共五個住地。

見惑思惑合起來是我執，思惑就是愛欲，見惑就是五個見，都是煩惱，也叫見愛煩惱。這是依我執中的見愛煩惱心增長意識。增長意識，好比吃葷，非得吃活的，吃活海鮮。吃活的不夠，還要吃蛇肉、活的鰻魚肉。進一步執著，再吃熊掌種種，這時候越演變越增加。

「二、重顯所依緣體」，這些識所依的就是無明。

依無明熏習所起識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覺。

這是依著根本無明所起的，不是依著境界所起的。無明熏習這種識心很微細，凡夫二乘都不能知道。

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觀察。若證法身，得少分知。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盡知，唯佛窮了。

這是十信菩薩，發心觀察，十信但有信，還觀察不到這。三賢位都是比量觀，不是正觀，不是直截了當真正摸索到。若證法身，才能得少分知。證了法身就是十地，地上菩薩少分知。乃至菩薩十地究竟，還不能完全知，唯獨到了佛的位置才能窮盡了解。

何以故？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爲無明所染，有其染心。雖有染心，而常恒不變。是故此義，唯佛能知。

所以這種意思很難體會，很難了解，很難證得到。

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爲不變。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爲無明。

底下接著講染心，染心就是阿黎耶識中，生滅門中的不覺心——無明，它起心動念，能染污我們的心，所以叫染心。

染心按三細六粗的意思排：執相應染、不斷相應染、分別智相應染，現色不相應染就是現識，能見心不相應染就是見識，最後是根本業不相應染。

染心者有六種。云何爲六？

一者執相應染，依二乘解脫，及信相應地遠離故。

這是六粗相中，第三、第四相，執取計名字，越執取，越計名字，心越染著。

這其中，由見愛煩惱，境界越現越粗，從粗往前斷。業繫苦相是

果，起業相是業，一個苦、一個業；再往前，計名字相、執取相是惑，從惑上斷。

二者不斷相應染，依信相應地，修學方便，漸漸能捨，得淨心地，究竟離故。

這一科是相續相，接著智相，還是三細六粗那些相。

三者分別智相應染，依具戒地漸離，乃至無相方便地，究竟離故。

從執取相、計名字相開始，接著相續相、智相，再是境界相，乃至能見相、業相，從粗的往細的，這個染漸漸才能離。

四者現色不相應染，依色自在中能離故。

五者能見心不相應染，依心自在地能離故。

六者根本業不相應染，依菩薩盡地，得入如來地能離故。

不了一法界義者，從信相應地觀察學斷，入淨心地隨分得離，乃至如來地能究竟離故。

言相應者，謂心念法異，依染淨差別，而知相緣相同故。不相應義者，謂即心不覺，常無別異，不同知相緣相故。

心念說是心，法是境，這需要進一步好好研究。

又染心義者，名爲煩惱礙，能障真如根本智故。

無明義者，名爲智礙，能障世間自然業智故。

染心能障根本智，無明能障方便智、業智。

此義云何？以依染心，能見能現，妄取境界，違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無明不覺，妄與法違故，不能得隨順世間一切境界種種知故。

一切法、一切境界本來常靜，無明不覺，和法相違，有意識要動，動就有能分別、所分別這些相。

復次，分別生滅相者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麤，與心相應故。二者細，與心不相應故。

又麤中之麤，凡夫境界；麤中之細，及細中之麤，菩薩境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

此二種生滅，依於無明熏習而有，所謂依因依緣。依因者，

不覺義故。依緣者，妄作境界義故。

大體是說，這個因都是一念無明生三細，都是不覺、無明。緣，大體就是有境界。轉過來，我們受八關齋戒、其他的戒，都是離開這個妄緣。歌舞倡伎這都是虛妄的境界，我們不去沾染，不香花鬘香塗身，不作這些無謂的，遠離虛妄的緣。所以，教理好比是立法院的立法；戒律，就是司法院的司法。

若因滅則緣滅，因滅故不相應心滅，緣滅故相應心滅。

問曰：「若心滅者，云何相續？若相續者，云何說究竟滅？」

答曰：「所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

所言滅者是心相滅，不是心體滅，心體不滅。

如風依水而有動相，若水滅者，則風相斷絕無所依止。

以水不滅，風相相續，唯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

無明亦爾，依心體而動，若心體滅，則衆生斷絕，無所依止。

以體不滅，心得相續，唯癡滅故，心相隨滅，非心智滅。」

以心體不滅，心得相續，唯是愚癡的心理現象滅，心的生滅相滅，不是心的智慧滅。

心、意、意識之後講染心，到此卷上就說過了。最初三細六粗，生住異滅，離言真如、依言真如，從那下手。三細六粗看久了，這些

染心漸漸也了解。卷下開始，這就很重要，如何熏習染法不斷，熏習淨法不斷，染法淨法起不斷絕？我們願意染法斷絕，淨法不斷絕，意思不教它熏習染法，而熏習淨法。

復次，有四種法熏習義故，染法淨法起不斷絕。云何爲四？

一者淨法，名爲眞如。

二者一切染因，名爲無明。

三者妄心，名爲業識。

四者妄境界，所謂六塵。

在山上住，先遠離妄境界。作早晚課、拜佛念佛種種用功，解門也研究，把妄心業識再轉。妄境界沒有，妄心再轉，如此往無明去破，

往真如去相應。

熏習義者，如世間衣服，實無於香，若人以香而熏習故，則有香氣。

普通說衣服用香薰，古人沒有香水，就用香薰。染法呢？用紙包臭魚，魚拿走了，紙還有魚腥臭味。包臭魚表示染法；香薰表示淨法。這是譬喻，接著法和譬喻再合。

此亦如是。真如淨法，實無於染，但以無明而熏習故，則有染相。無明染法，實無淨業，但以真如而熏習故，則有淨用。

這裡說的淨法就是真如，染心就是無明。接著是妄心、妄境界。

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

所謂以依真如法故，有於無明。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即熏習真如。

「所謂以依真如法故，有於無明」，這就是不覺依著覺起，由清醒的心忽然一迷，就現出夢境。無明就像夢，一迷就是無明。打妄想時，雖然是妄心打妄想，這其中也有無明熏真如。念佛時，就是使真如再能破無明。

有無明染法為根本的因，所以無明能熏習真如。

以熏習故，則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習無明。

無明染法熏習真如，這時就起了妄心。以有虛妄的心，越執著越

虛妄，比如明天要喝酒吃肉種種，妄心就能熏習無明，越熏越厚。妄心再打妄想，積聚起來就熏習無明。妄心過去了成過去心，增加無明。不了真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

不知道真如本來清淨無礙，不覺念起，就現虛妄的境界。以有虛妄的境界，也是染法的緣，就熏習妄心，令虛妄心念念執著，造種種業，受一切身心等苦。這是熏習染法的緣。

此妄境界熏習義，則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增長念熏習，

二者增長取熏習。

安心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業識根本熏習，能受阿羅漢、辟支佛、一切菩薩生滅苦故。

二者增長分別事識熏習，能受凡夫業繫苦故。

安心熏的業識根本熏習，就是受變異生死苦。

無明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根本熏習，以能成就業識義故。

二者所起見愛熏習，以能成就分別事識義故。

這是染法。

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

淨法熏習，怎麼也不斷呢？

所謂以有真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以熏習因緣力故，則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

十信信真本有，三賢知真達妄，知境無自性，修唯識觀，觀法唯識，遠離前境。登地稱真如，如實知無十法界，依正二報本空故。

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法，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種種方便，起隨順行，不取不念，乃至久遠熏習力故。

無明則滅。以無明滅故，心無有起。以無起故，境界隨滅。以因緣俱滅故，心相皆盡，名得涅槃，成自然業。

真如被無明所染覆蔽了，就有妄心生起。妄心再熏習無明，就有妄境界現起。妄境界、妄心都是在凡夫身上說的。這是染法的熏習。清淨的熏習，淨法不斷，這就非常的重要。只要起厭煩世間，感到世間沒有意思，這是妄心厭生死苦。以為暮鼓晨鐘好，山林道場好，誦經持咒、念佛拜佛種種都好，研究佛法好，都屬於樂求涅槃。

這要再增加信心，信自己的真如自性本來是不生不滅，心一生滅，一妄動，就現出境界，這時候就修遠離法，要修種種方便，起隨順真如自性的心，對妄境界、妄心不取不念。其中妄心、妄境界、真如、無明連環的關係，多看一看比較好。以真如熏習無明這個因緣力，能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再熏習真如，

就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遠離法。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種種方便就修行，種種方便起隨順行，不取不念妄心妄境。乃至久久熏習力故，無明則滅。以無明滅故，心裡沒有起。以無起故，境界隨滅。以因緣俱滅故，心相俱滅。生滅既滅，涅槃的寂滅就現前。

由此我們知道，依著真如而有無明，依著無明熏心真如，真如被蒙蔽現出妄心。妄心執著深重，再熏習無明，這時候又現妄心，淨法也是。所以，悉達多太子要出家，淨飯王給他建春天的宮、夏天的宮、冬天的宮，窮盡世間五欲之樂，就像皇宮，唐明皇后一到，根本不上朝了，晚間華燈初上就尋樂，就想迷太子。太子夜半看妃子、宮女，杯盤狼藉，東倒西歪，都在那躺的，吐的、拉的一切。看到這種相，

太子午夜夢迴，這有什麼意思？這都是給我們示現的。再是《菜根譚》有幾句：以事後的悔——悔恨心，治事前的迷茫。男女酒肉、金錢物資、美鈔黃金在眼前，這時候我迷，一想到事後會後悔，就像報紙報的殺人，以後後悔了，以事後的後悔心，對治事前迷昧的心，才好。

這教我們知道，染法怎麼生起的，淨法怎麼生起，淨法要緊是真相，所謂良知良能，它在。像弘一大師，他在五欲中，到了極處，他厭生死苦，起厭離心。欣求涅槃的心開始作用，願意到虎跑寺去修定功、看經、研究。這一念厭離心是了生脫死的根本，很重要。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就是信願行的願。這一念厭離是從哪來？是從真如來。

我聽多少位說，依著佛法修行，或者種種的境界，或是唱香讚，

或大家念佛，或者聽講，或是遇到什麼事，自己痛哭流涕，這時候都是觸動真如，也是有善根。這一念悲痛心，就具有厭生死苦，樂求涅槃的心理作用。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熏習真如，才自己信自己的心性是不動的，而心裏生滅的現象是虛妄的，沒有心裡所執著眼前的境界，境界是虛妄的，就修遠離法，遠離法在修行中很重要的。這是略說，以下再廣說。

安心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分別事識熏習，依諸凡夫二乘人等厭生死苦，隨力所能，以漸趣向無上道故。

二者意熏習，謂諸菩薩發心勇猛，速趣涅槃故。

眞如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自體相熏習。二者用熏習。

自體相熏習者，從無始世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義，恒常熏習。以有力故，能令衆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眞如法，發心修行。

問曰：「若如是義者，一切衆生悉有眞如，等皆熏習，云何有信無信，無量前後差別？皆應一時自知有眞如法，勤修方便，等入涅槃。」

答曰：「眞如本一，而有無量無邊無明，從本以來，自性差別，厚薄不同故。過恒河沙等上煩惱，依無明起差別。」

我見愛染煩惱，依無明起差別。如是一切煩惱，依於無明所起，前後無量差別，唯如來能知故。

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乃得成辦。

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木，無有是處。

正因、了因、緣因，這講的是真實的因；而虛妄的因緣，唯識講四緣，都是生滅的因緣。這裡是不生不滅的心為正因。

衆生亦爾，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則無是處。

若雖有外緣之力，而內淨法未有熏習力者，亦不能究竟厭

生死苦，樂求涅槃。

若因緣具足者，所謂自有熏習之力，又爲諸佛菩薩等慈悲願護故，能起厭苦之心，信有涅槃，修習善根。以修善根成熟故，則值諸佛菩薩，示教利喜，乃能進趣，向涅槃道。」

這是自體相熏習。

用熏習者，即是衆生外緣之力。

這是諸佛菩薩的千百億化身，諸佛菩薩依體起用，給我們作外緣。

如是外緣有無量義，略說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差別緣，二者平等緣。

差別緣者，此人依於諸佛菩薩等，從初發意，始求道時，乃至得佛，於中若見若念。

或爲眷屬父母諸親，或爲給使，或爲知友，或爲冤家，或起四攝，乃至一切所作無量行緣。

以起大悲熏習之力，能令衆生增長善根，若見若聞，得利益故。

所以不一定是親的度我們，有時候也可示現冤的逼我們修行。這是諸佛菩薩依體起的用，給衆生得利益故，熏習衆生。

此緣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近緣，速得度故。二者遠緣，久遠得度故。是近遠二緣，分別復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增長行緣，二者受道緣。

差別緣說過了，接著平等緣。

平等緣者，一切諸佛菩薩皆願度脫一切衆生，自然熏習，常恆不捨，以同體智力故，隨應見聞而現作業。

所謂衆生依於三昧，乃得平等見諸佛故。

平等緣就是眾生得三昧，才能平等見諸佛。眾生平等有三昧，得了三昧，就平等見諸佛，這是平等緣。差別緣就是過去生和這尊菩薩、這尊佛有緣，專修這尊佛菩薩的法，修戒定慧，或是再久遠劫前，和

諸佛菩薩做過家親眷屬種種。平等緣就是平等修三昧，平等諸佛都現身度化我們。

真如熏習，就是依本覺體，顯現清淨法身種種德，現出的相就是報身、化身，以這個度眾生，作平等緣、作差別緣種種就是用。這裡有體相、有用，由此我們知道，怎樣見佛是屬於差別緣，怎樣見佛菩薩是屬於平等緣，所以靈感是有學理的，並不是迷信。

我有一次在山上，傍晚來這麼個人，穿著中山裝，高高的、黑黑的，我覺得有點奇怪，見面就問我名字，又要筆、要紙，寫完了，寫的字還是鼓勵我、勸勉我的話。他在那寫，我在那看，我就覺得奇怪，我心裡想，這不是個人，也不是鬼。我一看他寫的字是佛法的話，就

知道這個人很奇怪，我最初以為都市的居士，以後出門了，我再找就找不到。我叫給我作飯的小孩，我說你看看哪去了，那小孩兒也不曉得怎麼回事情，我著急，就自己出去找，山上就三條路，再怎麼找也沒有，以後我知道，這個人是佛菩薩示現，他是勸勉我，很不可思議。

再是，我父親故去了，這是人生很重要的事。父親故去，我萬念俱灰。父親故去那時候，有人助念，不用我照料了，過去看看老祖母、家裡的老佣人，還有二妹妹在哭，我說不要哭啊！父親神識還在。勸勉完了，回到自己寮房，在書桌前面椅子上坐，不由人自己起這個念頭：我前生是出家人，父親是居士，因為他布施我很多，今生給他做兒子照料他最重要的時期，照料他十年，報檀越的恩。我一數，我

二十七歲二月父親故去，也是差不多，我就從十七歲漸漸負擔照料。我當時又一念，我怎麼起這一念？自己想都想不到。

外面來這個人寫字，是外面來的依體起用現形相。我內心起這個念頭，這裡頭有佛菩薩起的，從內心點化我，很不可思議。這就是佛菩薩，體、相、起的作用。

此體用熏習分別復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未相應。謂凡夫、二乘、初發意菩薩等，以意、意識熏習，依信力故而能修行，未得無分別心，與體相應故。

無分別心，才能和體相應。一有分別心，就不能和本體相應。

未得自在業修行，與用相應故。

見了體才能依體起用，和用相應。也沒有依體，未得自在業，也和用不相應。

二者已相應。謂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熏習真如，滅無明故。

復次，染法從無始以來，熏習不斷，乃至得佛，後則有斷。染法就是無明，無始而有終。

淨法熏習，則無有斷，盡於未來。此義云何？以真如法常熏習故，妄心則滅，法身顯現，起用熏習，故無有斷。

證得法身體，而起法身用，淨法沒有斷絕。

復次，真如自體相者。

體

相

一本覺智明

二顯照諸法

三顯照之時無倒

四性離惑染

五性德圓備

六性德無遷

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

從本以來，自性滿足一切功德。

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真實識知義故，自性清淨心義故，常樂我淨義故，清涼不變自在義故。具足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乃至滿足，無有所少義故。

名爲如來藏，亦名爲如來法身。

隱時，沒有出生如來，所以叫如來藏。顯時，萬德都依著它而發揮，所以叫法身。

問曰：「上說眞如，其體平等，離一切相，云何復說體有如是種種功德？」

答曰：「雖實有此諸功德義，而無差別之相，等同一味，唯一眞如。此義云何？以無分別，離分別相，是故無二。復以何義得說差別？以依業識生滅相示。」

此云何示？以一切法本來唯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無明。

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故。

這是解釋真如體的相，總說是大智慧，心性不起就有大智慧。

若心起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界義故。

若心有動，非真識知，無有自性，非常非樂，非我非淨，熱惱衰變，則不自在，乃至具有過恆沙等妄染之義。

對此義故，心性無動，則有過恆沙等諸淨功德相義示現。

若心有起，更見前法可念者，則有所少。

如是淨法，無量功德，即是一心，更無所念，是故滿足，名爲法身如來之藏。」

體，非前際生，非後際滅，本來不生不滅，這是體要緊的意思，這是否定的詮釋。本覺理體、清淨、圓滿、光明，這都是肯定的詮釋——表詮。遮詮：非前際生、非後際滅，不生不滅，八不開頭第一句。

相：大智慧光明義、徧照法界義、真實識知義、自性清淨心義、常樂

我淨義、清涼不變自在義。體的義相並不是色相，要是在佛法中進求，種種的受用，種種的幸福，消災免難，增福增慧，都是因為體上有這個義相。接著別顯用大。

復次，真如用者，所謂諸佛如來，本在因地，發大慈悲，修諸波羅蜜，攝化衆生。

立大誓願，盡欲度脫等衆生界，亦不限劫數，盡於未來。以取一切衆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衆生相。此以何義？謂如實知一切衆生及與己身，真如平等無別異故。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盡未來際不限劫數就是沒有壽者相。取眾生如己，沒有人相，也沒有我相。發這種大願，漸漸體相用

才能開顯，這是用大。下文就有應身、報身，這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以有如是大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

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即與真如等徧一切處，又亦無有用相可得。

何以故？謂諸佛如來，唯是法身智相之身，第一義諦，無有世諦境界，離於施作，但隨衆生見聞得益，故說爲用。

此用有二種。云何爲二？

一者依分別事識。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爲應身。以不知轉識現故，見從外來，取色分齊，不能盡知故。

凡夫見佛菩薩，但能見到丈六金身，就是心裏分別，見不著「紺

目澄清四大海，白毫宛轉五須彌」的報身。

二者依於業識。謂諸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爲報身。

身有無量色，色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所住依果亦有無量種種莊嚴，隨所示現，即無有邊，不可窮盡，離分齊相，隨其所應，常能住持，不毀不失。

這是破了法執，而能見到佛的報身。所以《觀無量壽佛經》中觀無量色、無量相好，凡夫觀不上，丈六金身都有點觀不上，觀八尺金身才可以。依《觀經》塑佛像，最少也要八尺，不能塑和人一樣高，佛菩薩像塑大一點最低要八尺。八尺是依著我執的眾生，有我身，見

佛像這麼大。我執要是破了，沒有我執身了，再見佛菩薩就是「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正報有無量色、無量相；依報，所依的國土也是無量無邊，我們理智不夠，這是地上菩薩才能見到。

如是功德，皆因諸波羅蜜等，無漏行熏，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具足無量樂相，故說爲報。

這個功德是因緣果報，所以叫報。這些就念過去，重要的再說。

立義分，再是解釋分顯示正義的離言真如、依言真如重要，這是心真如。心生滅，生住異滅、三細六粗，知道佛法的義理。還有體相用、法報化種種的功德。再是重要的怎麼起淨法相應不斷？怎麼熏習染法相應不斷？知道妄心、妄境界、無明和真如，彼此熏習相對的作

用，如此知道真如能熏，不叫無明熏習了真如。轉過來，要依著真如，破無明、妄心、妄境界才好的意思。

又爲凡夫所見者，是其麤色，隨於六道，各見不同，種種異類，非受樂相，故說爲應。

這是佛菩薩應眾生，不是自己受樂相。自己受樂相是報身，自己修的因得的果報，這有受樂相。

復次，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見，知彼色相莊嚴等事，無來無去，離於分齊，唯依心現，不離真如。然此菩薩猶自分別，以未入法身位故。若得淨心，所見微妙，其用轉勝，乃至菩薩地盡，見之究竟。若離業

識，則無見相，以諸佛法身，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

要真正離了這些業識，就是一片清淨，徧太虛空界，沒有彼此的色相可見。

問曰：「若諸佛法身，離於色相者，云何能現色相？」

答曰：「即此法身是色體故，能現於色。」

是體而不是色，這太虛空有佛菩薩的法身，所以我們舉心動念，佛菩薩馬上能知道，徧太虛空都有佛的本體。佛依這個無相、形而上的本體，而能現形相，這個法身是色的本體，能現於色。

所謂從本以來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體無形，說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說名法身徧一切處。所現之色，無

有分齊，隨心能示十方世界，無量菩薩、無量報身、無量莊嚴，各各差別，皆無分齊，而不相妨。此非心識分別能知，以真如自在用義故。」

以下的科是「會相入實，顯動靜不異」。初標。

復次，顯示從生滅門即入真如門，所謂推求五陰，色之與心。

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

這是觀色。觀心呢？

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

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

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即得隨順入真如門故。

顯示正義，說到這。先說真如門，後說生滅門，由生滅門能示不生不滅的體相用，最後會相入實，顯動靜不異，從生滅門再歸到真如門。推求分析生滅的五陰，也就是色與心，心是受想行識，推求，又觀色又觀心，了不可得。這是生滅門再入真如門。如此返本還源，漸漸也求體相用。再是，我們求和諸佛菩薩相似的、低淺的，得點用處，那也不得了。這是由生滅門入真如門才能得著這種種利益，漸漸開顯體大，體上具足這種義相，自在相、清淨相、光明相種種，從生滅門入不生不滅門。這是顯示正義，以下對治邪執。

對治邪執者，一切邪執，皆依我見；若離於我，則無邪執。

是我見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人我見，二者法我見。

對治邪執，邪執講人我見、法我見，也就是我執、法執。注疏怎麼叫人我呢？計有常一、主宰，這是我。法我呢？計一切法有體性，這是二乘所執著，人我是凡夫所執著。

人我的邪執有五種：

人我見者，依諸凡夫說有五種。云何爲五？

初妄執事空
以爲法體

一者聞修多羅說，如來法身，畢竟寂寞，猶如虛空。以不知爲破著故，即謂虛空是如來性。

對治：
虛空妄非真

云何對治？明虛空相是其妄法，體無不實，以對色故有，是可見相，令心生滅。以一切色法，本來是心，實無外色。

若無色者，則無虛空之相。

所謂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離於妄動，則一切境界滅，唯一真心，無所不徧。

法身真非妄

此謂如來廣大性智究竟之義，非如虛空相故。

這是破執，法身非如虛空。

二妄執法體
唯是空無

二者聞修多羅說，世間諸法畢竟體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畢竟空，本來自空，離一切相。以不知爲破著故，即謂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

云何對治？明真如法身，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故。

三於有倒智

三者聞修多羅說，如來之藏無有增減，體備一切功德之法。

以不解故，即謂如來之藏有色心法自相差別。

云何對治？以唯依真如義說故，因生滅染義示現說差別故。

四執法性本有染

四者聞修多羅說，一切世間生死染法，皆依如來藏而有，一切諸法不離真如。以不解故，謂如來藏自體，具有一切世間生死等法。

以不解隨緣之義，則謂自性有染。

云何對治？以如來藏從本以來，唯有過恆沙等諸淨功德，不離、不斷，不異真如義故。以過恆沙等煩惱染法，唯是妄有，性自本無，從無始世來，未曾與如來藏相應故。

若如來藏體有妄法，而使證會永息妄者，無有是處。

無有是處，說明沒有這種事情。

五執染淨有始終

五者聞修多羅說，依如來藏故有生死，依如來藏故得涅槃。以不解故，謂衆生有始。以見始故，復謂如來所得涅槃有其終盡，還作衆生。

對治：

初明法體離始
則顯生死無初

云何對治？以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若說三界外更有衆生始起者，即是外道經說。

所以明白佛法，能分別外道是邪門。

二明法體離終
則顯涅槃無盡

又如來藏無有後際，諸佛所得涅槃與之相應，則無後際故。

這五種，現代未必是這五種，或是由這五種演變的。佛門中有以

佛法去賺錢。眼前有這種事。賺錢，趕經懺，以至於在家人穿成出家人，跟著出家人趕經懺。辦佛法的事情，慈善事業，救濟、醫藥，供僧、印經，依這些賺錢。我們知道不對，同時要認清，知道這個人騙我，我們不受騙，我們也不這麼做，不用這些勾心鬥角。

還有新學派，拿著佛學當學問研究，新潮派。還有口頭禪派，禪微妙，儘是口說，一點不真正打坐用功參禪。再是密宗，學喝酒吃肉的密宗派，也是造惡。再是一貫道，連天主教、基督教，他都藉著佛法來解釋基督教、天主教。他講主、聖母，他把這看成法身、報身、化身了。一貫道也是藉著研究佛法，出的雜誌外面特意把儒家的話寫上幾句，裡頭都是講的一貫道，這同學也要認識。

至於幹部訓練，儘量避免藉著訓練幹部去男女同學聚會。以前有同學告訴我，都是男同學的學校，和都是女同學的學校，兩下聯絡，一同聚會，弘揚佛法，幹部訓練。這是團體的，個人呢？學校怎麼好，科系怎麼好，而行持很招人批評，這種種都可屬於對治邪執。要能對治，那是英雄好漢，那了不起。佛在《優婆塞戒經》讚歎，這才是人中的芬陀利花，人中清淨的摩尼寶。

這五種執最好看一看，能知道如何處在現代，轉過來同學要顯示正義，要對治邪執。同學將來要是有力量的，在社會有地位，或是在佛法中能發揮，也能對治佛門中邪執，對治世間邪執，就好。社會上的邪執，現在普遍流行倒帳，還流行綁票，這在以前都沒有，這是社

會上的邪執。越是知識分子，做得越巧，儘量我們不作才好。這種種都是依著我執——見思煩惱起的，都是依著我見而起的執著，這是我見，再是法我見。人我見就是我執，法我見就是法執。

法我見者，依二乘鈍根故，如來但爲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見有五陰生滅之法，怖畏生死，妄取涅槃。

云何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本來涅槃故。

此乃絕待離言
總歸忘言自證
故為究竟

復次，究竟離妄執者，當知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

是故一切法從本以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

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

其旨趣者，皆爲離念，歸於眞如。

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實智故。

法執，五陰法自性不生，則無有滅，本來沒有生滅。見有生滅，都是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在本體上說，玻璃鏡子沒有這些。玻璃鏡子再怎麼照，照出來爆炸的場面，玻璃鏡子本體還是不生也不滅。以爲有生，鏡子照出這些可不得了，那就是法執。本來沒有，不怕。

對治邪執，在生活上、心理上，種種都有我們的習氣，這也需要對治。對治內心自己，也是對治邪執。顯示正義、對治邪執之後是分別發趣道相。顯正、除邪之後，正式生起信心，就要分別發趣道相。

分別發趣道相者，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修行趣向義故。略說發心有三種。云何爲三？

一者信成就發心，二者解行發心，三者證發心。

「一切諸佛所證者」，這是舉所趣的覺道——菩提道。「一切菩薩發心者」，顯能趣向的因行。一切諸佛所證是諸佛的果位，一切菩薩發心修行趣向，這個因行怎麼作？就是信解行證。菩薩有五十二位，由十信，進一步十住、十行、十回向——這是三賢，十地叫做十聖，十地再上為等覺，再是妙覺，妙覺就是佛，這一共五十二菩薩位。同學研究佛學，知道菩薩的階位，在《起信論》有信成就發心，有解行發心，有證發心，信解行證是學佛的次第。先講信成就發心。

信成就發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發心？

信成就發心，眾生的根性有邪定聚，這種人不行。有正定聚，這種人太好。在中間搖擺不定的，叫做不定聚。由十信進到十住以上，這才是正定聚，決定不退。十信以前，這還不信因果。我們說我們信，這是提起來的時候信，還是不信的時候多，這叫邪定聚。十信的菩薩還算是不定聚，普通說十信菩薩的信心像空中的毛一樣，飄搖不定，信心就這麼難修，要深信因果。這裡不是信發心，而是信成就發心。信成就發心不是十信的菩薩，那我們還沾不到邊緣。

信成就發心的人怎麼修行？

所謂依不定聚衆生，有熏習善根力故，信業果報，能起十善，厭生死苦，欲求無上菩提，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修行信心。

所謂不定聚的眾生，十信菩薩，有熏習善根力故，他深信造業為因，由業得果報，他能遠離十惡，能修十善。他又厭生死苦，欲求無上菩提。有熏習善根力，要講外在的聞熏，聽講佛法或閱佛經，讀佛論。本覺真如內在再熏，內外熏。有外在的聞熏，內在本覺內熏，有這個善根力，深信因果，捨惡從善，這是修福德分；厭生死苦是修解脫分；欲求菩提是修菩提分。如此，修行也需要修福德，也要求解脫，也要趣菩提。

經一萬劫，信心成就故。諸佛菩薩教令發心；或以大悲故，能自發心；或因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故，能自發心。

這樣修經一萬劫，信心才成就。遇到諸佛菩薩，這很殊勝，這個緣好。自己由大悲心，悲愍眾生，看眾生特別苦的時候，不由人起慈悲心，悲愍心，由此發心度一切眾生。大悲心就是普度一切眾生，這是內因。再是因為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發心。諸佛菩薩教令發心是外緣好；因為大悲，悲愍眾生發心，因為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發心，這兩種是內因好。這三種心都好，這三種合起來是信成就發心。

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

和真如自性相應，就是正因相應。在心生滅門，這一念心、這一椿事，好比物質成就，茶杯買來了，這是色，起貪心、起瞋心，這是心，這都有生滅的因緣。又有增上緣、等無間緣、所緣緣，這都是生滅的因緣。在心真如門，本覺理體、真如自性，這是正因。觀照正因，叫做因。觀照之間，儘修些善事，叫做緣因。正因、了因、緣因這三種屬於真如，以真如為因，這是正因。如此能畢竟不退，住在如來種中，和正因相應。以下是內因力微，外緣力劣。

若有衆生善根微少，久遠以來，煩惱深厚，雖值於佛，亦得供養，然起人天種子，或起二乘種子。設有求大乘者，根則不定，若進若退。

或有供養諸佛，未經一萬劫，於中遇緣，亦有發心，所謂見佛色相而發其心；或因供養衆僧而發其心；或因二乘之人教令發心；或學他發心。

「或有供養諸佛，未經一萬劫」，供養不夠，福德不夠。「於中遇緣亦有發心」，發心不殊勝，或見佛色相而發心，而不是大悲心，或是護法心。這是見佛相清淨莊嚴發心，或因供養衆僧而發其心，或是依二乘人教令發心，或跟著人學，學別人發心。

如是等發心，悉皆不定，遇惡因緣，或便退失，墮二乘地。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

信成就發心的心理作用、心理現相，是什麼心呢？

略說三種。云何爲三？

向理之心
無別歧徑

備具萬德
歸向心源
化無所化
稱性無緣故大

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

用功、修行人的根機，無論感人或感應自己，都是直心比較好，直心的人容易正念真如。

二者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

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

這和攝衆生戒、攝善法戒、攝律儀戒——三聚戒相應。和迴向真如，迴向菩提，迴向衆生也相應，和三德、三身都相應，這可以列表。

三德	三迴向	三心	二利	三聚戒	三身
斷德	向實際	直心	一行本	攝律儀	法
智德	向菩提	深心	自利行本	攝善法	報
恩德	向衆生	大悲心	他利行本	攝衆生	化

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之行？」

「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但應當念真如，何必還要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拔一切眾生苦？

答曰：「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垢染。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徧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

修善行而不知道有真如，這些善行都在人天福報。修善行而有真

如，晚上迴向：「承佛慈力，眾罪消滅，善根增長。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佛及聖眾，手執金臺，來迎接我，於一念頃，生極樂國。花開見佛，即聞佛乘，頓開佛慧，廣度眾生，滿菩提願。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把種種的善，世間善、出世間善，都會歸到真如。證無生忍，明白佛乘，那就是證得真如。「廣度眾生，滿菩提願」，都是和這個相應。以下重顯方便。

略說方便有四種。云何爲四？

一者行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

一不住道
直心所起之行

二自利行
深心所起之行
初斷德

住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

觀法性，也就是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住生死。不住諸法就沒有妄見，這樣不至於住在生死。觀一切諸法——色法、心法、世間法、出世間法種種都是因緣和合，因緣果報。一切法，色法、心法，宇宙人生不出物質界、精神界這兩種。物質、精神都是因緣所生，業果不失，眾生墮落，受惡業的苦果，起大悲心，救度眾生，不住涅槃。又觀一切法因緣所生，而因緣性空，如此體會，再去念佛，又能度眾生出苦。

二者能止方便。謂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不令增長，

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

慚愧悔過止住種種的過惡，止令不作，這有德行。種種勤勉懺悔，種種修持，然後把惡斷了，這叫斷德。第三是智德。

二智德

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

由善根起種種的方便、觀照，而能勤修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禮拜諸佛、三寶，這是禮敬諸佛；讚歎就是稱讚如來；隨喜功德，勸請諸佛轉法輪，勸請諸佛不要入涅槃，都是《普賢行願品》中的十大願王。

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

三利他行
悲心所起之行

因佛法僧力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癡障故。

又因為三寶所護，能進不退，以隨順法性，離癡障故。

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絕故。法性廣大，徧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故。

在時間上盡未來際，在空間上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地藏菩薩、阿難尊者都是發這個願：「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很重要。這都屬於信成就發心。信成就發心和解行發心，我們都可以體會，信解行證，要記住。

菩薩發是心故，則得少分見於法身。以見法身故，隨其願力，能現八種，利益衆生，所謂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於涅槃。

然是菩薩未名法身，以其過去無量世來，有漏之業，未能決斷，隨其所生，與微苦相應，亦非業繫，以有大願自在力故。

如修多羅中，或說有退墮惡趣者，非其實退，但爲初學菩薩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彼勇猛故。

又是菩薩，一發心後，遠離怯弱，畢竟不畏墮二乘地。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難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

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解行發心，為什麼信一個，證一個，中間解行合起來一位呢？意思依解起行，行解不分，行解相應。普通說行解並進，行解要相應。普通說，說到哪作到哪，那就是解行相應。

解行發心者，當知轉勝，以是菩薩從初正信以來，於第一阿僧祇劫將欲滿故。於真如法中，深解現前，所修離相。

以知法性體無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蜜。

以知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隨順修行尸波羅蜜。

以知法性無苦，離瞋惱故，隨順修行羼提波羅蜜。

以知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故，隨順修行毘梨耶波羅蜜。

以知法性常定，體無亂故，隨順修行禪波羅蜜。

以知法性體明，離無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

這就是解行同時並進，解是瞭解法性沒有慳貪，法性是清淨的，不生不滅的。一生滅，慳貪就是生滅。法性體沒有生滅，就是《金剛經》所說：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修施、戒、忍、進、定、慧六波羅蜜，這太好了！以知法性體沒有慳貪故，以知法性體無瞋惱故，以知法性離身心懈怠故，以知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以知法性體無散亂，以知法性離無明故，這都是解；修六波羅蜜就是行，解行相應。《普賢行願品》中說：以深信解而起行，以深深的信、深深的解而去行，就是解行相應，信在前。

解一切法即心自體，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以下證發心，初通明發心的體。

初標十地所依真如

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證何境界？所謂眞如。

二明行體

以依轉識，說爲境界，而此證者，無有境界，唯眞如智，名爲法身。

三明勝用

初攝法上首德

是菩薩於一念頃，能至十方無餘世界，供養諸佛，請轉法輪，唯爲開導利益衆生，不依文字。

二隨根延促德

或示超地，速成正覺，以爲怯弱衆生故；或說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當成佛道，以爲懈慢衆生故；能示如是無數方便，不可思議。

三實行不殊德

而實菩薩種性根等，發心則等，所證亦等，無有超過之法，以一切菩薩皆經三阿僧祇劫故。

四應機殊行德

但隨衆生世界不同，所見所聞，根欲性異，故示所行，亦有差別。

又是菩薩發心相者，有三種心微細之相。云何爲三？

一者真心，無分別故。

二者方便心，自然徧行利益衆生故。

三者業識心，微細起滅故。

又是菩薩功德成滿，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

色究竟處就是色究竟天——魔醯首羅天。色究竟天是色界第四禪

天，四果阿羅漢也是在這證果，他就在禪定中證果，諸佛也是在這裡示現成佛。

謂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

問曰：「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衆生無邊；衆生無邊故，心行差別亦復無邊。如是境界，不可分齊，難知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
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衆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齊，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了。」

諸佛如來，離於見相，無所不徧，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

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衆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

又問曰：「若諸佛有自然業，能現一切處，利益衆生者，一切衆生，若見其身，若覩神變，若聞其說，無不得利，云何世間多不能見？」

答曰：「諸佛如來，法身平等，徧一切處，無有作意，故說自然，但依衆生心現。衆生心者，猶如於鏡，鏡若有垢，色像不現，如是衆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現故。」

信成就發心、解行發心、證發心，分別發趣道相，要緊《大乘起信論》的信解行證，就是證也不離法性，不離真如。法身、心源種種，

修行信心分

都是這個。

已說解釋分，次說修行信心分。

修行信心分，說到四種信，這是《起信論》特殊之處。通常都是信佛、信法、信僧，這裡先要信根本——信真如，信真如及佛法僧，這叫四信，這是信心。修行呢？行五行。五行就是六波羅蜜，把止觀合為一門。修行信心分就是修四個信心、修五個行，叫修行信心分。這五門都很重要。四信，信真如、信佛法僧。說的五門也和通常一樣，不過是簡而賅，因為《起信論》不是廣論，是略論，很扼要。

是中依未入正定聚衆生，故說修行信心。

這裡就是不定聚——十信菩薩。這些信解行證發心有種種菩薩位，

在我們凡夫上說都太高了，距離很遠哪！前面的生住異滅上說，滅之後再覺悟，第二念叫它不起惡念，那就很高了，了不起，這是十信菩薩。進入三賢菩薩，才是生住「異」，十地的菩薩才是住，菩薩到最後才是生住的生，再進入不生。如此我們一點都沒有份，但知道菩薩位往前進，生住異滅，信解行證，怎麼發心。不過轉過來，我們就在個人的行解，也可以這麼調，這一念心下去了，知道自己是打妄想，就是生住異滅的「滅」。這一念心正在那打妄想，把它止住了，打這個妄想沒有意思，就是生住異滅的「異」。心正在念佛，很好，很清楚，忽然間一念朦朧，就是生住的「住」。信解行證發心，我們也體會，有了解行發心，知道法性沒有慳貪，我們修行布施波羅蜜，或是

四不壞信
信此四事皆不可
壞，事境不壞故
信心亦不可壞。

可憐眾生，以悲心修布施波羅蜜，深信因緣果報，信、解行，這麼修，當下也是相似生住異滅的修法，相似的信解行證，這樣才能得佛法的利益。

這講菩薩的位，我們沒達到，我們也相似的修，就得《起信論》種種利益，同時也知道菩薩的位次和次第修法。

何等信心？云何修行？略說信心有四種。云何爲四？

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

心裡有忘懷的清涼、清淨，這就是樂念真如。

二者信佛，有無量功德，常念親近，供養恭敬，發起善根，願求一切智故。

初、施
財

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蜜故。

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樂親近諸菩薩衆，求學如實行故。

信就是信真如和佛法僧。

修行有五門，能成此信。云何爲五？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進門，五者止觀門。

講到止觀，這其中菩薩說的好。

注疏說止觀怎麼合爲一門呢？就是止觀合修，定慧雙運，二門不分爲二。

云何修行施門？若見一切來求索者，所有財物，隨力施與，

無畏
法

以自捨慳貪，令彼歡喜。

這也有開緣，譬如小孩吃糖，吃多了怕傷胃口，吃壞肚子，我們就不給，轉過來給別個。

若見厄難恐怖危逼，隨己堪任，施與無畏。若有衆生來求法者，隨己能解，方便爲說。不應貪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迴向菩提故。

有一個迴向，把我們所修的一切都能迴向，超出名利恭敬，就是迴向菩提。這是三種布施：資財施、無畏施、法施。布施要三輪體空，能布施的我們，所布施的東西，接受我們布施的人，都是因緣性空，因緣所生而又性空，三輪體空的布施就是波羅蜜。三輪不能體空，但

可說是布施度，而不是布施波羅蜜。波羅蜜是到彼岸，是最高最上的意境，達到不生不滅的意境而去布施。最高的意境是涅槃、彼岸，生滅既滅，寂滅現前的境界。

要是布施還有種種分別，過去有一個女孩子，辛辛苦苦地作工，給人補襪子、補衣服，賺一點錢，到寺裡恭恭敬敬供養這位老師父，老師父就特別招待她，為她迴向。以後她有布施的福報，選進宮中做皇妃。做皇妃經過兩年，她想起老師父，就派人拿了好多東西去，這老師父就不出來接，叫徒弟出來接。這意思：當年她自己恭恭敬敬，辛辛苦苦賺點錢，親自送來，我就接受。她現在做皇妃了，派人再送，恭敬不足，心意就差。有那個公案，比丘托鉢，一個很貧窮的人，他

二、戒

攝律儀戒

只剩這麼一塊布遮身，他就從門縫送出去，這個功德大，難施能施功德大。他有錢，有多少億，他拿出來一百塊、一千塊，這個功德小。這有時候在心或是在人，這個人正危急的時候，車禍到病院，需要錢才能動手術、為他治療。這時候，我們拿點錢給他，種種布施。這有因緣果報，一點不錯，有因果。

云何修行戒門？所謂不殺、不盜、不姪、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遠離貪嫉、欺詐、諂曲、瞋恚、邪見。

這個「遠」是動詞，讀音念「願」，這是從內心上除去這十惡。

攝善法戒

若出家者，為折伏煩惱故，亦應遠離憤鬧，常處寂靜。修習少欲知足頭陀等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慚愧改悔，

不得輕於如來所制禁戒。

在都市較大聲，尤其出家，著重定慧，應當遠離，常處寂靜。

攝眾生戒

當護譏嫌，不令衆生妄起過罪故。

好比居士家裡開肉店，我們到肉店找居士有事，一次不行，兩次、三次這麼找，人家說：這出家人到肉店幹什麼！不是買肉？所以我們避免，否則人家就譏嫌。譏是譏謗，嫌是嫌棄。怕眾生妄起罪過，也讓他不要譏嫌，有譏嫌我們不護也不可以。

三、忍

云何修行忍門？所謂應忍他人之惱，心不懷報，亦當忍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法故。

八風吹不動

利衰等，是相對的，一好一壞。普通這八種叫八風，利衰、毀譽、

四、進

勤勇

難壞

無足

稱譏、苦樂。背後叫毀譽，當面叫做稱譏。利——發財，衰——賠本，一苦一樂種種。這種事情、這種心，這是法，都要忍，普通說八風吹不動。遇到這種場合，我們也需要忍。我們沒達到無生忍，心裏要儘量求穩重。遇著了這些境界，好比作生意種種，這時候極力地謹慎安定，就像過吊橋，斷崖的地方怎麼越過去，怎麼處置，安定不怕，求佛菩薩加被。未來的生活，未來的種種都求佛菩薩加被。

云何修行進門？所謂於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堅強，遠離怯弱。當念過去久遠以來，虛受一切身心大苦，無有利益。是故應勤修諸功德，自利利他，速離衆苦。

南部有兩位居士，是在鐵工廠工作，這兩天報紙報的台北高雄

別明除障方便
 先明內有業因
 次明外感邪魔

三十五度，再熱，三十七度就和人的體溫相同。在這種熱天，在鐵工廠怎麼作？人就穿一條薄薄的褲子，在鐵板上，紅槌鐵爐，整天在那，就受這個苦。修行要是這種苦也可以忍，生死也可以了脫。還有，「二者忖己德行，全缺應供」，農夫在插秧的時候，有時候打雷，再是煤礦，有時候燒起來，眷屬呼叫，所以我感覺，實在是「忖己德行，全缺應供」，當思來處不易，我們儘量在佛法求精進，才好。

復次，若人雖修行信心，以從先世來，多有重罪惡業障故，爲邪魔諸鬼之所惱亂，或爲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或爲病苦所惱，有如是等衆多障礙。

這裡說障，前面施、戒、忍都沒有說障，在精進這裡說障，就是

一 邪魔諸鬼
二 世間事務

三 病苦

人一發心精進，就出障礙。這個障好比有先世的惡因，重罪惡業，「為邪魔諸鬼之所惱亂」，這第一。第二「為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我那時候在家，有時候要債，他就迴避我，我就非得跟他要，逼惱、再吵起來，再是我就在這坐，你不給我就不走。要是佛法的事務還比較好，世間事務真沒有意思，打官司，到法院出庭，應酬、宴會，世間事務種種牽纏儘量避免。「或為病苦所惱」，要用功又來病了，病苦也有幾種，有四大不調，傷寒、傷暑，熱著、冷著。第二是業障病，我時常有業障病，我自己知道。那時候陳居士來問我怎樣，我說一切放心，業障病，受完苦就好了。還有，我二十八歲那時候病四個月不好，以後念觀世音菩薩，繞菩薩繞好，都是業障，吃藥也不好，怎麼調也不

好，業障病。再是冤業病，冤家債主找上，那可不得了。

業障又分三種：邪魔諸鬼、世間事務、病苦所惱。

同學本來都想到山上精進，都說這個有事，那個有事，種種事，就是世間事務種種牽纏的障，這要知道。在我眼前還得要特別說的實在，實際都是自己的煩惱業障。怎麼對治呢？

是故應當勇猛精勤，晝夜六時，禮拜諸佛，誠心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常不休廢。得免諸障，善根增長故。

天台五悔
懺悔
勸請
隨喜
迴向
發願

普通這叫做五悔，懺悔一切罪業，勸請諸佛菩薩、善知識住世或者說法，或者他的功德我們隨喜，都是對治我們過去的不隨喜嫉妒障礙，或者不願意佛住世、菩薩說法、善知識弘法，或者他住世我們也

五、止觀

不願意，所以要禮拜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我們過去不迴向菩提，都是迴向發財，迴向我怎麼好，都是迴向自己。這教我們要迴向眾生、迴向菩提、迴向真如，都是把眾生狹窄的心擴大。自私自利心，這個心是輪迴六道，轉過來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提，超出六道，免諸障礙，善根增長。

前四門次第說過了，接著止觀門。先略明，後廣說。

云何修行止觀門？

初、徵。二、釋，又分三科：初止，二觀，三俱。

最後第五歸到止觀。止觀，先止次觀，然後止觀同時俱修，這是略說。

所言止者，謂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

這個止是止一切境界，以及執著境界的心理，這都是因緣所生，而因緣性空，就止在這。奢摩他，翻譯也是止，就止在因緣性空。因緣性空中，境界也沒有，執著境界的心理也沒有，這叫做止。

所言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毘鉢舍那觀義故。

所言觀，就是分別因緣生滅。分別因緣生滅，我要怎麼作？拜佛就五體投地拜好，大拜不相宜。用拜墩拜，像在小板凳上拜一樣，也不好。用拜墩拜，不及；大拜躺在地上又太過，過與不及。再是，密宗大拜，有一個老居士，皈依虛雲老和尚，他說大拜觸動陰部、小便秘，不相宜，五體投地就沒有這種情形。我們分別怎麼好，就五體投

地拜佛好，早晚功課也是漸漸調整好。分別因緣生滅相，這屬於觀，在因緣生起上分別，在因緣性空上止。俱呢？

云何隨順？以此二義，漸漸修習，不相捨離，雙現前故。

我安定，就是止；我能觀才能止。我觀，也要止才可以。不止，我隨著因緣去了，好比我下山，上車了，經過集集，經過南投，到了台中，心裡止不住了，就跟著世俗因緣去了，也不行。能觀還要止，能止也需要觀。所以最後添個俱，止觀兩種具足，漸漸修習，不相捨離。後文譬喻就像鳥的兩翅，少一個翅膀飛不起來，這很重要，雙現前故。這是略明，以下廣說。

修正五緣

- 一、閒居靜處
- 二、持戒清淨
- 犯須懺悔
- 三、衣食具足
- 四、得善知識
- 五、息諸緣務

若修正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

注疏提到具說有五種緣：「一者閒居靜處」，山林最好，或是一間房，再是全體整個房更靜，一個寺院更好，寺院又住在山林或水邊，那更好。「若住聚落，必有諠動」，聚落現在就是都市，連鄉村也算。都市中，也不是怕空氣不好，就是怕聲音，尤其是汽車的聲音最吵鬧。

「二者持戒清淨，謂離業障，若不淨者，必須懺悔。三者衣食具足。四者得善知識。五者息諸緣務。」「息諸緣務」，世間無謂的事情牽纏，儘量避免，這樣好修行。端坐調身，「或全跏或半跏」，以下注疏說的是打坐姿勢。「解緩衣帶」，並不是腰帶全緩，只是好比

腰帶繃得緊，五個扣，把它解開，變成三個或一個，解緩好打坐，不能勒得很緊，綁腿帶也是不鬆不緊才好。打坐的姿勢都在這裡，注疏說廣如天台山智顗禪師所說，和天台智者大師小止觀一樣，小止觀不是小而是止觀的綱要，體會那個就可以。這都屬於外緣，下一科是安內心。

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

先離境界，氣息、形色這都是有，沒有了就是空，連地水火風、見聞覺知都離，這是離境。

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

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後以心除心。

第二除心，心再離。這和《圓覺經》離境離心一樣，先除境界，再除執著境界的心，把除的這一念也除去。離境離心，又遣離，連想離的那一念都不要。既然心境都沒有了，離也不要，遣離。還有個遣，遣再遣出去，以心除心。

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

不生不滅這個心，要和大家研究怎麼說呢？這個心就像河底、溪底，人事紛紜，心念就那麼生滅，不停的生滅，就像颱風大水往下沖，溪底抓不住，照這一念無生照不著，洪水颱風都是有生，抓這無生抓

歷四威儀緣
對六境塵
思惟一切不可得

不住，怎麼辦呢？體會心本無生，體會一會兒，馬上拋錨、下墩，溪底打上樁子，弄上鐵鍊，水泥都打好了，鍊子裝好了，抓住鍊子，洪水再來不怕。這個樁子、鐵鍊是什麼？就是一句阿彌陀佛。

這是打坐中修止。接著，約餘威儀修止。這是按著其他的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說。智者大師的小止觀也是如此。

若從坐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

久習淳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

唯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慢、懈怠，如是等

人所不能入。

這麼修好，唯除疑惑、信心不足，疑惑不信，或是誹謗佛法。打倒孔家店，孔子是民族的聖人，叫他孔老二，孔子學說叫孔家店，能這麼誹謗，又誹謗佛法，造業就自己受苦。誹謗是普遍誹謗，普遍就有共業，就受這個苦。重罪業障包括殺人、盜十方僧物，或者打過父母、罵過父母等等。再是我慢，我慢貢高。我慢貢高怎麼對治呢？就是慚愧懺悔心最好，感覺無始劫來的罪過業障太重，怎麼能起我慢呢？起我慢修不上止觀、定慧。普通世間一般信佛的人，只是布施一點、拜三拜、供佛，以至於用葷菜供佛，要他修止觀，他觀不到邊緣，都是由於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慢。尤其是富貴人，在佛前很難拜一拜。等著能五體投地拜下去了，我慢就減輕了。再是懈怠懶

惰，如是等人所不能入。以下是修止殊勝的功能。

能生一行三昧

復次，依是三昧故，則知法界一相。謂一切諸佛法身，與衆生身，平等無二，即名一行三昧。

能生無量三昧

當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漸漸能生無量三昧。

還是歸到心真如門的真如。止，止生滅、觀生滅，止也是止真如，觀真如，也不離這兩門。生滅是因緣所生，真如是因緣性空，也不離這個。

如此修行，辨別的魔事很多，下一科就是辨魔事。

或有衆生，無善根力，則爲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亂；若於坐中現形恐怖，或現端正男女等相。

當念唯心，境界則滅，終不爲惱。

這裡頭說的很多，要是不執著就不怕，先這麼說。再廣說魔事有十事、五對。

初現形說法

或現天像、菩薩像，亦作如來像，相好具足。

不得了，魔能現天像、菩薩像，以至於現佛像，你辨別不出來。

他還說法，不過說的不對。

若說陀羅尼，若說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或說平等、空、無相、無願、無怨無親、無因無果，畢竟空寂，是真涅槃。

說到三解脫門還可以，平等也可以，真如平等，不增不減。說無

二得通起辯

怨無親、無因無果，這就不是佛法了，顛倒說，邪魔說。畢竟空寂是真涅槃，斷滅空，這就不好。現形說法，考驗是佛、是魔，要知道才好。所以我們研究《起信論》，研究佛學，能辨別這個對不對。

或令人知宿命過去之事，亦知未來之事，得他心智，辯才無礙。

現形說法，或令人知宿命過去之事。還像有他心通，能知道宿命的事、未來的事，得他心智，還出了辯才。頭些日子，朱英龍居士對我說，董浩雲輪船公司在台北分公司的副總經理，一修定功，馬上就知道過去未來的事，還有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能令衆生貪著世間名利之事，又令人數瞋數喜，性無常

三起惑造業

準。或多慈愛，多睡多病，其心懈怠。或卒起精進，後便休廢。生於不信，多疑多慮。或捨本勝行，更修雜業，若著世事，種種牽纏。

能令人執著世間名利，又使人數瞋數喜，頻頻的瞋、頻頻的喜，性無常準，或者是那麼地慈慈悲悲、婆婆媽媽的，或者多睡多病，叫它心懈怠，或者是忽然精進，馬上又休廢，或者由信而又不信，又多疑多慮，捨棄本勝的止觀行，去修雜亂的、無謂的雜業，著世間事，種種牽纏，修止觀定慧的功夫退了。

亦能使人得諸三昧，少分相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

誦大乘般若
持治魔咒
誦大小乘戒律

五食差顏變

也能使人得三昧，少分相似，不是全部相應，都是外道所得，不是真正的三昧。

或復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住於定中，得自然香美飲食，身心適悅，不飢不渴，使人愛著。或令人食無分齊，乍多乍少，顏色變異。

或者令人忽然間吃得沒有限齊，不知道飽的這麼吃，或者不吃了，少吃少吃又少吃，顏色面色都變，變得不好。

以是義故，行者常應智慧觀察，勿令此心墮於邪網。當勤正念，不取不著，則能遠離是諸業障。

這時候常應用智慧觀察，不要讓這心墮在邪網，要緊要勤修正

初舉內外二定
以別邪正

念，不取不著，則能遠離是諸業障。要緊是正念，對這些神通變化，佛、菩薩相種種不取不著。不但是邪魔的魔事不著，連真正佛來了，也不著。可是要知道，分辨清楚，則能遠離是諸業障。以下這也很重要，辨真偽。

應知外道所有三昧，皆不離見愛我慢之心，貪著世間名利恭敬故。

要知道，邪魔外道所有的三昧，按著六識，都不離見愛我慢之心。真如三昧就不是如此。

真如三昧者，不住見相，不住得相，乃至出定，亦無懈怠，所有煩惱，漸漸微薄。

二對理事二定
以明真偽

照說全部的科應列表，不難，還很有興趣。以下講到真偽。

若諸凡夫，不習此三昧法，得入如來種性，無有是處。

這是真，以下是偽。

以修世間諸禪三昧，多起味著，依於我見，繫屬二界，與外道共。若離善知識所護，則起外道見故。

二界就是色界、無色界四禪四空。因為修三昧、修定，這時候超出欲界，是上二界。上二界，四禪色界，執著色身舒服、內心舒服，這叫色界，他還執著色身。無色界，斷滅空，他不知道心真如而去修定就是四空天。如此，繫屬二界，與外道共，若離善知識所護，則起外道知見。

這是邪正、真偽，一對一對，這是真偽，前面是邪正。

簡真偽這一科：初、舉內外二定以別邪正，二、對理事二定以明真偽。這個科再詳細研究。打坐用功，這最重要。最後說利益，教眾生歡喜修。

復次精勤專心，修學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云何爲十？

初一、善友攝護益

次四、離障益

一、離外惡緣

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

二者不爲諸魔惡鬼所能恐怖。

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

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

二、離內惑業

五者滅一切疑諸惡覺觀。

後五、行成堅固益

六者於諸如來境界，信得增長。

一、於理增信

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

二、處染不怯

八者其心柔和，捨於憍慢，不爲他人所惱。

三、不爲緣壞

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

四、無世滋味

不樂世間。

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

五、得深禪定

這佛菩薩要加被，以下十種利益自己看，這總說是修止的利益。

以下是觀，先明修觀的意義。

講觀的那幾科，都是重要的觀：法相觀、大悲觀、大願觀、精進

初明修觀意

觀。法相觀又分四種，就是四念處。法相觀，諸法的相也可以說是五蘊法相。在五蘊法相上，色法就觀不淨，受蘊觀受是苦，想、行蘊觀法無我，識蘊觀心無常，這是五蘊法的法相觀。如此觀，要是不起大悲心救度眾生還不行，又要起大願心，起大悲觀、大願觀，還要發精進觀。

前面講止，現在要講觀，最後講止觀俱。止觀俱就是行住坐臥止觀雙運，即止之觀，即觀之止。

復次，若人唯修於止，則心沉沒，或起懈怠，不樂衆善，遠離大悲，是故修觀。

辨觀行相四：初法相觀，二大悲觀，三大願觀，四精進觀。

初、法相觀

無常觀

法相觀就是觀心法、色法的相。心法、色法都是無常的，是苦的，無我的，不淨的，這叫法相觀。

修習觀者，當觀一切世間有爲之法，無得久停，須臾變壞。

觀無常觀到極處就是死，印光大師說這個死字很重要。

苦觀

一切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

再是觀苦，與苦集滅道的苦相應，與大悲心相應。所以佛門弟子常常觀自己苦，觀眾生苦。

無我觀

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恍惚如夢。應觀現在所念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猶如於雲，忽爾而起。

再觀無我，沒有個真的。

不淨觀

應觀世間一切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污，無一可樂。

觀不淨，破色蘊。要講五蘊，觀苦破受蘊，觀無我破想行二蘊，

觀無常破識蘊，這可以說是五蘊法相上觀，破五蘊，所以叫法相觀。

二、大悲觀

如是當念：「一切衆生，從無始時來，皆因無明所熏習故，令心生滅，已受一切身心大苦；現在即有無量逼迫；未來所苦亦無分齊，難捨難離，而不覺知。衆生如是，甚爲可愍。」

第二觀大悲心，起大悲觀。我們如此苦，眾生也是，要發心度一切眾生。

作此思惟，即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分別故，徧於

三、大願觀
長時心
廣大心
第一心

四、精進觀

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其未來，以無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衆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

第三大願觀，勇猛立大誓願，徧於十方，空間一切處，盡於未來際，時間一切時，救拔一切苦惱衆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

以起如是願故，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衆善，隨己堪能，不捨修學，心無懈怠。唯除坐時，專念於止。

第四是精進觀。這很好，大悲觀，普度衆生；大願觀，誓願成佛；精進觀，實地去作。這幾科列好，常常念，背熟才好。（列表請見第398頁）若餘一切，悉當觀察應作不應作。

止、觀說過了，以下是俱。

若行若住，若臥若起，皆應止觀俱行。

好比人數多，事情急，這時候尤其要提撕止觀俱行。怎麼觀、怎麼止？即止之觀，即觀之止。

初、即止之觀
止觀說時有前後，
行心鎔融不二，
不二之性即實性，
理味在此，
宜可思之。

所謂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

所謂雖念諸法自性不生，就是止；而復即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就是觀。人事紛紜在眼前，我們止中要觀，觀怎麼處置。

二、即觀之止

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亦即念性不可得。

觀因緣善惡業報，觀因緣生起，而又觀因緣性空。

對障明俱

若修止者，對治凡夫住著世間，能捨二乘法弱之見。

凡夫住著世間六塵、名利、男女種種。二乘是遠離世間，凡夫是執著世間。

若修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心過，遠離凡夫不修善根。

這些止觀將來都可以列表，同學將來研究更清楚。

以是義故，是止觀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若止觀不具，則無能入菩提之道。

以下是避免退墮。

復次，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

防退方便

通舉聖意

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

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

別引經證

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

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

印光大師就引這段經文，或龍樹菩薩的論文，說馬鳴、龍樹、無著、世親，諸大菩薩都讚歎極樂世界。我們看到這地方，確實菩薩也

這麼讚歎。

勸修利益分

已說修行信心分，次說勸修利益分。如是摩訶衍諸佛祕藏，我已總說。

若有衆生欲於如來甚深境界得生正信，遠離誹謗，入大乘道，當持此論，思量修習，究竟能至無上之道。

聞時益

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此人定紹佛種，必爲諸佛之所授記。

思時益

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

修時益

復次，若人受持此論，觀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

無量無邊，不可得說。假令十方一切諸佛，各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歎其功德，亦不能盡。何以故？謂法性功德無有盡故，此人功德，亦復如是，無有邊際。

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都勸化教他修十善，而不如有一個人，在一頓飯間，還沒有修，但思惟《大乘起信論》的法，功德就超過前面的功德。因為思惟《大乘起信論》的法，和真如法性功德相應。三千大千世界眾生都修十善，他和真如法性不相應，世間的生滅善法，還都是在生死輪迴，修善得樂報而已，不能超出六道輪迴。《起信論》一思惟，馬上就是菩提路，究竟能成正覺。因為這個功德，超過教化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令行十善。

謗毀罪重

所有經中，佛如此說，都是勸我們，無量布施，乃至《金剛經》說身命布施，又是多少金銀種種的布施，不如持《金剛經》一句，這意思就是，持一句和心真如相應。無量布施都是和生滅門相應，生滅門究竟是六道輪迴，人天福報，和法性功德不可比。

以下說明要有誹謗，罪過無量無邊。

其有衆生，於此論中，毀謗不信，所獲罪報，經無量劫，受大苦惱。是故衆生，但應仰信，不應毀謗。以深自害，亦害他人，斷絕一切三寶之種。以一切如來，皆依此法，得涅槃故；一切菩薩，因之修行，得入佛智故。

當知過去菩薩，已依此法得成淨信；現在菩薩，今依此法

結勸修學

得成淨信；未來菩薩，當依此法得成淨信；是故衆生應勤修學。

最後總結迴向：

諸佛甚深廣大義，我今隨順總持說，
迴此功德如法性，普利一切衆生界。

《起信論疏》科文提要、起信論釋教義中詮真妄生滅法相之圖及《起信論疏》法數別錄，乃清末楊仁山居士所修定的《大乘起信論疏》之附錄。

起信論疏科文提要

文前懸敘義門，懸是遠的意思，還沒進入本文之前，懸遠地先敘說《起信論》的大義。這有六科：壹、教起因緣，貳、諸藏所攝，參、教義分齊，到陸、所詮宗趣。

壹、教起因緣，有十科。一智，這都是菩薩的大智所發揮的。這十科都是一個字，一智，二法，三示，乃至十益。

貳、諸藏所攝，有三藏、二藏。

參、教義分齊，說明《起信論》，菩薩言教的義理高低。

一、約教詮法通局，教有五教，小始終頓圓，屬於哪一教？

二、約法生起本末有五重。這個心法生起，由一心開二門，義有

三大。二門中，一真如門，二生滅門。三生滅門中，有覺義、不覺義。

四不覺義中，又有三細。第五依現相生六粗。約心法開展起來，就是如此。

肆、教所被機。

伍、能詮教體。一、隨相。隨著名句文的字相、聲音相。

二、唯識。聲音文字都是唯識所變的。

三、歸性。識歸自性，由真如自性現出識。

四、無礙。最後是無礙。

陸、所詮宗趣。總有五宗，別有五對。

如此就知道《起信論》教起的因緣，是屬於哪一藏所攝，教義的高低，加被什麼根機，我們是不是所被的機。菩薩說法是文字、聲音，或是菩薩的唯識、菩薩的自性。接著我們知道《起信論》的宗旨趣向在哪。這個先研究好，還沒有研究論，先懸遠的敘一敘這些。

入文開始先解名題，先論題是《大乘起信論》。二論主，是馬鳴菩薩。三翻譯的人是真諦三藏。經典注解排的次第大體也是如此，如先解釋《阿彌陀經》的經題，再是翻譯的人羅什三藏。

接著是歸敬述意的偈子，前八句是歸敬三寶，後四句是述造論意，一共十二句。首先是偈頌，然後是長行文。

長行標列有五分：初、因緣分，二、立義分，三、解釋分，四、修行信心分，五、勸修利益分。

初、因緣分。因緣有總相及別益。

次、立義分。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一者法，二者義。義中有三大。乘，諸佛已經達到目的了，菩薩正在那修行，也是乘大乘的義理。

三、解釋分。一、顯示正義，也是顯示大乘法、大乘義，心真如、心生滅，和心的生滅因緣，和體相用三大的義理。二、對治邪執。人我執有五種，法我執有二種。人我執、法我執就是我執、法執。了解我空法空、我執法執，對辦事和修行很重要。

辦事就是尊重法這個理，他說的對，我就服從他，我聽他的。譬如我辦事建築，我和員林黃居士意見不同，這時我就考慮，我說的合不合理呢？他講的究竟建出來是不是好的？建築的宗趣就是為的建築好，大家適用，這是法。我必定要這樣，或這句話我說出去了，一定是照我的作，這是我。我這句話說出去了，不合法，建築出來不適用，也不雅觀，我就要服從他，他說的合法我就尊重。打坐用功也是，我就是貪瞋癡慢疑、邪見、不正見這些，打坐不要它。法，種種法，我現在持咒，或是念佛、誦經、觀想，這是法，我就照這個作。照這個作，最後還為的歸到心真如。歸到真如，法王法無法，法也是空的。

凡夫有我執，我用什麼功就用功，有法執，不要有我執。我執就是貪瞋癡，我相、人相對待這些。進一步，如法修久了，歸到真如，歸到一心。所以法執和我執要弄清楚。辦事也是，同學辦佛學社，也是有法而沒有我才可以，這樣自然辦得好。

針對現在說，現在佛門邪執在哪？就是我前面所說的那些，時代演變不同。好比五十年前，我小孩的時候，開始不纏足，叫天足，開始講不纏足了，比我年歲大的還纏足，當時和我年歲差不多的都是纏足。纏足是那時候的邪執，現在都不纏足。現在什麼邪執？現在有現在的邪執。尤其在我們學生身上，對佛門裡佛門外我們看清楚，辦學生的佛法，我們也看清楚。好比幫人忙，我們也不懂，他緊為名為利

在那賺錢，我去幫他忙，幫錯了。我們不分彼此，可是被他利用。一定他不是為名為利，我才幫他。他不是我執，而是為法，我幫的也是為法。他為的我執，我幫他，成就他的我執。所以人我見、法我見，我執、法執，我空、法空，同學需要弄清楚。

我執、法執在《百法明門論表解》後面有，《心經表解》也有，再是查《名相辭典》，自利利他都需要。同學辦活動，好比辦同學的佛法活動，避免有同學出來唱流行歌，有男低音、女高音，或者再跳什麼舞，那絕對不行，那不是佛法，同學活動要真正佛法的活動。我們不會，不會我就盡心去做。

對治邪執，處在現代也很重要。對佛門外，世界大局、國家、個

人自己，我們要有善巧方便，有進取。不過，大體學生以好好讀書為基本，最重要，儘量少參與世間政治、經濟種種。尤其佛門弟子，為大專學生又是佛門弟子，儘量保守本分讀書，好好用功就好。其他以外，都是邪執。所以，在書本上看對治邪執，覺得和我們不相干，其實都是相干。最初說，所有的邪執都是為的我執，為的名利恭敬。

三、分別發趣道相。沒有邪執，這是正義，這才是正見，依著正解起行，就是分別發趣道相。

顯示正義中有二門，心真如門、心生滅門這兩大科。

真如門先說離言，後說依言，依言有如實空和如實不空，這是基本要義。現在研究空宗很容易犯空，以至於落入斷滅空，他不講不

空。空宗講空，龍樹菩薩的意思是把鏡子都擦空了，自然露出鏡子的光明。他們現在空空空，空到極處還是以空宗為第一，這起了法執，也變成邪執。這一空，什麼不做了。空了之後有個不空在，這才可以。所以，研究空宗，再研究唯識，再有空有不二的性宗，才好。

生滅門，這裡的科，有時候難懂，對照本文看較容易懂。

生滅心識比較好懂，就是覺義和不覺義。覺義中有本覺和始覺。

由始覺趣向本覺的過程，有名字覺、相似覺、隨分覺、究竟覺。接著講本覺，再講不覺，不覺中有根本不覺和枝末不覺。

名字覺是滅相，相似覺是異相，隨分覺是住相，究竟覺是生相不生了，才究竟覺。

不覺，有根本、枝末兩種。枝末不覺有二，就是無明為因生三細、境界為緣生六粗。

再是生滅的因緣。我就計算，佛法講因緣有幾種，好比十二因緣這第一；法性宗講親能生起為因，疏能助成為緣，這第二；法相宗講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這又一種；第四，無明為因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這也是因緣，有這四個種。這四種都可以會到因緣性空。放蒙山最初淨三業咒，就是因緣性空的咒，一邊念咒，一邊要觀想因緣性空。

生滅因緣，生滅跟著心意識來，心意識是生滅的因緣。心、意、意識這三種並不是三等，而是由心發展為意，意再粗，再深刻、再執

著，就叫做意識。如此不覺、生滅因緣都是染污人心，染污我們眾生心，講染心。接著分別生滅相，分別粗細。

染淨相資總有四法：淨法是真如，染因是無明，妄心是業識，妄境是六塵。再別明染法熏習不斷，淨法熏習不斷。再講生滅門所示體相用三大的義理。

對治邪執，有人我執、法我執。

分別發趣道相，就是信成就發心、解行發心、證發心，信解行證是學佛的地圖。信成就發心是十信菩薩，就那麼高，我們凡夫望塵莫及，可是我們也相似的依信解行證怎麼發心，往前進求。信佛之後，對於佛法的義理有了解，依解去實行，實行證明不錯，念佛拜佛馬上

有受用。

四、修行信心分。五行就是六波羅蜜。五行最後不叫定慧而叫止觀，又合為一門，意思就是要止觀雙運、不離，才能究竟。但偏於一方不可以，所以最後止觀合為一門，先止後觀，再講俱，止觀具足。

《道德經》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
眾妙之門。

止的基本義理，不外是因緣性空；觀的義理不外是因緣所生。觀因緣所生，很合乎老子《道德經》所說：先無，心裡空，欲以觀其妙；又要有的，欲以觀其微，在因緣起落種種變化，究竟還落在因緣果報。觀生住異滅、成住壞空，生起謝落就是因緣果報。這是止觀的基本原理——因緣性空，因緣所生。

修止怎麼修？有什麼魔事、魔障？教我們知道，不受這個害，再

講利益。現代的人，處在這種繁華都市，人事紛紜，修正觀最要緊，最需要。止，先修用功夫最初的方便，要具足五緣。觀，這個科要背，觀有四大科：法相觀、大悲觀、大願觀、精進觀四種。法相觀有四種就是四念處，是在五蘊法上起四念處觀。五蘊法的法相，色法是色蘊的法相，受想行識是心法的法相。在色法法相觀不淨，在受想行識觀苦、無常、無我，破五蘊。大悲觀，普為一切眾生。大願觀，究竟都達到第一義觀。精進觀，想法怎麼樣勤勉精進用這功夫。先止後觀，最後止觀再俱，這是修行信心分。

五、勸修利益分。我們信受，依著修行，依著信起解起行，都是信受，得種種的福德利益，毀謗的罪很重，最後結勸。大體科是如此。

註：辨觀行相表

法相觀	無常觀	當觀一切世間有為之法，無得久停，須臾變壞。
	苦觀	一切心行，念念生滅，以是故苦。
無我觀	應觀過去所念諸法，恍惚如夢。應觀現在所念諸法，猶如電光。應觀未來所念諸法，猶如於雲，歛爾而起。	
	不淨觀	應觀世間一切有身，悉皆不淨，種種穢污，無一可樂。
大悲觀	如是當念一切眾生，從無始時來，皆因無明所熏習故，令心生滅，已受一切身心大苦，現在即有無量逼迫，未來所苦亦無分齊，難捨難離，而不覺知，眾生如是甚為可愍。	
大願觀	作此思惟，即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離分別故，徧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其未來，以無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惱眾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	
精進觀	以起如是願故，於一切時、一切處，所有眾善，隨己堪能，不捨修學，心無懈怠。唯除坐時，專念於止。	

一藏門
二覺門
三淨界藏心

起信論釋教義中詮真妄生滅法相之圖

慈雲灌頂智者轉法題

覽斯圖者。須熟讀論文。深研義理。意旨自得矣。且
就生滅一門而觀。若背覺本合塵淨界。則翻淨而為染。若
斷惑本證真佛。則轉凡而成聖。又兼真如二門而觀。若
依真起妄。則法性隨緣。即真如門成生滅門。若會
緣入實。則無明體空。即生滅門成真如門。復加圓
融統觀。染淨妄真。總不離法界藏心矣。如此流變
三疊順逆觀之。或迷迷因或悟悟因。或佛或生佛生界。顧在當人用
心何如耳。豈有一定法哉。發趣道相者。宜慎思之。

心 生攝心界法一

界法真一
嚴華
教圓乘一
宗德異融圓
大體

世

門如真

依言義

離言義

頓

(相)
常與
我淨

有無二異，變非變俱。
四句皆離能成分別。

如實空
離四句
絕百非

如實空

離法相

離妄執

如來有勝方便攝護心

謂以專意念佛
目緣隨願得生
他方佛土常見
於佛畢竟不退

二空
始

我空
小

依三乘銘根故
但為說人無我
一人我見二法我見
若離於我則無邪見

相大
六義

大智慧光明
徧照法界
真實識知
自性清淨心
常樂我淨
清涼不壞自在

非有異俱	非非有異相	非非無異相	非有異相	非無異相
圓	頓	終	始	小

念無源心

非無	非有	非識	非智	非心色
小	始	終	頓	圓

念離體心

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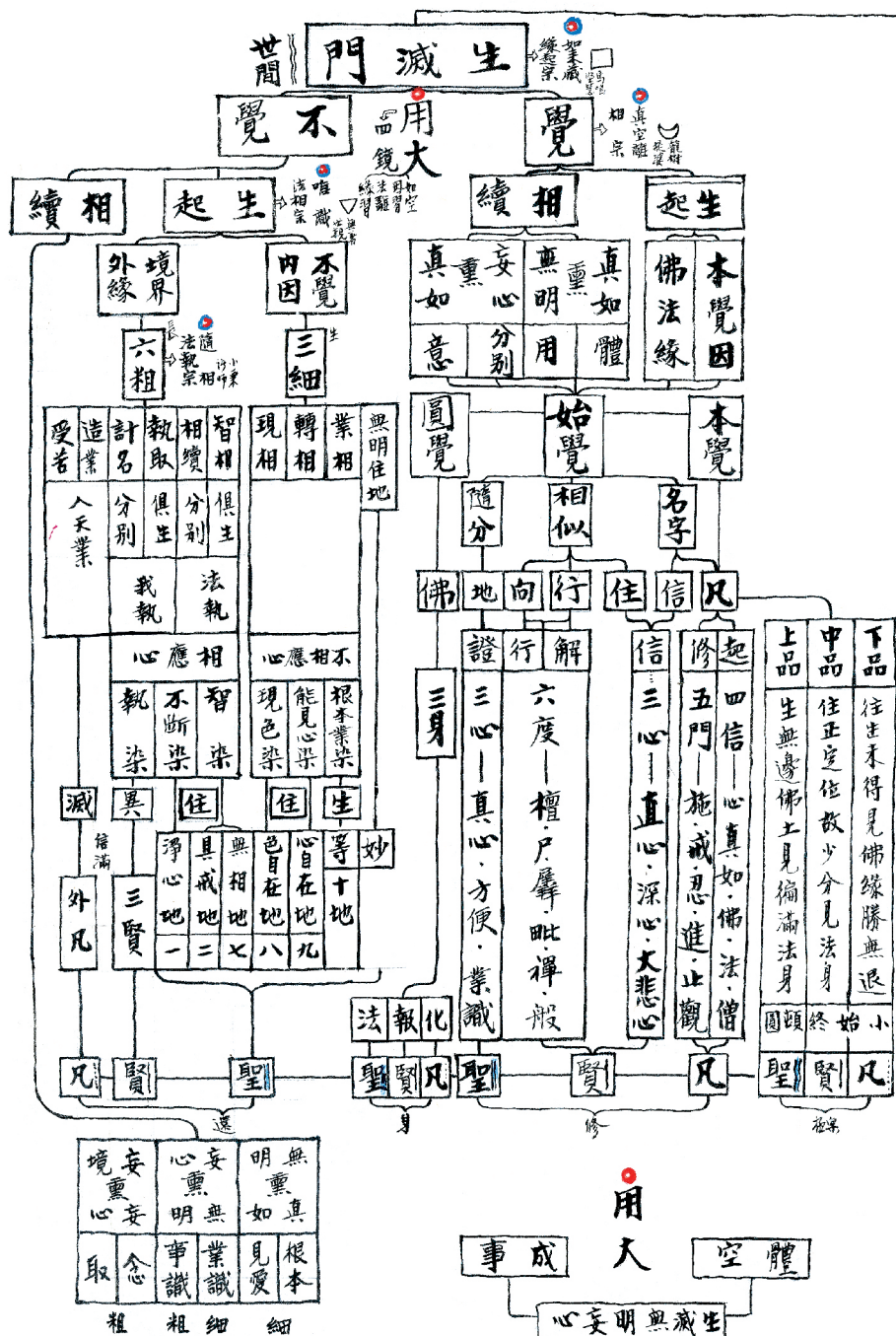
相大

緣隨

變不

心真如真滅不生不

心藏來如



馬鳴大士撰起信論。貫通宗教為學佛初階。不明斯義。則經中奧突無由通達。賢首國師特為造疏。判屬大乘終教。蓋下接小始。上通頓圓也。慈雲灌頂法師。綜括論義。輯成一圖。真妄諸法。瞭如指掌。長沙曹顯宗居士。復加參訂。俾教網脈絡。毫髮無遺。可謂精益求精。簡而又簡矣。爰附刊於論疏之後。以廣流傳焉。

光緒二年冬十一月石埭楊文會識於湘東精舍

起信論釋教義中詮真妄生滅法相之圖

這是灌頂法師列的表，長沙曹顯宗居士加以參訂，楊文會居士附印，《起信論》的真妄生滅法相圖。這個簡圖是《起信論》解釋教義的法相圖，法相圖不外真法、妄法、生滅法。

真法是心真如，妄法是心生滅。真法有真如的法相，妄法有生滅的法相。這個表能上下對照看出來，很好。

一法界心，就是這整個的心，攝生一心。底下一真法界，這是依著《華嚴經》，最高最上，是小始終頓圓的「圓教」，最高的一乘。圓教這一宗叫圓融具德宗，事理圓融，乃至事事都圓融。

由一法界心分為真如門和生滅門，真如門中有離言，有依言。離

言就是小始終頓圓的頓，頓超直入，當下就是自性，就是真如，這叫頓。離言中先離諸法相，非無、非有。那麼就是非無非有？不然，非非無、非非有。兩個非，還是有還是無？又有又無，不是矛盾了嗎？那麼，非有無俱。一異也是如此，這樣能排出小始終頓圓的教義，這個慢慢再研究，這是第一離法相。

第二離妄執，執色、執心，執智、執識，執有、執無，這是妄執。按這個又分小始終頓圓，這是離言真如。

依言真如，有如實空，又有如實不空。如實空、如實不空離得很遠，可以在如實空的四方框底下畫個紅線，如實不空也畫個紅線。有無、一異，雙非、雙俱，四句都離，沒有能所分別，就是如實空。如

弘一大師致鄧寒香書：
大乘之人須發菩提心，至發心之後，處眾處獨，皆無不可。位近等覺，尚須樂於獨處，住阿蘭若，何可謂山居辦道者為小乘人。

實不空，所有的法相妄執都離開，如實空了，如實不空的常樂我淨顯現，自性有無量的功德義相，就是相大——大智慧光明義、徧照法界義、真實了知義、自性清淨義、常樂我淨義、清涼自在義。打坐，越坐越覺得清涼自在，或是越覺得清淨，真實了知，清醒過來，不迷在世間，心裡徧照法界，普見光明，都是本心那個義理的相。

這裡頭，我執而空就是我空，法執也空出，我執、法執都空，叫二空。我執空，這是小始終頓圓之「小教」，破我執。

我執，法執都空，二空，這是大乘開始——「始教」。所以大乘小乘在哪分？在我執法執上分，並不是在街裡弘揚佛法就是大乘，在山中用功修行就是小乘，完全是在我執法執上分。在街裡要沾名利也不

行，當然在山中也能沾名利，要緊在心裡上我空、法空。這弘一大師也說過，大乘小乘不這樣分。

二空，空的是人我見和法我見，只要離我就沒有邪見，講空而沒有講到不空，所以是大乘的開始，不是終究的「終」。終究的「終教」，就是如實不空，空而不空。離言真如是「頓教」，真如門大體按次第講過。

生滅門有覺義和不覺義。覺義，本覺為因，人人都有本覺，可是沒有佛法的緣不行，得有佛法的緣。這時漸漸覺，真如能熏無明，妄心就厭離世間，這有良知良能的真如起作用。這時妄心就厭離世間，欣求佛法。這是生滅門中的覺義，由不覺而又起覺悟的義。這底下有

本覺，有始覺，始覺有名字覺、相似覺、隨分覺，就是生住異滅，滅相、異相、住相、生相。這裡經過信解行證，由凡夫、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成佛。在凡夫，起四信，修五門。信住行向——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按信成就發心，起三心；解行發心修六度；信解行證，證有三心。這個我們都體會相似的要發，直心、深心、大悲心，這是很好的。佛有法報化三身，化身度凡夫，報身度三賢的菩薩，法身是十地菩薩才能見。這是生滅門的覺義。

生滅門的不覺，生起就是不覺為因生三細，境界為緣生六粗。三細六粗往下看就是唯識法相，很和唯識法相的義理相融通。日本人的《大乘起信論》注解說這裡三細六粗講的，比唯識的見分、相分、唯

識種子，比那些都較得實際的利益，說的很貼體。不過，轉過來我們研究到三細六粗，就需要研究唯識八識，和《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相對照。先研究唯識百法、三十頌，然後再看三細六粗。三細六粗看一看，再看唯識三十頌和百法。

三細就是業相、轉相、現相，六粗就是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造業相、受苦相。

六粗，佛在這也教我們，有俱生的，就是前生惑業的種子；有分別的，就是今生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教我們種種的分別。智相、相續相是法執。執取相、計名字相就是我執，有俱生的，也有分別的。這和唯識一樣，唯識也講種子有俱生有分別。等著造業

受苦，而不叫它造業受苦，這是人天乘。進一步破執取名字，破執取相和計名字相，這就是破我執，這是小始終頓圓的小。

三細六粗再對染心說，有根本業染、能見心染、現色染、智染、不斷染、執染，都能和三細六粗相對的講染污心。三細六粗也不外乎生住異滅，所以再往下就是橫看生住異滅。什麼時候才能斷三細六粗的起業相和業繫苦相呢？外凡位。三賢位，從聲聞、緣覺開始，斷執取相和計名字相。進一步漸漸斷，到了十地等覺、妙覺，斷盡無明，生住異滅的生相都滅了。生滅既滅就是體空；三細六粗現出來一切現象界的事情叫做成事。用大，又能體空，又能成事，就在這一念心轉。由始覺而趣向本覺就是體空，由三細而成六粗，再漸漸離染，就是成

事。這一生一滅，無明妄心，都是由體上起的用大。

右邊相大，這個心不變而隨緣，隨緣而又不變。不變，是不生不滅的心真如；隨緣，是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如來藏變成阿梨耶識，阿梨耶識就有不覺，生三細六粗。這是心理的現相，由生滅到不生不滅，這才叫相大。生滅不是相大，這個相大是指著不生不滅真如的本體相，而不是物質的相大。相大、用大合成體大，這個體大就是如來藏心。如來藏心是阿梨耶識中不生不滅的心，是唯識的性，叫如來藏心。

這個圖要上下對照，慢慢看。這個圖中間右邊，還有如來的勝方便，教我們念佛得生佛國；佛國中有下品、中品、上品，要緊在得不

退位。九品按著五教也是分小始終頓圓，上品上生當然是圓教的，這個圖大體如此。

起信論疏法數別錄

再略說法數，由一、二、三，一直到十。

一心。

心識二義：覺、不覺義。大乘二種：一者法，二者義。二門就是真如、生滅。如來藏有如實空、如實不空。二德，就是智德、斷德。另外還有二德，不在《起信論》上，就是性德、修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性德，明明德第一個明是修德。

二智：是根本智、後得智。根本智可以說是中觀智或是空觀智，

後得智或者是假觀智。根本智照真如，照不生不滅；後得智照生滅。

外熏二緣：外熏有兩緣，差別緣、平等緣；又有遠緣、近緣；又有增行緣、受道緣。

三立量：宗、因、喻。

楞伽三識：《楞伽經》講三識：真識、現識、分別事識。

三世間：器世間是依報，眾生世間是眾生的正報，正覺世間是佛的世間。

三性：唯識講三性。身心世界都是依他因緣所生起的，就是「依他起性」；在依他起要起執著就是「徧計執性」；這其中要是離了徧計執性，就是「圓成實性」。這三性是佛對宇宙人生、身心世界

的看法、知見、見解。同時佛教我們修行，在依他起性要離徧計執，宗旨為達到圓成實性。這三性立得很好。

唯識三分：自體分、見分、相分，自體分就是自證分。若再添上證自證分，就是唯識宗所講的四分。

三迴向：迴事向理、迴因向果、迴自向他。

信發三心：信成就所發的三種心，也就是直心、深心、大悲心。

四法寶：就是教理行果。

四無量心：就是慈悲喜捨。為什麼慈悲喜捨叫四無量心？都是對眾生說，眾生無量，所以修慈也要無量，悲也無量，隨喜眾生功德也無量，還有捨，無量的慈悲喜都要捨，也就無量捨。慈悲喜是事修，

捨是理觀。但有慈悲喜，要沒有捨，也是人天福報。對眾生是慈悲喜，捨是捨自己慈悲喜這種有為的心，而不是捨眾生。

華嚴四重法界：事法界是現象界，理法界是本體界。事理無礙法界，現象界是本體的現象，本體界是現象界的本體，是一個的。如此，每一事都有理，理無礙，事也無礙，就事事無礙。要修到這境界，點這一支香，變無量無邊，說是《西遊記》孫悟空拔了個毛，一變，好多個孫悟空，這有點事事無礙法界的意思。

五住煩惱，也要漸漸了解。

菩薩的階位，體會這些名字都很好。十信怎麼修？十信：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不退心、護法心、迴向心、戒心、願心。眾生

都是容易起退心，要修不退心才能進入十信，還要護法的心、願心。

十住：其中有法王子住、灌頂住、童真住，都是取這些義理，住我們的心。

十行：歡喜行、饒益行、無違逆行、無屈撓行、無癡亂行、善現行、無著行、難得行、善法行、真實行，這些名相都好。

十迴向：救護一切眾生離一切眾生相迴向，你看這些名字多好，救護一切眾生而離眾生相迴向……，第九無著無縛解脫迴向，第十入法界無量迴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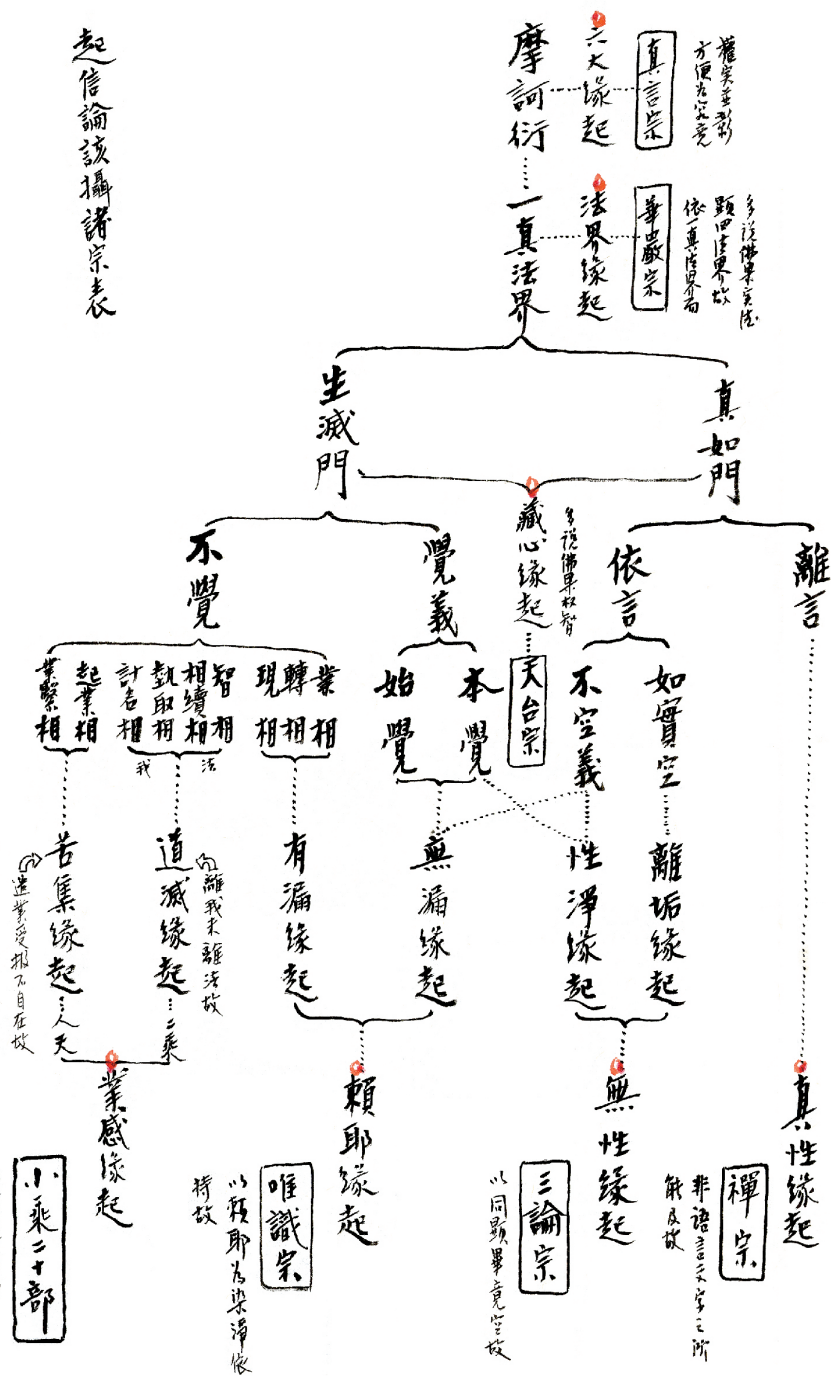
十地：初地是歡喜地，所以寺院有時候寫聯對，在山門常寫：「登歡喜地」。第四燄慧地，由此，廚房常供燄慧地菩薩。因為廚房

燒火煮飯，所以供燄慧地。還有，將來山門做好，旁邊也寫個：「登歡喜地，入解脫門。」

起信論文中有十二個譬喻，風水動濕喻、清淨鏡子四喻、迷方喻、瓦器微塵喻，這是譬喻。

最後是《百法明門論》的百法。

起信論該攝諸宗表



附錄一

起信論該攝諸宗表

本論為一代時教之總鑰，該攝顯密大小性相（各大）諸宗，茲表其概要如右（次）：

以顯密小大性相論之，可得七重緣起如次：一者、真言宗之六大緣起，當於論中摩訶衍。二者、華嚴宗之法界緣起，當於論中一真法界。三者、天台宗之藏心緣起，當於論中依真起妄，攝妄歸真，二門不二之一心。

以上三重緣起，實無淺深高下，但以各宗之立腳點不同，故其立說小有差異。華嚴依一真法界而顯四法界，故多說佛果實德。法華開塵點之久遠，約五時而顯妙，故多說佛果權智。真言以即身成佛故，三摩地法，不共於諸教，方便為究竟故，為權實並彰之摩訶衍。實則一而三，三而一者也。

論中依一心法而開二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真如門中有離言依言二義。依言義中復有如實空義，及如實不空義。生滅門中有覺義、不覺義，覺義中復分本覺、始覺。不覺義中，復分三細六粗。此論中組織之大要也。

今以各宗緣起配之：真如門中離言義，當於禪宗真性緣起，以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及故。依

言真如中如實空義，及覺義中本覺義，當於三論宗之無性緣起，以同顯畢竟空故。

依言真如中不空義及覺義中始覺義，顯無漏淨德，不覺中三細相，顯有漏雜染，同為唯識宗之賴耶緣起，總以賴耶為染淨依持故。

不覺義六粗中，智相、相續相，屬法執；執取相、計名字相，屬我執；此四當於小乘道滅緣起，以出生死取涅槃，離我而未離法故。

起業相、業繫苦相，屬人天乘之苦集緣起，以造業受報不自在故。此二合為人天小乘之業感緣起，以世出世間兩重因果不昧故。

始自凡夫之業繫苦相，終至一真法界之事事無礙，展轉論之，似有淺深之異，實則緣起重重，即入無礙，以同一摩訶衍故。

是以本論組織，總攝顯密小大性相各宗，鉅細靡遺，以淨土本為真言之支分，至持名念佛之橫超方便，論後有文。南山為各宗應有之律儀，不必別出。故皆不入教理系統，於義至允。觀此一心二門之說，總包萬相，牢籠百態，信乎為希世之作矣。

懺雲老和尚擇錄於《常惺法師起信論親聞記》

卅六歲佛誕後三日

研究大乘起信論之方法

懺雲老和尚

一、先閱習本文、熟讀背誦——立義分。解釋分中真如門生滅門。修行信心分中四信、止觀。

二、研究義理

1. 參考註解

菩薩釋論
龍樹菩薩
……
釋摩訶衍論

祖師註解 唐法藏大師疏 陳真諦三藏譯

（賢首國師）

宋長水大師疏記會閱

明藕益大師 裂網疏……唐實叉難陀譯

現代諸家 民國慈舟大師

民國倖虛大師

民國常惺法師

民國方倫居士

2. 閱習科判 ----- 明瞭全論結構

3. 閱讀法師之一法界心表

----- 明瞭全論大意

4. 閱懸談（玄義）、解題

三、研究佛學宗旨在於依解、起行、求證、了二種生死，普度群萌，弘揚正法，非為其他。如因緣分中所說。

四、辯正：近代受日本一部分學者影響，輒言某經某論為偽造，此須辯駁、顯正，摧邪。

1. 蓮池大師云：縱使他人能說此理，吾亦尊之為佛語。

（楞嚴、梵網亦然）

2. 密林法師云：學貴得本，理務得真，譬之修齊治平之學，但論其治國之本，是否由於齊家；乃至致知之道，是否在於格物，而不必沾沾論其言之是否出於孔子者也。

3. 諸佛菩薩多生多劫捨身命所求所修，證得之法，群馬聞之尚且悲鳴，況佛弟子乎。吾人當如何感激讚歎，依之修持，弘揚流通，可謗之為偽造耶？

4. 歷代祖師均為有修證之高僧，一代賢哲學者。持不妄語戒，具大智慧，為之註疏稱讚。

倘為偽造，能如是耶？末法凡夫閱習尚不得其旨義，況毀謗生疑耶？

五、研究本論之後，宜研究賢首五教儀，其中義理，多相契合、配對，閱之自知。

六、今後極須通達教理（佛學）深入經藏之學者、行人，可以依之講經說法、修持，亦可接引外國參訪之士，或向外國弘揚我國大乘佛法、東方文化精華，流通十方，延續慧命也。

真心異名

出自高麗智訥禪師《真心直說》

經論所立真心異名		釋義		何名真心？曰離妄名「真」。靈鑑曰「心」。楞嚴經中發明此心。或曰：但名真心，別有異號耶？曰：佛教祖教，立名不同。且佛教者。或曰：佛教已知，祖教何如？曰：祖師門下，杜絕名言，名不立，何更多名？應感隨機，其名亦眾。
菩薩戒	呼為「心地」	發生萬善故。	有時呼為「自己」	
般若經	喚作「菩提」	與覺為體故。	有時名為「正眼」	
華嚴經	立為「法界」	交徹融攝故。	有時號曰「妙心」	
金剛經	號為「如來」	無所從來故。	有時名曰「主人翁」	
般若經	呼為「涅槃」	眾聖所歸故。	有時呼為「無底鉢」	
金光明	號曰「如如」	真常不變故。	有時號曰「沒絃琴」	
淨名經	號曰「法身」	報化依止故。	有時喚作「無盡燈」	
起信論	名曰「真如」	不生不滅故。	有時呼為「無根樹」	
		釋義		
		眾生本性故。	鑑諸有相故。	
		虛靈寂照故。	從來荷負故。	
		隨處生涯故。	韻出今時故。	
		照破迷情故。	根蒂堅牢故。	

涅槃經	呼為「佛性」	三身本體故。	有時名曰「吹毛劍」	截斷塵根故。
圓覺中	名曰「總持」	流出功德故。	有時喚作「無為國」	海晏河清故。
勝鬘經	號曰「如來藏」	隱覆含攝故。	有時號曰「牟尼珠」	濟益貧窮故。
了義經	名為「圓覺」	破暗獨照故。	有時名曰「無鑄鎖」	關閉六情故。

◎ 永明壽禪師唯心訣云。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備在眾經不能具引。乃至名「泥牛」、「木馬」、「心源」、「心印」、「心鏡」、「心地」、「心月」、「心珠」。種種異名不可具錄。

◎ 若達真心，諸名盡曉。

◎ 昧此真心，諸名皆滯。

◎ 故於真心，切宜子細。

◎ 淨土祖師名為自性彌陀。

真心息妄，無心功夫十種

出自高麗智訥禪師《真心直說》

止 觀	心 境（分四）	體 用（分四）
一、覺察（觀） 二、休歇（止）	三、泯心存境 四、泯境存心 五、泯心泯境 六、存境存心	七、內外全體 八、內外全用 九、即體即用 十、透出體用

一曰覺察……謂做功夫時，平常絕念，隄防念起。一念纔生，便與覺破，妄念破覺，後念不生，此之覺智亦不須用。妄覺俱忘，名曰無心。故祖師云：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偈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此是息妄功夫也。

二曰休歇……謂做功夫時，不思善不思惡，心起便休，遇緣便歇。古人云：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直得絕廉，纖離分別。如痴似兀，方有少分相應。此休歇妄心功夫也。

三泯心存境：謂做功夫時，於一切妄念俱息，不顧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即古人奪人不奪境法門也。故有語云：是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又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

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此是泯心存境息妄功夫也。

四泯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諸境，悉觀為空寂，只存一心，孤標獨立。所以，古人云：不與萬法為侶，不與諸塵作對，心若著境，心即是妄。今既無境，何妄之有？乃真心獨照，不礙於道，即古人奪境不奪人也。故有語云：上園花已謝，車馬尚駢闐。又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計莊周定太平，此是泯境存心息妄功夫也。

五泯心泯境：謂做功夫時，先空寂外境，次滅內心。既內外心境俱寂，畢竟妄從何有。故灌溪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洒洒。即祖師人境兩俱奪法門也。故有語云：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又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此泯心泯境息妄功夫也。

六存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時心境相對，則心不取境，境不臨心，各不相到，自然妄念不生，於道無礙故。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祖師人境俱不奪法門也。故有語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又云：山花千萬朵，遊子不知歸。此是存境存心滅妄功夫也。

七內外全體：謂做功夫時，於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內身外器。一切諸法，同真心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異。大千沙界打成一片，更於何處得妄心來。所以，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

，萬物與我同體。此是內外全體滅妄功夫也。

八內外全用：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身心器界諸法，及一切動用施為，悉觀作真心妙用。一切心念纔生，便是妙用現前。既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甚麼處安著？故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志公十二時歌云：平旦寅，狂機內隱道人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此是內外全用息妄功夫也。

九即體即用：謂做功夫時，雖冥合真體，一味空寂，而於中內隱靈明，乃體即用也。靈明中內隱空寂，用即體也。故永嘉云：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無記寂寂非。既寂寂中不容無記，惺惺中不用亂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體即用滅妄功夫也。

十透出體用：謂做功夫時，不分內外，亦不辨東西南北，將四方八面，只作一箇大解脫門，圓陀陀地，體用不分，無分毫滲漏，通身打成一片，其妄何處得起？古人云：通身無縫罅，上下忒團圓，是乃透出體用滅妄功夫也。

以上十種做功夫法不須全用，但得一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真心即現。隨根宿習，曾與何法有緣，即便習之。此之功夫乃無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此箇休歇妄心法門最緊要故。偏多說無文繁也。」

懺雲老和尚圈點示範

甲懸記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一教起因緣	大乘起信論疏卷上 ○將解此論文分二章初懸敘義門 初懸敘義門六初敘起因緣二諸藏所攝三教義 分齊四教所被機五能詮教體六 所詮 宗趣 ○一辨教起因緣有十徵釋以顯十因一依何智謂 依論主洞契心源之智隨機巧妙之辯二示何法 謂一心二門三大四信五行等法三云何示謂以 巧便開一味大乘作法義二種分一心法復作二 門板一義理復爲三大由此善巧而得開示四以 何顯謂妙音善字譬喻宗因能令義理明了顯現	起信論疏卷上	五依何本謂依佛聖言及正道理定量爲本六藉 何力謂歸命三寶請加承力七爲何義謂助佛揚 化摧邪顯正護持遺法令久住世報如來恩八以 何緣謂令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九由何起謂 由菩薩大悲愍物迷謬十機何益謂令生信得聞 思修慧證入因滿 ○二約諸藏所攝三藏之中對法藏攝二藏之中菩 薩藏攝 ○三顯教義分齊二一約教詮法通局顯分齊謂以 義分教教類有五一小乘教但說我空縱少說法
丁二始	丁三終	空亦不明顯但依六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未盡 法源故多諍論二大乘始教亦名分教於中但說 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法理故名爲始但說一切法 相有不成佛故名爲分三終教亦名實教說如來 藏隨緣成阿賴耶識緣起無性一切皆如定性二 乘無性開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名 爲終以稱實理故名爲實四頓教總不說法相唯 辨真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詞教勸離毀相泯心 但一念不生卽名爲佛不依地位漸次故說爲頓 五圓教所說唯是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卽 相入帝網重重主伴無盡若於五中顯此論之分 齊正唯終教亦兼於頓若將此論與五教互相攝 者五唯後三攝此此唯攝五前四一約法生起本 末顯分齊謂依此論所詮染法從本起未畧有五 重以對諸宗顯其分齊五重者初唯一心爲本源 卽華嚴經一真法界然華嚴所宗雖四法界而彼 疏云統唯一眞法界謂寂寥虛曠沖深包博總該 萬有卽是一心此門體絕有無相非生滅畧窮其 始寧見中邊卽下迷之則生死無窮解之則廓 爾大悟生滅門二依一心開二門一者心眞如門	起信論疏卷上	丁二 丁三 丁四 丁五 丁六 丁七 丁八 丁九 丁十 丁十一 丁十二 丁十三 丁十四 丁十五 丁十六 丁十七 丁十八 丁十九 丁二十 丁二十一 丁二十二 丁二十三 丁二十四 丁二十五 丁二十六 丁二十七 丁二十八 丁二十九 丁三十 丁三十一 丁三十二 丁三十三 丁三十四 丁三十五 丁三十六 丁三十七 丁三十八 丁三十九 丁四十 丁四十一 丁四十二 丁四十三 丁四十四 丁四十五 丁四十六 丁四十七 丁四十八 丁四十九 丁五十 丁五十一 丁五十二 丁五十三 丁五十四 丁五十五 丁五十六 丁五十七 丁五十八 丁五十九 丁六十 丁六十一 丁六十二 丁六十三 丁六十四 丁六十五 丁六十六 丁六十七 丁六十八 丁六十九 丁七十 丁七十一 丁七十二 丁七十三 丁七十四 丁七十五 丁七十六 丁七十七 丁七十八 丁七十九 丁八十 丁八十一 丁八十二 丁八十三 丁八十四 丁八十五 丁八十六 丁八十七 丁八十八 丁八十九 丁九十 丁九十一 丁九十二 丁九十三 丁九十四 丁九十五 丁九十六 丁九十七 丁九十八 丁九十九 丁一百

語錄（讀書法）

朱熹（字元晦 宋婺源人 官至祕閣修撰 宋理學至朱而集成）

△人若讀書，先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為有益。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理會不得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有益。

△看文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研義為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讀書讀到不捨處，方見得真味。

△看來唯是聰明的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的意思，自是難入。（師心自是不以心體聖賢書，反以書湊己意）又為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因循）。直到源頭方休。

△一學者苦讀不記。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放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覺無遺。

後記

儼公上人八十多歲時，在齋戒學會曾開示，自己每天在臨睡前都背誦《大乘起信論》的立義分。在齋戒學會每天晚課誦《阿彌陀經》，上人也曾親自敲引磬、中大磬，依著《阿彌陀經要解》分科敲，屢屢開示，若瞭解分科，則能把經中綱要的義理把握住。上人思惟再三，發現《阿彌陀經》正宗分有體相用三大之義理，無量光明、無量壽命，是體大；依正莊嚴清淨光明，是相大；深信體大人人本具，深信相大是因緣果報、唯識所現，由此信願念佛、求生極樂，是用大。所以，上人在《阿彌陀經要解科表》上，正宗分信願行之外，特用紅筆標上體相用三大。這是上人教導每天依《起信論》行持，並以一心三大之旨修持淨土法門。

上人在講述《八大人覺經》時開示，所謂「大人」，即是依著體相用三大修持，最後乘法身船至涅槃岸，也是引一心三大的大乘義理來詮釋「法身船」。開示《普門

品》，觀世音菩薩亦是由於徹證體相用三大，方能倒駕慈航，尋聲救苦，廣大靈感。

在上人的墨寶中，最具代表、最珍貴的手澤，莫過於上人編撰的《大乘起信論附表》，從真妄生滅法相圖、起信論科表、總攝諸宗表、懸敘義門、全篇論文附科、眉注、表解、旁注，並附錄菩薩行位、始終心要旁注表解等，皆是上人毛筆恭書。上人囑咐要長期研究《大乘起信論》，旁通唯識、中觀，及天台、賢首。在齋戒學會，上人亦曾將《大乘起信論》立義分、《大學》、《中庸》、《老子》第一章合印成一張小卡，開示心要，提撕修行辦事要依體起用，用還照體。

上人去依止慈舟大師，有善知識對上人說，《大乘起信論》是慈舟大師的金剛鑽石。上人於是祈請慈舟大師講述《大乘起信論》，恭聆諦聽。爾後來台，上人編撰《大乘起信論附表》，每每於齋戒學會中講述其中要義。

恭逢上人圓寂十週年，茲將上人的解行心要——《大乘起信論旨要略示》刊行流通，

此是 上人講述《起信論》最完整的一期開示，講於於民國七十一年暑假男齋。尚有多次有關《起信論》立義分、解釋分的精要開示，則付待來日。

弟子等障深慧淺，解行粗疏，忝為整理校勘，恐多疏漏訛誤，尚祈

十方大德慈悲賜正，是為至禱。

普願見聞者

悉發大乘信

乘一心三大

發大菩提心

信願念彌陀

同生極樂國

蓮音編輯組 謹誌